

樊川文集 （唐）杜牧 着

● 目录

编者按

樊川文集序

樊川文集第一

樊川文集第二

樊川文集第三

樊川文集第四

樊川文集第五

樊川文集第六

樊川文集第七

樊川文集第八

樊川文集第九

樊川文集第十

樊川文集第十一

樊川文集第十二

樊川文集第十三

樊川文集第十四

樊川文集第十五

樊川文集第十六

樊川文集第十七

樊川文集第十八

樊川文集第十九

樊川文集第二十

樊川外集

樊川别集

● 编者按

《樊川文集》是杜牧的诗文集，外甥裴延翰编次，收编作品四百五十多篇。书末外集、别集，为后人所补编，收辑诗歌一百七十八篇。本电子书以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刊本为底本，参校他本。

颖按。2005-02-08

## ●樊川文集序

将仕郎守京兆府蓝田县尉充集贤殿校理裴延翰撰

长安南下杜樊乡，酈元注《水经》，实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歧公之别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吴兴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尽吴兴俸钱，创治其墅。出中书直，亟召昵密，往游其地。一旦谈啁酒酣，顾延翰曰：“司马迁云，自古富贵，其名磨灭者，不可胜纪。我适稚走于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为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贵，要有数百首文章，异日尔为我序，号《樊川集》，如此顾樊川一禽鱼一草木无恨矣，庶千百年未随此磨灭邪！”

明年冬，迁中书舍人，始少得意，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纔属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读书学文，率承导诱。伏念始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笔，比四出守，其间余二十年，凡有撰制，大乎短章，涂藁醉墨，硕伙纖屑，虽适僻阻，不逾数千里，必获写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籤目，比较焚外，十多七八，得诗赋传录论辩碑志序记书啓表制，离为二十编，合为四百五十首，题曰《樊川文集》。呜呼！虽当一时戏感之言，孰见魄兆，而果验白耶！

嘻！文章与政通，而风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与忠敬随之，是为理具，与运高下。探采古作者之论，以屈原宋玉贾谊司马迁相如杨雄刘向班固为世魁杰。然骚人之辞，怨刺愤懑，虽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磊洽持论。相如子云，瑰丽诡变，讽多要寡，漫羨无归，不见治乱。贾马刘班，乘时君之善否，直豁己臆，奋然以拯世扶物为任，纂绪造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则君臣礼乐，教化赏罚，无不包焉。

窃观仲舅之文，高聘夔厉，旁绍曲摭，絜简浑圆，劲出横贯，涤濯滓羸，支立岐倚。呵摩郢瘵，如火煦焉；爬梳痛痒，如水洗焉。其抉剔挫偃，敢断果行，若誓牧野，前无有敌。其正视严听，前衡后盍，如整冠裳，祇谒宗庙。其聒蛰爆聋，发不栗，若大吕劲鸣，洪钟横撞，撑裂噎暗，蔓切《韶》《护》。其砭熨嫉害，堤障初终，若濡槁于未焚，膏痍于未穿。栽培教化，翻正治乱，变醜养瘠，尧醜舜薰，斯有意趋贾马刘班之藩墙者邪。

具文有《罪言》者，《原十六卫》者，《战》《守》二论者，与时宰《论用兵》《论江贼》二书者。上猎秦汉魏晋南北朝，逮贞观至长庆数千百年，兵农刑政，措置当否，皆能采取前事，凡人未尝经度者。若绳裁刀解，粉画线织，布在眼见耳闻下。其譎往事，则《阿房宫赋》；刺当代，则《感怀诗》；有国欲亡，则得一贤人，决遂不亡，则《张保皋传》；尚古两柄，本出儒术，不专任武力者，则注《孙子》而为其序；褒劝贤杰，表揭职业，则赠庄淑大长公主及故丞相奇章公汝南公墓志；摽白历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为多，则《与高大夫书》；谏诤之体，非讦丑恶，与主斗激，则《论谏书》；若一县宰，因行德教，不施刑罚，能举古风，则《谢守黄州表》；一存一亡，适见交分，则《祭李处州文》；训励官业，告束君命，拟古典谟，以寓诛赏，则司帝之诰。其余述喻讚诫，兴讽愁伤，易格异状，机键杂发，虽绵远穷幽，醜腴魁臃，笔酣句健，窈眇碎细，包诗人之轨宪，整杨马之衙阵，耸曹刘之骨气，掇颜谢之物色，然未始不拨断治本，緹幅道义，钩索于经史，觚御于理化也。故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何从而兴乎？”嘻，所谓文章与政通，而风俗以文移，果于是以卜。盛时理具，踔三代而荫万古，若躋太华，临溟渤，但观乎积高而沓深，不知其磅礴澶漫，所为远大者也。

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与位，则文学宗老。小子既就其集，寐寤思虑，颠倒反覆，不翅逾年。苟坠承顾付与之言，虽晦显两不相解，在他人无知状者，然以高有天，幽有神，陰有宰物者，可自抵诬以甘罚殛邪！故摭条目，强自作序。

## ●樊川文集第一

中书舍人杜牧字牧之

### 阿房宫赋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迥，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乎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雩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东西。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迴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见者，三十六年。

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剽掠其人，倚叠如山。一旦有不能输来其间，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秦人视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 望故园赋

余固秦人兮故园秦地，念归途之几里。诉余心之未归兮，虽繫日而安至。既操心之大谬，欲当时之秦技。技固薄兮岂易售，矧将来之岁几。人固有尚，珠金印节，人固有为，背憎面悦，击短扶长，曲邀横结。吐片言兮千口莫穷，触一机而百关俱发。嗟小人之颛蒙兮，尚何念于逸越。余之思归兮，走杜陵之西道。巖曲天深，地平木老。陇云秦树，风高霜早，周台汉园，斜阳暮草。寂寥四望，蜀峯联嶂，葱茏气佳，蟠联地壮。縹粉堞于绮城，矗未央于天上。月出东山，苔扉向关，长烟苒惹，寒水注湾。远林鸡犬兮，樵夫夕还。织有桑兮耕有土，昆令季强兮乡党附。怅余心兮舍兹而何去？忧岂无念，念至谓何？愤愠凄悄，顾我则多。万世在上兮百世居后，中有一生兮孰为寿夭？生既不足以纫佩兮，顾他务之纤小。赋言归兮，余之忘世，徒为兮纷扰。

### 晚晴赋【并序】

秋日晚晴，樊川子目于郊园，见大者小者，有状类者，故书赋云：

雨晴秋容新沐兮，忻遶园而细履。面平池之清空兮，紫阁青横，远来照水。如高堂之上，

见罗幕兮，垂乎镜里。木势党伍兮，行者如迎，偃者如醉，高者如逵，低者如歧。松数十株，切切交风，如冠剑大臣，国有急难，庭立而议。竹林外裹兮，十万丈夫，甲刃攸攸，密阵而环侍。岂负军令之不敢躡兮，何意气之严毅。复引舟于深湾，忽八九之红菱，姹然如妇，敛然如女，堕蕤颯顔，似见放弃。白鹭潜来兮，邈风标之公子，窥此美人兮，如慕悦其容媚。杂花参差于岸侧兮，绛绿黄紫，格顽色贱兮，或妾或婢。间草甚多，丛者束兮，靡者杳兮，仰风猎日，如立如笑兮，千千万万之状容兮，不可得而状也。若予者则爲何如？倒冠落珮兮，与世阔踈。敖敖休休兮，真徇其愚而隐居者乎！

### 感怀诗一首【时沧州用兵】

高文会隋季，提剑徇天意。扶持万代人，步骤三皇地。圣云继之神，神仍用文治。德泽酌生灵，沉酣薰骨髓。旄头骑箕尾，风尘蓟门起。胡兵杀汉兵，尸满咸阳市。宣皇走豪杰，谭笑开中否。蟠联两河间，烬萌终不弭。号爲精兵处，齐蔡燕赵魏。合环千里疆，争爲一家事。逆子嫁虏孙，西隣聘东里。急热同手足，唱和如宫征。法制自作爲，礼文争僭拟。压阶螭斗角，画屋龙交尾。署纸日替名，分财赏称赐。剜隍万寻，缭垣叠千雉。誓将付屠孙，血絶然方已。九庙仗神灵，四海爲输委。如何七十年，汗赭含羞耻？韩彭不再生，英卫皆爲鬼。凶门爪牙辈，穰穰如儿戏。累圣但日吁，阃外将谁寄？屯田数十万，隄防常惴惴。急征赴军湏，厚赋资凶器。因隳画一法，且逐随时利。流品极蒙龙，网罗渐离弛。夷狄日开张，黎元愈憔悴。邈矣远太平，萧然尽烦费。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艰极泰循来，元和圣天子。元和圣天子，英明汤武上。茅茨覆宫殿，封章绽帷帐。伍旅拔雄儿，梦卜庸真相。勃云走轰霆，河南一平荡。继于长庆初，燕赵终昇襁。携妻负子来，北阙争顿颡。故老抚儿孙，尔生今有望。茹鲠喉尚隘，负重力未壮。坐幄无奇兵，吞舟漏疎网。骨添蓟垣沙，血涨滹沱浪。只云徒有征，安能问无状。一日五诸侯，奔亡如鸟往。取之难梯天，失之易反掌。苍然太行路，翦翦还榛莽。关西贱男子，誓肉虏杯羹。请数系虏事，谁其爲我听。荡荡乾坤大，曈曈日月明。叱起文武业，可以豁洪溟。安得封域内，长有扈苗征？七十里百里，彼亦何常争。往往念所至，得醉愁苏醒。韬舌辱壮心，叫阍无助声。聊书感怀韵，焚之遗贾生。

### 杜秋娘诗【并序】

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后錡叛灭，籍之入宫，有宠于景陵。穆宗即位，命秋爲皇子傅姆，皇子壮，封漳王。郑注用事，诬丞相欲去己者，指王爲根，王被罪废削，秋因赐归故乡。予过金陵，感其穷且老，爲之赋诗。

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间杜秋者，不劳朱粉施。老滟即山铸，后庭千双眉。秋持玉笋醉，与唱金缕衣。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李錡长唱此辞。】

滟既白首叛，秋亦红泪滋。吴江落日渡，灞岸绿杨垂。联裾见天子，盼眄独依依。椒壁悬锦幕，镜奁蟠蛟螭。低鬟认新宠，窈袅复融怡。月上白璧门，桂影凉参差。金阶露新重，闲捻紫箫吹。

【《晋书》：“盗开凉州张骏塚，得紫玉箫。”】

莓苔夹城路，南苑雁初飞。红粉羽林仗，独赐辟邪旗。归来煮豹胎，饕餮不能饴。咸池升日庆，铜雀分香悲。雷音后车远，事往落花时。燕谋得皇子，壮髮绿綵綵。画堂授传姆，天人亲捧持。虎睛珠络褙，金盘犀镇帷。长杨射熊罴，武帐弄哑咿。渐抛竹马剧，稍出舞鸡奇。嶄嶄整冠珮，侍宴坐瑶池。眉宇俨图画，神秀射朝辉。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故乡归。觚稜拂斗极，迴首尚迟迟。四朝三十载，似梦复疑非。潼关识旧吏，吏髮已如丝。却唤吴江渡，舟人那得知。归来四隣改，茂苑草菲菲。清血洒不尽，仰天知问谁。寒衣一疋素，夜借隣人机。我昨金陵过，闻之爲歔歔。自古皆一贯，变化安能推？夏姬灭两国，逃作巫臣姬。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织室魏豹俘，作汉太平基。误置代藉中，两朝尊母仪。光武绍高祖，本系生唐儿。珊瑚破高齐，作婢春黄糜。萧后去扬州，突厥爲阏氏。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难期。射钩后呼父，钓翁王者师。无国要孟子，有人毁仲尼。秦因逐客令，柄归丞相斯。安知魏齐首，见断箕中尸。给丧歷张辈，廊庙冠峩危。珥貂七叶贵，何妨我虜支。苏武却生返，邓通终死饥。主张既难测，翻覆亦其宜。地尽有何物，天外复何之？指何爲而捉，足何爲而驰？耳何爲而听，目何爲而窥？己身不自晓，此外何思惟？因倾一樽酒，题作《杜秋诗》。愁来独长咏，聊可以自贻。

### 郡斋独酌【黄州作】

前年髮生雪，今年须带霜。时节序鳞次，古今同雁行。甘英穷西海，四万到洛阳。东南我所见，北可计幽荒。中画一万国，角角棋布方。地顽压不穴，天迴老不僵。屈指百万世，过如霹雳忙。人生落其内，何者爲彭殇？促束自繫缚，儒衣寬且长。旗亭雪中过，敢问当垆娘。我爱李侍中，標標七尺强。白羽八扎弓，压绿檀枪。风前略横阵，紫髯分两傍。淮西万虎士，怒目不敢当。功成赐宴麟德殿，猿超鹞掠广球場。三千宫女侧头看，相排踏碎双明璫。旌竿幪幪旗，意气横鞭归故乡。我爱朱处士，三吴当中央。罢亚【稻名】百顷稻，西风吹半黄。尚可活乡里，岂唯满困仓。后岭翠扑扑，前溪碧泱泱。雾晓起鳧雁，日晚下牛羊。叔舅欲饮我，杜瓮尔来尝。伯姊子欲归，彼亦有壺浆。西阡下柳坞，东陌绕荷塘。姻亲骨肉舍，烟火遥相望。太守政如水，长官贪似狼。征输一云毕，任尔自存亡。我昔造其室，羽仪鸾鹤翔。交横碧流上，竹映琴书牀。出语无近俗，尧舜禹武汤。问今天子少，谁人爲栋梁？我曰天子圣，晋公提纪纲。联兵数十万，附海正诛沧。谓言大义小不义，取易卷席如探囊。犀甲吴兵斗弓弩，蛇矛燕骑驰锋鏑。岂知三载几百战，钩车不得望其墙。苍云此山外，有事同胡羌。谁将国伐叛，话与钓鱼郎。溪南重迴首，一迳出脩篁。尔来十三歲，斯人未曾忘。往往自抚己，泪下神苍茫。御史诏分洛，举趾何猖狂。阙下谏官业，拜疏无文章。寻僧解幽梦，乞酒缓愁肠。岂爲妻子计，未去山林藏。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孤吟志在此，自亦笑荒唐。江郡雨初霁，刀好截秋光。池边成独酌，拥鼻菊枝香。醺酣更唱太平曲，仁圣天子寿无疆。

### 张好好诗【并序】

牧大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来乐籍中。后一歲，公移镇宣城，复置好好于宣城籍中。后二歲，爲沈著作述师以双鬟纳之。后二歲，于洛阳东城重睹好好，感旧伤怀，故题诗赠之。

君爲豫章姝，十三纔有余。翠茁鳳生尾，丹叶莲含跗。高阁倚天半，章江联碧虚。此地试君唱，特使华筵铺。主公顾四座，始讶来踟蹰。吴娃起引赞，佞【颖按，《全唐诗》作“低”，是。】徊映长裾。双鬟可高下，纔过青罗襦。盼盼乍垂袖，一声离【颖按，《全唐诗》作“雏”，

是。】鳳呼。繁弦迸閨紐，塞管裂圓盧。【穎按，《全唐詩》作“芦”，是。】衆音不能逐，裊裊穿雲衢。主公再三嘆，謂言天下殊。贈之天馬錦，副以水犀梳。龍沙看秋浪，明月游東湖。自此每相見，三日已爲疏。玉質隨月滿，艷態逐春舒。絳脣漸輕巧，雲步轉虛徐。旌旆忽東下，笙歌隨舳舻。霜凋謝樓樹，沙暖句溪蒲。身外任塵土，罇前極歡娛。飄然集仙客，【著作嘗任集賢校理。】諷賦欺相如。聘之碧瑤珮，載以紫雲車。洞閉水聲遠，月高蟾影孤。爾來未幾歲，散盡高陽徒。洛城重相見，娉娉爲當垆。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須？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恸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挂衰柳，涼風生座隅。洒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

#### 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

小姪名阿宜，未得三尺長。頭圓筋骨緊，兩臉明且光。去年學官人，竹馬遶四廊。指揮群兒輩，意氣何堅剛。今年始讀書，下口三五行。隨兄旦夕去，斂手整衣裳。去歲冬至日，拜我立我旁。祝爾愿爾貴，仍且壽命長。今年我江外，今日生一陽。憶爾不可見，祝爾傾一觴。陽德比君子，初生甚微茫。排陰出九地，萬物隨開張。一似小兒學，日就復月將。勤勤不自己，二十能文章。仕宦至公相，致君作堯湯。我家公相家，劍珮嘗丁當。舊第開朱門，長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萬卷書滿堂。家集二百編，上下馳皇王。多是撫州寫，今來五紀強。尚可与爾讀，助爾爲賢良。經書刮【穎按，《全唐詩》作“括”，是。】根本，史書閱興亡。高摘屈宋艷，濃薰班馬香。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愿爾一祝後，讀書日日忙。一日讀十紙，一月讀一箱。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愿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吾兄苦好古，學問不可量。晝居府中治，夜歸書滿牀。後貴有金玉，必不爲汝藏。崔昭生崔芸，李兼生窟郎。堆錢一百屋，破散何披猖。今雖未即死，餓凍幾欲僵。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動【音匡】勳【音穰】。一語不中治，笞箠身滿瘡。官罷得絲髮，好買百樹桑。稅錢未輸足，得米不敢嘗。愿爾聞我語，歡喜入心腸。大明帝宮闕，杜曲我池塘。我若自潦倒，看汝爭翱翔。摠語諸小道，此詩不可忘。

#### 李甘詩

天【穎按，《全唐詩》作“太”，是。】大和八九年，訓注極虓虎。潛身九地底，轉上青天去。四海鏡清澄，千官雲片縷。公私各閑暇，追游日相伍。豈知禍亂根，枝葉潛滋莽。九年夏四月，天誠若言語。烈風駕地震，狩雷驅猛雨。夜于正殿階，拔去千年樹。吾君不省覺，二凶日威武。操持北斗柄，開閉天門路。森森明庭士，縮縮循牆鼠。平生負名節，一旦如奴虜。指名爲錮黨，狀迹誰告訴。喜無李杜誅，敢憚髡鉗苦。時當秋夜月，日直曰庚午。喧喧皆傳言，明晨相登注。予時與和鼎，官班各持斧。和鼎顧予云：“我死有處所。”當庭裂詔書，退立須鼎俎。君門曉日開，赭案橫霞布。伊雅千官容，勃郁吾纍怒。適屬命麟【穎按，《全唐詩》作“鄜”。】將【趙耽】，昨之傳者誤。明日詔書下，謫斥南荒去。夜登青泥坂，墜車傷左股。病妻尚在床，稚子初離乳。幽蘭思楚澤，恨水啼湘渚。怳怳三閭魂，悠悠一千古。其冬三【穎按，《全唐詩》作“二”。】凶敗，渙汗開湯罍。賢者須喪亡，讒人尚堆堵。予于後四年，諫官事明主。常欲雪幽冤，于時一禪補。拜章豈艱難，膽薄多忧懼。如何干斗氣，竟作炎荒土。題此涕滋筆，以代投湘賦。

#### 洛中送冀處士東游

處士有儒術，走可挾車轡。壇宇寬帖帖，符彩高酋酋。不愛事耕稼，不樂干王侯。四十

余年中，超超爲浪游。元和五六歲，客于幽魏州。幽魏多壯士，意气相淹留。刘济愿跪履，田兴请建筹。处士拱两手，笑之但掉头。自此南走越，寻山入罗浮。愿学不死药，粗知其来由。却于童顶上，萧萧玄髮抽。我作八品吏，洛中如繫囚。忽遭冀处士，豁若登高楼。拂榻与之坐，十日语不休。论今星璨璨，考古寒飕飕。治乱掘根本，蔓延【去声】相牵钩。武事何骏壮，文理何优柔。顔回捧俎豆，项羽横戈矛。祥云绕毛髮，高浪开咽喉。但可感鬼神，安能爲献酬。好入天子梦，刻像来尔求。胡爲去吴会，欲浮沧海舟。赠以蜀马箠，副之胡罽裘。钱酒载三斗，东郊黄叶稠。我感有泪下，君唱高歌酬。嵩山高万尺，洛水流千秋。往事不可问，天地空悠悠。四百年炎汉，三十代宗周。二三里遗堵，八九所高丘。人生一世内，何必多悲愁。歌阕解携去，信非吾辈流。

#### 送沈处士赴苏州李中丞招以诗赠行

山城树叶红，下有碧溪水。溪桥向吴路，酒旗夸酒美。下马此送君，高歌爲君醉。念君苞材能，百工在城垒。空山三十年，鹿裘挂窗睡。自言陇西公，飘然我知己。举酒属吴门，今朝爲君起。悬弓三百斤，囊书数万纸。战贼即战贼，爲吏即爲吏。尽我所有无，惟公之指使。予曰陇西公，滔滔大君子。常思抡群材，一爲国家治。譬如匠见木，碍眼皆不弃。大者粗十围，小者细一指。榘【先结切】榘与栋梁，施之皆有位。忽然豎明堂，一挥立能致。予亦何爲者，亦受公恩纪。处士常有言，残虏爲犬豕。常恨两手空，不得一马箠。今依陇西公，如虎傅两翅。公非刺史材，当坐巖廊地。处士魁奇姿，必展平生志。东吴饶风光，翠巘多名寺。疏烟疊疊秋，独酌平生思。因书问故人，能忘批纸尾？公或忆姓名，爲说都憔悴。

#### 长安送友人游湖南

子性剧弘和，愚衷深褊狷。相舍颺颺中，吾过何由鲜。楚南饶风烟，湘岸苦萦宛。山密夕阳多，人稀芳草远。青梅繁枝低，班笋新梢短。莫哭葬鱼人，酒醒且眠饭。

#### 皇风

仁圣天子神且武，内兴文教外披攘。以德化人汉文帝，侧身脩道周宣王。远【音刚】蹊巢穴尽窒塞，礼乐刑政皆驰张。何当提笔待巡狩，前駟白旆吊河湟。

#### 雪中书懷

腊雪一尺厚，云冻寒顽痴。孤城大泽畔，人疏烟火微。愤悱欲谁语，忧愠不能持。天子号仁圣，任贤如事师。凡称曰治具，小大无不施。明庭开广敞，才俊受羈维。如日月繩【公曾切】升，若鸾鳳葳蕤。人才自朽下，弃去亦其宜。北虏坏亭障，闻屯千里师。牵连久不解，他盗恐旁窥。臣实有长策，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议，食肉寝其皮。斯乃庙堂事，尔微非尔知。向来躡等语，长作陷身机。行当腊欲破，酒齐【去声】不可迟。且想春候暖，瓮间倾一卮。

#### 雨中作

贱子本幽慵，多爲俊贤侮。得州荒僻中，更值连江雨。一褐拥秋寒，小窗侵竹坞。浊醪气色严，皤腹瓶罌古。酣酣天地寬，怳怳嵇刘伍。但爲适性情，岂是藏鳞羽。一世一万朝，

朝朝醉中去。

### 偶游石盍僧舍【宣州作】

敬岑草浮光，句泚水解脉。益郁乍怡融，凝严忽頽坼。梅蕤暖眠酣，风绪和无力。鳧浴涨汪汪，雏娇村冪冪。落日美楼台，轻烟饰阡陌。潏绿古津远，积润苔基释。孰谓汉陵人，来作江汀客。载笔念无能，捧筹慙所画。任饬偶追闲，逢幽果遭适。僧语淡如云，尘事繁堪织。今古几辈人，而我何能息。

### 赴京初入汴口晓景即事先寄兵部李郎中

清淮控隋漕，北走长安道。檣形栉栉斜，浪态迤迤【徒何反】好。初旭红可染，明河澹如扫。泽阔鸟来迟，村饥人语早。露蔓虫丝多，风蒲燕鷁老。秋思高萧萧，客愁长裊裊。因怀京洛间，宦游何戚草。什伍持津梁，瀕涌争追讨。翻便【去声】讷可寻，几秘安能考。小人乏馨香，上下将何祷？唯有君子心，显豁知幽抱。

### 独酌

长空碧杳杳，万古一飞鸟。生前酒伴闲，愁醉闲多少。烟深隋家寺，殷叶暗相照。独佩一壶游，秋豪泰山小。

### 惜春

春半年已除，其余强爲有。即此醉残花，便同尝腊酒。怅望送春杯，殷勤扫花帚。谁爲驻东流，年年长在手。

### 题安州浮云寺楼寄湖州张郎中

去夏疏雨余，同倚朱栏语。当时楼下水，今日到何处？恨如春草多，事与孤鸿去。楚岸柳何穷，别愁纷若絮。

### 过骊山作

始皇东游出周鼎，刘项纵观皆引颈。削平天下实辛勤，却爲道旁穷百姓。黔首不愚尔益愚，千里函关囚独夫。牧童火入九泉底，烧作灰时犹未枯。

### 池州送孟迟先辈

昔子来陵阳，时当苦炎热。我虽在金台，头角长垂折。奉披尘意惊，立语平生豁。寺楼最寡轩，坐送飞鸟没。一罇中夜酒，半破前峯月。烟院松飘萧，风廊竹交戛。时步郭西南，繚径苔圆折。好鸟响丁丁，小溪光汎汎。【普八切。】篱落见娉婷，机丝弄哑轧。烟湿树姿娇，雨余山态活。仲秋往歴阳，同上牛几歇。大江吞天去，一练横坤抹。千帆美满风，晓日殷鲜血。歴阳裴太守，襟韵苦超越。鞞鼓画麒麟，看君撃狂节。离袖颭应劳，恨粉啼还咽。明年忝諫官，緑树秦川濶。子提健笔来，势若夸父渴。九衢林马挝，千门织车辙。秦台破心胆，

黥阵惊毛髮。子既屈一鸣，余固宜三刖。慵忧长者来，病怯长街喝。僧炉风雪夜，相对眠一褐。暖灰重拥瓶，晓粥还分鉢。青云马生角，黄州使持节。秦岭望樊川，祇得迴头别。高山四皓祠，心与樗蒲说。大泽兼葭风，孤城狐兔窟。且复考《诗》《书》，无因见簪笏。古训屹如山，古风冷刮骨。周鼎列瓶罍，荆壁横抛擲。【苏割切。】力尽不可取，忽忽狂歌发。三年未爲苦，两郡非不達。秋浦倚吴江，去楫飞青鹖。溪山好画图，洞壑深闺闼。竹冈森羽林，花坞团宫纈。景物非不佳，独坐如韝繼。丹鹊东飞来，喃喃送君札。呼儿旋去声供衫，走门空踏袜。手把一枝物，桂花香带雪。喜极至无言，笑余翻不悅。人生直作百歲翁，亦是万古一瞬中。我欲东召龙伯翁，上天揭取北斗柄。蓬萊頂上斡海水，水尽到底看海空。月于何处去，日于何处来？跳丸相趋走不住，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皆爲灰。酌此一杯酒，兴君狂且歌。离别岂足更关意，衰老相随可奈何！

### 重送

手捻金仆姑，腰悬玉辘轳。爬音琶头峯北正好去，系取可汗钳作奴。六宫虽念相如赋，其那防边重武夫。

### 题池州弄水亭

弄水亭前溪，颭颭翠绡舞。绮席草芊芊，紫岚峯伍伍。螭蟠得形势，翬飞如轩户。一镜奩曲堤，万丸跳猛雨。槛前燕鴈栖，枕上巴帆去。丛筠侍脩廊，密蕙媚幽圃。杉树碧爲幢，花骈红作堵。停樽迟去声晚月，咽咽上幽渚。客舟耿孤灯，万里人夜语。漫流冒苔槎，饥鳧晒雪羽。玄丝落钩饵，冰鳞看吞吐。断霓天帔垂，狂烧汉旗怒。旷朗半秋晓，萧瑟好风露。光洁疑可揽，欲以襟怀贮。幽抱吟《九歌》，羈情思湘浦。四时皆异状，终日爲良遇。小山浸石稜，撑舟入幽处。孤歌倚桂巖，晚酒眠松坞。纒余带竹村，蚕鄉足砧杵。塍泉落环珮，畦苗差纂组。风俗知所尚，豪强耻孤侮。隣丧不相舂，公租无诟负。农时贵伏腊，簪珥事礼赂。郷校富华礼，征行産强弩。不能自勉去，但愧来何暮。故园汉上林，信美非吾土。

### 题宣州开元寺【寺置于东晋时】

南朝谢朓城，东吴最深处。亡国去如鸿，遗寺藏烟坞。楼飞九十尺，廊环四百柱。高高下下中，风绕松桂树。青苔照朱阁，白鸟两相语。溪声入僧梦，月色暉粉堵。阅景无旦夕，憑栏有今古。留我酒一罇，前山看春雨。

### 大雨行【开成三年宣州开元寺作】

东垠黑风驾海水，海底卷上天中央。三吴六月忽凄惨，晚后点滴来苍茫。铮栈雷车轴轳壮，矫躩蛟龙爪尾长。神鞭鬼驭载陰帝，来往喷洒何颠狂。四面崩腾玉京仗，万里横牙羽林抢。云缠风束乱敲磕，黄帝未胜蚩强。百川气势苦豪俊，坤闕密锁愁开张。大和六年亦如此，我时壮气神洋洋。东楼耸首看不足，恨无羽翼高飞翔。尽召邑中豪健者，阔展朱盘开酒场。奔觥槌鼓助声势，眼底不顾纖腰娘。今年闔茸鬢已白，奇游壮观唯深藏。景物不尽人自老，谁知前事堪悲伤。

### 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归宣州因题赠

敬亭山下百顷竹，中有诗人小谢城。城高跨楼满金碧，下听一溪寒水声。梅花落径香缭绕，雪白玉璫花下行。萦风酒旆挂朱阁，半醉游人闻弄笙。我初到此未三十，头脑钗利筋骨轻。画堂檀板秋拍碎，一引有时联十觥。老闲腰下丈二组，尘土高悬千载名。重游鬓白事更改，唯见东流春水平。对酒不敢起，逢君还眼明。云罍看人捧，波脸任他横。一醉六十日，古来闻阮生。是非离别际，始见醉中情。今日送君话前事，高歌引剑还一倾。江湖酒伴如相问，终老烟波不计程。

#### 赠宣州元处士

陵阳北郭隐，身世两忘者。蓬蒿三亩居，宽于一天下。罇酒对不酌，默与玄相话。人生自不足，爱叹遭逢寡。

#### 村行

春半南阳西，柔桑过村坞。娉娉垂柳风，点点回塘雨。蓑唱牧牛儿，篱窥蒨裙女。半湿解征衫，主人馈鸡黍。

#### 史将军二首

长铗周都尉，闲如秋岭云。取螯弧登垒，以骈隣翼军。百战百胜价，河南河北闻。今遇太平日，老去谁怜君？

壮气盖燕赵，耽耽魁杰人。弯弧五百步，长戟八十斤。河湟非内地，安史有遗尘。何日武台坐，兵符授虎臣。

#### ●樊川文集第二

#### 中书舍人杜牧字牧之

#### 华清宫三十韵

绣岭明珠殿，层峦下缭墙。仰窥雕槛影，犹想赭袍光。昔帝登封后，中原自古强。一千年际会，三万里农桑。几席延尧舜，轩墀立禹汤。雷霆驰号令，星斗焕文章。钓筑乘时用，芝兰在处芳。北扉闲木索，南面富循良。至道思玄圃，平居厌未央。钩陈裹巖谷，文陛压青苍。歌吹千秋节，楼台八月凉。神仙高缥缈，环珮碎丁当。泉暖涵窗镜，云娇惹粉囊。嫩岚滋翠葆，清渭照红妆。帖泰生灵寿，僛娱歳序长。月闻仙曲调，霓作舞衣裳。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乡。玩兵师汉武，廻手倒干将。鲸鬣掀东海，胡牙揭上阳。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倾国留无路，还魂怨有香。蜀峯横惨淡，秦树远微茫。鼎重山难转，天扶业更昌。望贤余故老，花萼旧池塘。往事人谁问，幽襟泪独伤。碧檐斜送日，殷叶半凋霜。迸水倾瑶砌，疏风罅玉房。尘埃羯鼓索，片段荔枝筐。鸟啄摧寒木，蜗涎蠹画梁。孤烟知客恨，遥起泰陵傍。

#### 长安杂题长句六首

觚稜金碧照山高，万国珪璋捧赭袍。舔笔和铅欺贾马，赞功论道鄙萧曹。东南楼日珠帘

卷，西北天宛玉卮豪。【《诗》曰：儻革金卮盖小环。】四海一家无一事，将军携镜泣霜毛。  
晴云似絮惹低空，紫陌微微弄袖风。韩嫣金丸莎覆绿，许公鞮汗杏粘红。烟生窈窕深东第，  
轮撼流苏下北宫。自笑苦无楼护智，可怜铅槩竟何功。  
雨晴九陌铺江练，岚嫩千峰叠海涛。南苑草芳眠锦雉，夹城云暖下霓旄。少年羈络青纹玉，  
游女花簪紫蒂桃。江碧柳深人尽醉，一瓢颜巷日空高。  
束带谬趋文石陛，有章曾拜皂囊封。期严无奈睡留癖，势窘犹为酒泥慵。偷钓侯家池上雨，  
醉吟隋寺日沉钟。九原可作吾谁与？师友琅琊邴曼容。  
洪河清渭天池濬，太白终南地轴横。祥云辉映汉宫紫，春光绣画秦川明。草妬佳人钿朵色，  
风廻公子玉衔声。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  
丰貂长组金张辈，驷马文衣许史家。白鹿原头廻猎骑，紫云楼下醉江花。九重树影连清汉，  
万寿山光学翠华。谁识大君谦让德，【圣上不受徽号。】一毫名利鬪蛙蟆。

### 河湟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  
白髮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 许七侍御弃官东归潇洒江南颇闻自适高秋企望题诗寄赠十韵

天子绣衣吏，东吴美退居。有园同庾信，避事学相如。兰畹晴香嫩，筠溪翠影疏。江山九秋后，  
风月六朝余。锦肆开诗轴，青囊结道书。霜巖红薜荔，露沼白芙蕖。睡雨高梧密，  
碁灯小阁虚。冻醪元亮秫，寒鱸季鹰鱼。尘意迷今古，云情识卷舒。他年雪中棹，阳羨访吾庐。  
【于义兴县，近有水榭。】

### 李给事二首

一章絨拜皂囊中，栗栗朝廷有古风。元礼去归缙氏学，【李膺退罢，归缙氏，教授生徒。  
给事论郑注：“告满归颍阳。”】江充来见犬台宫。【郑注：对于浴室。】纷纭白昼惊千古，  
鈇钁朱殷几一空。曲突徙薪人不会，海边今作钓鱼翁。

晚髮闷还梳，忆君秋醉余。可怜刘校尉，曾讼石中书。【给事因忤仇军容，弃官东归。】  
消长虽殊事，仁贤每见如。因看鲁褒论，何处是吾庐？

### 题永崇西平王宅太尉愬院六韵

天下无双将，关西第一雄。授符黄石老，学剑白猿翁。矫矫云长勇，恂恂郗縠风。家呼小太尉，  
国号大梁公。【太尉季弟司徒德亦封梁国公。】半夜龙骧去，中原虎穴空。陇山兵十万，  
嗣子握琯弓。【今鳳翔李尚书太尉长子。】

### 东兵长句十韵

上党争为天下脊，邯鄲四十万秦坑。狂童何者欲专地，圣主无私岂翫兵。玄象森罗摇北落，  
诗人章句咏东征。雄如马武皆弹剑，少似终军亦请缨。屈指庙堂无失策，垂衣尧舜待升平。  
羽林东下雷霆怒，楚甲南来组练明。即墨龙文光照曜，常山蛇阵势纵横。落鵬都尉万人敌，  
黑稍将军一鸟轻。渐见长围云欲合，可怜穷垒带犹萦。凯歌应是新年唱，便逐春风浩浩

声。

### 过勤政楼

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唯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

### 题魏文贞

蟋蟀宁与雪霜期，贤哲难教俗士知。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

### 早春阁下寓直萧九舍人亦直内署因寄书怀四韵

御水初销冻，宫花尚怯寒。千峯横紫翠，双阙凭栏干。玉漏轻风顺，金茎淡日残。王乔在何处？清汉正骖鸾。

### 秋晚与沈十七舍人期游樊川不至

邀侣以官解，泛然成独游。川光初媚日，山色正矜秋。野竹疏还密，巖泉咽复流。杜村连滴水，晚步见垂钩。

### 念昔游三首

十载飘然绳检外，罇前自献自爲酬。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

云门寺【越州】外逢猛雨，林黑山高雨脚长。曾奉郊宫爲近侍，分明【先勇切。】羽林枪。

李白题诗水西寺，【宣州泾县。】古木迴巖楼阁风。半醒半醉游三日，红白花开山雨中。

### 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覩圣功輒献歌咏

捷书皆应睿谋期，十万曾无一镞遗。汉武惭夸朔方地，宣王休道太原师。威加塞外寒来早，恩入河源冻合迟。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

### 奉和白相公圣德和平致兹休运岁终功就合咏盛明呈上三相公长句四韵

行看腊破好年光，万寿南山对未央。黠戛可汗脩职责，文思天子复河湟。应须日御西巡狩，不假星弧北射狼。吉甫裁诗歌盛业，一篇《江汉》美宣王。

### 过华清宫絶句三首

长安迴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廻。【帝使中使辅璆琳探禄山反否。璆琳受禄山金，言禄山不反。】《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

登乐游原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似业，五陵无树起秋风。

闻庆州赵纵使君与党项战中箭身死长句

将军独乘铁驄马，榆溪战中金仆姑。死绥却是古来有，骁将自惊今日无。青史文章争点笔，朱门歌舞笑捐驱。谁知我亦轻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时珠切。】

送容州中丞赴镇

交阯同星座，龙泉似斗文。烧香翠羽帐，看舞郁金香。鷁首冲泷浪，犀渠拂岭云。莫教铜柱北，空说马将军。

夏州崔常侍自少常亚列出领麾幢十韵

帝命诗书将，坛登礼乐卿。三边要高枕，万里得长城。对客犹褒博，填门已旆旌。腰间五绶贵，天下一家荣。野水差新燕，芳郊哢夏鶯。别风嘶玉勒，残日望金茎。榆塞孤烟媚，银川绿草明。戈矛虓虎士，弓箭落鸇兵。魏绛言堪采，陈汤事偶成。若须垂竹帛，静胜是功名。

街西长句

碧池新涨浴娇鸦，分锁长安富贵家。游骑偶同人斗酒，名园相倚杏交花。银鞦騷裊嘶宛马，繡鞅璫珑走钿车。一曲将军何处笛，连云芳树日初斜。

春申君

烈士思酬国士恩，春申谁与快冤魂？三千宾客总珠履，欲使何人杀李园？相如死后无词客，延寿亡来绝画工。玉颜不是黄金少，泪滴秋山入寿宫。【此一首《奉陵宫人》。】

读韩杜集

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

春日言怀寄虢州李常侍十韵

岸蘚生红药，巖泉涨碧塘。地分莲岳秀，草接鼎原芳。南派淥【音丛。】淥【崢江反。】急，风畦芷若香。织蓬眠舴舻，惊梦起鸳鸯。论吐开冰室，诗陈曝锦张。貂簪荆玉润，丹穴鳳毛光。子弟新登甲科。今日还珠守，何年执戟郎？且嫌游昼短，莫问积薪场。无计披清裁，唯持祝寿觞。愿公如卫武，百歲尚康强。

李侍郎于阳羨里富有泉石牧亦于阳羨粗有薄產叙旧述怀因献长句四韵

冥鸿不下非无意，塞马归来是偶然。紫绶公卿今放曠，白头郎吏尚留连。终南山下抛泉洞，阳羨溪中买钓船。欲与明公操履杖，头闻休去是何年。

#### 赠李处士长句四韵

玉函怪牒鎖灵篆，紫洞香风吹碧桃。老翁四目牙爪利，掷火万里精神高。霭霭祥云随步武，纍纍秋冢叹蓬蒿。三山朝去应非久，姹女当窗绣羽袍。

#### 送国碁王逢

玉子纹楸一路饶，最宜檐雨竹萧萧。羸形暗去春泉长，势拔横来野火烧。守道还如周伏柱，鏖兵不羨霍嫖姚。得年七十更万日，与子期于局上销。

#### 重送绝句

絕艺如君天下少，闲人似我世间无。别后竹窗风雪夜，一灯明暗覆吴图。

#### 少年行

连环羈玉声光碎，綠锦蔽泥虬卷高。春风细雨走马去，珠落璀璀白鬪袍。

#### 奉和门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诗十八韵

盛业冠伊唐，台阶翊戴光。无私天雨露，有截舜衣裳。蜀辍新衡镜，池留旧鳳凰。同心真石友，写恨蔑河梁。虎骑摇风旆，貂冠韵水苍。彤弓随武库，金印逐文房。栈压嘉陵咽，峯横劔阁长。前驱二星去，开险五丁忙。迴首峥嵘尽，连天草树芳。丹心悬魏阙，往事怆甘棠。治化轻诸葛，威声慑夜郎。君平教说卦，犬子召升堂。塞接西山雪，桥维万里檣。夺霞红锦烂，扑地酒炉香。忝逐三千客，曾依数仞墙。滞顽堪白屋，攀附亦周行。肉管伶伦曲，《箫》《韶》清庙章。唱高知和寡，小子斐然狂。

#### 朱坡

下杜乡园古，泉声绕舍啼。静思长惨切，薄宦与乖睽。北阙千门外，南山午谷西。倚川红叶岭，连寺綠杨堤。迴野翹霜鹤，澄潭舞锦鸡。涛惊堆万岫，舸急转千溪。眉点萱牙嫩，风条柳幄迷。岸藤梢虺尾，沙渚印麕蹄。火燎湘桃坞，波光碧绣畦。日痕絙【胡官切。】翠嶺，陂影墮晴霓。蜗壁斓斑藓，银筵荳寇泥。洞云生片段，苔径縹高低。偃蹇松公老，森严竹阵齐。小莲娃欲语，幽笋稚相携。汉館留余趾，周台接故蹊。蟠蛟岗隐隐，班雉草萋萋。树老萝纒组，巖深石啓闈。侵窗紫桂茂，拂面翠禽栖。有计冠终挂，无才笔漫提。自尘何太甚，休笑触藩羝。

#### 早春寄岳州李使君李善碁爱酒情地闲雅

城高倚峭嶺，地胜足楼台。朔漠暖鸿去，潇湘春水来。萦盈几多思，掩抑若爲裁。返照

三声角，寒香一树梅。乌林芳草远，赤壁健帆开。往事空遗恨，东流岂不廻。分符颍川政，吊屈洛阳才。拂匣调珠柱，磨铅勘玉杯。碁翻小窟势，垆拨冻醪醅。【《诗》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寿。”注云：“冻醪”。】此兴予非薄，何时得奉陪？

#### 送王侍御赴夏口座主幕

君爲珠履三千客，我是青衿七十徒。礼数全优知隗始，讨论常见念回愚。黄鹤楼前春水阔，一杯还忆故人无？

#### 自贻

杜陵萧次君，迁去去官频。寂寞怜吾道，依稀似古人。饰心无彩缟，到骨是风尘。自嫌如疋素，刀尺不由身。

#### 自遣

四十已云老，况逢忧窘余。旦抽持板手，却展小年书。嗜酒狂嫌阮，知非晚笑蘧。闻流宁叹咤，待俗不亲疏。遇事知裁剪，操心识卷舒。还称二千石，于我意何如？

#### 题桐叶

去年桐落故溪上，把叶因题《归燕》诗。江楼今日送归燕，正是去年题叶时。叶落燕归真可惜，东流玄髮且无期。笑筵歌席反惆怅，朗月清风见别离。庄叟彭殤同在梦，陶潜身世两相遗。一丸五色成虚语，石烂松薪更莫疑。哆【尺也反。】侈不劳文似锦，进趋何必利如锥。钱神任尔知无敌，酒圣于吾亦庶几。江畔秋光蟾阁镜，槛前山翠茂陵眉。罇香轻泛数枝菊，檐影斜侵半局碁。休指宦游论巧拙，祇将愚直祷神祇。三吴烟水平生念，宁向闲人道所之。

#### 沈下贤

斯人清唱何人和？草径苔芜不可寻。一夕小敷山下梦，水如环珮月如襟。

#### 李和鼎

鵬鸟飞来庚子直，谪去日蚀辛卯年。由来枉死贤才事，消长相持势自然。

#### 赠沈学士张歌人

拖袖事当年，郎教唱客前。断时轻裂玉，收处远纛烟。孤直緇云定，光明滴水圆。泥【去声。】情迟急管，流恨咽长弦。吴苑春风起，河桥酒旆悬。凭君更一醉，家在杜陵边。

#### 忆游朱坡四韵

秋草樊川路，斜阳覆盎门。猎逢韩嫣骑，树识馆陶园。带雨经荷沼，盘烟下竹村。如今

归不得，自戴望天盆。

### 朱坡絕句三首

故国池塘倚御渠，江城三诏换鱼书。贾生辞赋恨流落，祇向长沙住岁余。【文帝歲余思贾生。】

烟深苔巷唱樵儿，花落寒轻倦客归。藤岸竹洲相掩映，满池春雨鷓鴣飞。  
乳肥春洞生鹅管，沼避迴巖势犬牙。自笑卷懷头角缩，归盘烟磴恰如蜗。

### 出宫人二首

闲吹玉殿昭华管，醉折梨园缥蒂花。十年一梦归人世，绛缕犹封系臂纱。  
平阳拊背穿驰道，铜雀分香下璧门。几向缀珠深殿里，妬抛羞态卧黄昏。

### 长安秋望

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

### 独酌

窗外正风雪，拥炉开酒缸。何如钓船雨，篷底睡秋江。

### 醉眠

秋醪雨中熟，寒斋落叶中。幽人本多睡，更酌一罇空。

### 不饮赠酒

细筭人生事，彭殤共一筹。与愁争底事？要尔作戈矛。

### 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

昔事文皇帝，叨官在谏垣。奏章爲得地，齟齬负明恩。金虎知难动，毛犀亦耻言。撩头虽欲吐，到口却成吞。照胆常悬镜，窥天自戴盆。周钟既窈窕，【胡化切。】黥阵亦瘢痕。鳳阙觚稜影，仙盘晓日暎。雨晴文石滑，风暖戟衣翻。每虑号无告，长忧骇不存。随行【户部反。】唯踟躕，出语但寒暄。宫省咽喉任，戈矛羽卫屯。光尘皆影附，车马定西奔。亿万持衡价，錙铢挟契论。堆时过北斗，积处满西园。接棹隋河溢，连蹄蜀栈刳。漉空沧海水，搜尽卓王孙。鬪巧猴雕刺，夸趨索挂跟。狐威假白额，枭啸得黄昏。馥馥芝兰圃，森森枳棘藩。吠声嗾国猓，公议怯膺门。窜逐诸丞相，苍茫逐帝阍。一名爲吉士，谁免吊湘魂？问世英明主，中兴道德尊。崑岗怜积火，河汉注清源。川口隄防决，陰车鬼恠掀。重云开朗照，九地雪幽冤。我实刚肠者，形甘短褐髡。曾经触蛭尾，犹得凭熊轩。杜若芳洲翠，严光钓瀨喧。溪山侵越角，封壤尽吴根。客恨萦春细，乡愁压思繁。祝尧千万寿，再拜揖余罇。

道一大尹存之学士庭美学士简于圣明自致霄汉皆与舍弟昔年还往牧支离穷悴窃于一麾

书美歌诗兼自言志因成长句四韵呈上三君子

九金神鼎重丘山，五玉诸侯杂珮环。星座凌霄狼猎暗，戍楼吹笛虎牙闲。斗间紫气龙埋狱，天上洪炉帝铸颜。若念西河旧交友，鱼符应许出函关。

杏园

夜来微雨洗芳尘，公子骅骝步贴匀。莫恠杏园顛顚去，满城多少插花人。

春晚题韦家亭子

拥鼻侵襟花草香，高台春去恨茫茫。蔫红半落平池晚，曲渚飘成锦一张。

过田家宅

安邑南门外，谁家板筑高？奉诚园里地，墙缺见蓬蒿。

见宋拾遗题名处感而成诗

窜逐穷荒与死期，饿唯蒿藿病无医。怜君更抱重泉恨，不见崇山谪去时。

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

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少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今日访君还有意，三条冰雪独来看。

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樊川文集第三

中书舍人杜牧字牧之

洛阳长句二首

草色人心相与闲，是非名利有无间。桥横落照虹堪画，树锁千门鸟自还。芝盖不来云杳杳，仙舟何处水潺潺？君王谦让泥金事，苍翠空高万嵒山。

天汉东穿白玉京，日华浮动翠光生。桥边游女珮环委，波底上阳金碧明。月锁名园孤鹤唳，川酣秋梦凿龙声。连昌绣岭行宫在，玉辇何时父老迎？

洛中监察病假满送韦楚老拾遗归朝

洛桥风暖细翻衣，春引仙官去玉墀。独鹤初冲太虚日，九牛新落一毛时。行开教化期君

是，卧病神祇祷我知。十载丈夫堪耻处，朱云犹掉直言旗。

#### 东都送郑处海校书归上都

悠悠渠水清，雨霁洛阳城。槿墮初开艳，蝉闻第一声。故人容易去，白髮等闲生。此别无多语，期君晦盛名。

#### 故洛阳城有感

一片官墙当道危，行人爲汝去迟迟。笙圭苑里秋风后，平乐館前斜日时。鞬党岂能留汉鼎，清谈空解识胡儿。千烧万战坤灵死，惨惨终年鸟雀悲。

#### 扬州三首

炀帝雷塘土，迷藏有旧楼。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炀凿汴河，自造水调。】骏马宜闲出，千金好暗游。喧阗醉年少，半脱紫茸裘。

秋风放萤苑，春草斗鸡台。金络擎鷗去，鸾环拾翠来。蜀船红锦重，越橐水沉堆。处处皆华表，淮王奈却迴。

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天碧台阁丽，风凉歌管清。纈腰间长袖，玉珮杂繁缨。拖轴诚爲壮，豪华不可名。自是荒淫罪，何妨作帝京。

#### 润州二首

句吴亭东千里秋，放歌曾作昔年游。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大抵南朝皆旷達，可怜东晋最风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闻吹《出塞》愁。

谢眺诗中佳丽地，夫差传里水犀军。城高铁瓮横强弩，【润州城，孙策筑，号为鉄瓮。】柳暗朱楼多梦云。画角爱飘江北去，钓歌长向月中闻。扬州尘土试迴首，不惜千金借与君。

#### 题扬州禅智寺

雨过一蝉噪，飘萧松桂秋。青苔满阶砌，白鸟故迟留。暮蔼生深树，斜阳下小楼。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

#### 西江怀古

上吞巴汉控潇湘，怒似连山净镜光。魏帝缝囊真戏剧，符坚投箠更荒唐。千秋钓舸歌《明月》，万里沙鸥弄夕阳。范蠡清尘何寂寞，好风唯属往来商。

#### 江南怀古

车书混一业无穷，井邑山川今古同。戊辰年向金陵过，惆怅闲吟忆庾公。

#### 江南春絕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 将赴宣州留题扬州禅智寺

故里溪头松柏双，来时尽日倚松窗。杜陵隋苑已绝国，秋晚南游更渡江。

#### 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澹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雨五湖东。

#### 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时牧欲赴官归京

日暖泥融雪半销，行人芳草马声骄。九华山路云遮寺，清弋江村柳拂桥。君意如鸿高的的，我心悬旆正摇摇。同来不得同归去，故国逢春一寂寥。

#### 句溪夏日送卢霈秀才归王屋山将欲赴举

野店正纷泊，茧蚕初引丝。行人碧溪渡，繫马绿杨枝。苒苒迹始去，悠悠心所期。秋山念君别，惆怅桂花时。

#### 自宣城赴官上京

萧洒江湖十过秋，酒杯无日不迟留。谢公城畔溪惊梦，苏小门前柳拂头。千里云山何处好，几人襟韵一生休？尘冠挂却知闲事，终把蹉跎访旧游。

#### 春末题池州弄水亭

使君四十四，两佩左铜鱼。为吏非循吏，论书读底书？晚花红艳静，高树绿阴初。亭宇清无比，溪山画不如。嘉宾能啸咏，宫妓巧妆梳。逐日愁皆碎，随时醉有余。偃须求五鼎，陶祗爱吾庐。趣向人皆异，贤豪莫笑渠。

#### 登池州九峯楼寄张祜

百感中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即休。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

#### 齐安郡晚秋

柳岸风来影渐疏，使君家似野人居。云容水态还堪赏，啸志歌怀亦自如。雨暗残灯碁欲散，酒醒孤枕鴈来初。可怜赤壁争雄渡，唯有蓑翁坐钓鱼。

#### 九日齐山登高

江涵秋影鴈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霏衣。

#### 池州春送前进士蒯希逸

芳草复芳草，断肠还断肠。自然堪下泪，何必更残阳。楚岸千万里，燕鸿三两行。有家归不得，况举别君觞。

#### 齐安郡中偶题二首

两竿落日溪桥上，半缕轻烟柳影中。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风。秋声无不搅离心，梦泽蒹葭楚雨深。自滴阶前大梧叶，干君何事动哀吟。

#### 齐安郡后池绝句

菱透浮萍绿锦池，夏莺千转弄蔷薇。尽日无人看微雨，鸳鸯相对浴红衣。

#### 题齐安城楼

鸣轧江楼角一声，微阳潋潋落寒汀。不用凭栏苦回首，故乡七十五长亭。

#### 池州李使君歿后十一日处州新命始到后见归妓感而成诗

缙云新命诏初行，纔是孤魂寿器成。黄壤不知新雨露，粉书空换旧铭旌。巨卿哭处云空断，阿骛归来月正明。多少四年遗爱事，乡间生子李为名。

#### 见刘秀才与池州妓别

远风南浦万重波，未似生离恨别多。楚管能吹《柳花怨》，吴姬争唱《竹枝歌》。金钗横处绿云堕，玉筍凝时红粉和。待得枚臯相见日，自应妆镜笑蹉跎。

#### 池州废林泉寺

废寺碧溪上，颓垣倚乱峯。看栖归树鸟，犹想过山钟。石路寻僧去，此生应不逢。

#### 忆齐安郡

平生睡足处，云梦泽南州。一夜风欺竹，连江雨送秋。格卑常汨汨，力学强悠悠。终掉尘中手，潇湘钓漫流。

#### 池州清溪

弄溪终日到黄昏，照数秋来白髮根。何物頼君千遍洗，笔头尘土渐无痕。

游池州林泉寺金碧洞

袖拂霜林下石棱，潺湲声断满溪水。携茶腊月游金碧，合有文章病茂陵。

即事【黄州作】

因思上党三年战，闲咏周公《七月》诗。竹帛未闻书死节，丹青空见画灵旗。萧条井邑如鱼尾，早晚干戈识虎皮。莫笑一麾东下计，满江秋浪碧参差。

赠李秀才【是上公孙子】

骨清年少眼如冰，凤羽参差五色层。天上麒麟时一下，人间不独有徐陵。

寄李起居四韵

楚女梅簪白雪姿，前溪碧水冻醪时。云壘心凸知难捧，凤管簧寒不受吹。南国剑眸能盼眄，侍臣香袖爱僛垂。自怜穷律穷途客，正劫孤灯一局棋。

题池州贵池亭

势比凌歊宋武台，分明百里远帆开。蜀江雪浪西江满，强半春寒去却来。

兰溪【在蕲州西。】

兰溪春尽碧泱泱，映水兰花雨发香。楚国大夫憔悴日，应寻此路去潇湘。

睦州四韵

州在钓台边，溪山实可怜。有家皆掩映，无处不潺湲。好树鸣幽鸟，晴楼入野烟。残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

秋晚早发新定

解印书千轴，重阳酒百缸。凉风满红树，晓月下秋江。巖壑会归去，尘埃终不降。悬缨未敢濯，严瀨碧泱泱。

除官归京睦州雨霁

秋半吴天霁，清凝万里光。水声侵笑语，岚翠扑衣裳。远树疑罗帐，孤云认粉囊。溪山侵两越，时节到重阳。顾我能甘贱，无由得自强。误曾公触尾，不敢夜循墙。岂意笼飞鸟，还爲锦帐郎。网今开傅燮，书旧识黄香。曾在史馆四年。姪女真虚语，飢儿欲一行。浅深须揭厉，休更学张纲。

夜泊桐庐先寄苏台卢郎中

水檻桐庐館，归舟系石根。笛吹孤戍月，犬吠隔溪村。十载违清裁，幽怀未一论。苏台菊花节，何处与开罇？

新转南曹未叙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吴兴书此篇以自见志

捧诏汀洲去，全家羽翼飞。喜抛新锦帐，荣借旧朱衣。且免材爲累，何妨拙有机。宋株聊自守，鲁酒怕旁围。清尚寧无素，光陰亦未晞。一杯寬幕席，五字弄珠玑。越浦黄甘嫩，吴溪紫蟹肥。平生江海志，佩得左鱼归。

题白苹洲

山鸟飞红带，亭薇拆紫花。溪光初透彻，秋色正清华。静处知生乐，喧中见死夸。无多珪组累，终不负烟霞。

题茶山在宜兴。

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剖符虽俗吏，脩贡亦仙才。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柳村穿窈窕，松涧渡喧豨。等级云峯峻，寬平洞府开。拂天闻笑语，特地见楼台。泉嫩黄金涌，【山有金沙泉，脩贡出罢，贡即絕。】牙香紫壁裁。拜章期沃日，轻骑疾奔雷。舞袖岚侵涧，歌声谷答迴。磬音藏叶鸟，雪艷照潭梅。好是全家到，兼爲奉诏来。树陰香作帐，花径落成堆。景物残三月，登临愴一杯。重游难自尅，俛首入尘埃。

茶山下作

春风最窈窕，日晓柳村西。娇云光占岫，健水鸣分溪。療巖野花遠，憂瑟幽鸟啼。把酒坐芳草，亦有佳人携。

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市絕句

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旗有小楼。惊起鸳鸯岂无恨，一双飞去却迴头。

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呈宾客

笙歌登画船，十日清明前。山秀白云膩，溪光红粉鲜。欲开未开花，半陰半晴天。谁知病太守，犹得作茶仙。

不饮赠官妓

芳草正得意，汀洲日欲西。无端千树柳，更拂一条谿。几朵梅堪折，何人手好携。谁怜佳丽地，春恨却凄凄。

早春赠军事薛判官

雪后新正半，春来四刻长。晴梅朱粉艳，嫩水碧罗光。弦管开《双调》，花钿坐两行。唯君莫惜醉，认取少年场。

#### 代吴兴妓春初寄薛军事

雾冷侵红粉，春阴扑翠钿。自悲临晓镜，谁与惜流年？柳暗霏微雨，花愁黯淡天。金钗有几只，抽当酒家钱。

#### 八月十二日得替后移居雪音讟。溪馆因题长句四韵

万家相庆喜秋成，处处楼台歌板声。千岁鹤归犹有恨，一年人住岂无情。夜凉溪馆留僧话，风定苏潭看月生。景物登临闲始见，愿为闲客此闲行。

#### 初冬夜饮

淮阳多病偶求慵，客袖侵霜与烛盘。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栏干？

#### 栽竹

本因遮日种，却似为溪移。历历羽林影，疏疏烟露姿。萧骚寒雨夜，敲劫【客八反。】晚风时。故国何年到，尘冠挂一枝。

#### 梅

轻盈照溪水，掩斂下瑶台。妬雪聊相比，欺春不逐来。偶同佳客见，似为冻醪开。若在秦楼畔，堪为弄玉媒。

#### 山石榴

似火山榴映小山，繁中能薄艳中闲。一朵佳人玉钗上，祇疑烧却翠云鬟。

#### 柳长句

日落水流西复东，春光不尽柳何穷。巫娥庙里低含雨，宋玉宅前斜带风。莫将榆荚共争翠，深感杏花相映红。灞上汉南千万树，几人游宦别离中？

#### 隋堤柳

夹岸垂杨三百里，祇应图画最相宜。自嫌流落西归疾，不见东风二月时。

#### 柳绝句

数树新开翠影齐，倚风情态被春迷。依依故国樊川恨，半掩村桥半拂溪。

独柳

含烟一株柳，拂地摇风久。佳人不忍折，怅望迴纖手。

早鴈

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须知胡骑纷纷在，岂逐春风一一迴？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菰米岸莓苔。

鷓鴣

芝茎抽紺趾，清唳擲金梭。日翅闲张锦，风池去冒罗。静眠依翠荇，暖戲折高荷。山陰岂无尔，茧字换群鹅。

鸚鵡

华堂日渐高，雕檻繫红綯。故国陇山树，美人金剪刀。避笼交翠尾，罅嘴静新毛。不念三緘事，世途皆尔曹。

鹤

清音迎晚月，愁思立寒蒲。丹顶西施颊，霜毛四皓须。碧云行止躁，白鹭性灵麤。终日无群伴，溪边吊影孤。

鸦

扰扰复翻翻，黄昏颺冷烟。毛欺皇后髮，声感楚姬弦。蔓垒盘风下，霜林接翅眠。祇如西旅樣，头白岂无缘。

鹭鸶

雪衣雪发青玉鬚，群捕鱼儿溪影中。惊飞遠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

村舍燕

汉官一百四十五，多下珠帘闭琐窗。何处营巢夏将半，茅檐烟里语双双。

归燕

画堂歌舞喧喧地，社去社来人不看。长是江楼使君伴，黄昏犹待倚栏干。

伤猿

独折南园一朵梅，重寻幽坎已生苔。无端晚吹惊高树，似裊长枝欲下来。

还俗老僧

雪发不长寸，秋寒力更微。独寻一径叶，犹挈纳残衣。日暮千峯里，不知何处归。

斫竹

寺废竹色死，宦家宁尔留。霜根渐随斧，风玉尚敲秋。江南苦吟客，何处送悠悠。

将赴湖州留题亭菊

陶菊手自种，楚兰心有期。遥知渡江日，正是撷芳时。

折菊

篱东菊径深，折得自孤吟。雨中衣半湿，拥鼻自知心。

云

尽日看云首不廻，无心都大似无才。可怜光彩一片玉，万里晴天何处来？

醉后题僧院

离心忽忽复凄悽，雨晦倾瓶取醉泥。可羨高僧共心语，一如携稚往东西。

题禅院

觥船一棹百分空，十歳青春不负公。今日鬢丝禅榻畔，茶烟轻颺落花风。

哭李给事中敏

阳陵郭门外，坡陁不平貌。丈五坟。九泉如结友，兹地好埋君。朱云葬阳陵郭外。

黄州竹迳

竹迳蟠小径，屈折斗蛇来。三年得归去，知遶几千廻。

题敬爱寺楼

暮景千山雪，春寒百尺楼。独登还独下，谁会我悠悠？

送刘秀才归江陵

彩服鲜华觐渚宫，鲈鱼新熟别江东。刘郎浦夜侵船月，宋玉亭春弄袖风。落落精神终有

立，飘飘才思杳无穷。谁人世上爲金口，借取明时一荐雄。

见吴秀才与池妓别因成絶句

红烛短时羌笛怨，清歌咽处蜀弦高。万里分飞两行泪，满江寒雨正萧骚。

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

行乐及时时已晚，对酒当歌歌不成。千里暮山重叠翠，一溪寒水浅深清。高人以饮爲忙事，浮世除诗尽强名。看着白苹牙欲吐，雪舟相访胜闲行。

赠朱道灵

刘根丹篆三千字，郭璞青囊两卷书。牛渚几南谢山北，白云深处有巖居。

屏风絶句

屏风周昉画纖腰，歳久丹青色半销。斜倚玉窗鸾髮女，拂尘犹自妬娇饶。

哭韩绰

平明送葬上都门，绋纛交横逐去魂。归来冷笑悲身事，唤妇呼儿索酒盆。

新定途中

无端偶效张文纪，下杜乡园别五秋。重过江南更千里，万山深处一孤舟。

题新定八松院小石

雨滴珠玑碎，苔生紫翠重。故关何日到？且看小三峯。

●樊川文集第四

杜牧字牧之

往年随故府吴兴公夜泊芜湖口今赴官西去再宿芜湖感旧伤怀因成十六韵

南指陵阳路，东流似昔年。重恩山未答，双鬓雪飘然。数仞惭投迹，群公愧拍肩。鸳骀蒙锦绣，尘土浴潺湲。郭隗黄金峻，虞卿白璧鲜。貔貅环玉帐，鸚鵡破蛮牋。极浦沉碑会，秋花落帽筵。旌旗明迥野，冠珮照神仙。筹划言何补，优容道实全。讴謡人扑地，鸡犬树连天。紫凤超如电，青襟散似烟。苍生未经济，坟草已芊绵。往事唯沙月，孤灯但客船。岷山云影畔，棠叶水声前。故国还归去，浮生亦可怜。高歌一曲泪，明日夕阳边。

怀锺陵旧游四首

一谒征南最少年，虞卿双璧截肪鲜。歌谣千里春长暖，丝管高台月正圆。玉帐军筹罗俊彦，绛帷环珮立神仙。陆公余德机云在，如我酬恩合执鞭。

又

滕阁中春绮席开，《柘枝》蛮鼓殷晴雷。垂楼万幕青云合，破浪千帆阵马来。未掘双龙牛斗气，高悬一榻栋梁材。连巴控越知何有？珠翠沉檀处处堆。

又

十顷平湖堤柳合，岸秋兰芷绿纤纤。一声《明月》采莲女，四面朱楼卷画帘。白鹭烟分光的的，微涟风定翠活活。【徒兼切。】斜辉更落西山影，千步虹桥气象兼。

又

控压平江十万家，秋来江静镜新磨。城头晚鼓雷霆后，桥上游人笑语多。日落汀痕千里色，月当楼午一声歌。昔年行乐穠桃畔，醉与龙沙拣蜀罗。

台城曲二首

整整复斜斜，隋旗簇晚沙。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谁怜容足地，却羨井中鼃。

又

王颁兵势急，鼓下坐蛮奴。湓浦倪塘水，叉牙出骨须。干芦一炬火，回首是平芜。

江上雨寄崔礪

春半平江雨，圆文破蜀罗。声眠蓬底客，寒湿钓来蓑。暗澹遮山远，空蒙着柳多。此时怀一恨，相望意如何？

罢鍾陵幕吏十三年来泊湓浦感旧爲诗

青梅雨中熟，檣倚酒旗边。故国残春梦，孤舟一褐眠。摇摇远堤柳，暗暗十程烟。南奏鍾陵道，无因似昔年。

商山麻涧

云光岚彩四面合，柔柔垂柳十余家。雉飞鹿过芳草远，牛巷鸡埘春日斜。秀眉老父对罇酒，蓓袖女儿簪野花。征车自念尘土计，惆怅溪边书细沙。

商山富水驿【驿本名与阳谏议同姓名，因此改爲富水驿。】

益戇犹来未觉贤，终须南去吊湘川。当时物议朱云小，后代声华白日悬。邪佞每思当面唾，清贫长欠一杯钱。驿名不合轻移改，留警朝天者惕然。

#### 丹水

何事苦萦廻，离肠不自裁。恨声随梦去，春态逐云来。沉淀蓝光彻，喧盘粉浪开。翠巖三百尺，谁作子陵台？

#### 题武关

碧溪留我武关东，一笑怀王迹自穷。郑袖娇饶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山墙谷堑依然在，弱吐强吞尽已空。今日圣神家四海，戍旗长卷夕阳中。

#### 除官赴阙商山道中絶句

水叠鸣珂树如帐，长杨春殿九门珂。我来惆怅不自决，欲去欲住终如何？

#### 汉江

溶溶漾漾白鸥飞，绿净春深好染衣。南去北来人自老，夕阳长送钓船归。

#### 襄阳雪夜感怀

往事起独念，飘然自不胜。前滩急夜响，密雪映寒灯。的的三年梦，迢迢一线縵。明朝楚山上，莫上最高层。

#### 咏歌圣德遠怀天寶因题关亭长句四韵

圣敬文思业太平，海寰天下唱歌行。秋来气势洪河壮，霜后精神泰华狞。广德者强朝万国，用贤无敌是长城。君王若悟《治安论》，安史何人敢弄兵。

#### 途中作

绿树南阳道，千峯势远随。碧溪风澹态，芳树雨余姿。野渡云初暖，征人袖半垂。残花不一醉，行乐是何时？

#### 重到襄阳哭亡友韦寿朋

故人坟树立秋风，伯道无儿迹更空。重到笙歌分散地，隔江吹笛月明中。

#### 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云梦泽

日旗龙旆想飘扬，一索功高缚楚王。直是超然五湖客，未如终始郭汾阳。

除官行至昭应闻友人出官因寄

贱子来千里，明公去一麾。可能休涕泪，岂独感恩知。草木秋风后，山川落照时。如何望故国，驱马却迟迟？

寄浙东韩义评事

一笑五云溪上舟，跳丸日月十经秋。鬓衰酒减欲谁泥，迹辱魂惭好自尤。梦寐几回迷蛱蝶，文章应广《畔牢愁》。无穷尘土无聊事，不得清言解不休。

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秋浦途中

萧萧山路穷秋雨，淅淅溪风一岸蒲。爲问寒沙新到鴈，来时还下杜陵无。

题桃花夫人庙【即息夫人。】

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度几春。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堕楼人。

初春有感寄歙州邢员外

雪溺前溪水，啼声已绕滩。梅衰未减态，春嫩不禁寒。迹去梦一觉，年来事百般。闻君亦多感，何处倚栏干。

书怀寄中朝往还

平生自许少尘埃，爲吏尘中势自迴。朱绂久惭官借与，白头还叹老将来。须知世路难轻进，岂是君门不大开。霄汉几多同学伴，可怜头角尽卿材。

寄崔钧

缄书报子玉，爲我谢平津。自愧扫门士，谁爲乞火人。词臣陪羽猎，战将骋骅骝。两地差池恨，江汀醉送君。

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横江裴使君见迎李赵二秀才同来因书四韵兼寄江南许浑先辈

芳草渡头微雨时，万株杨柳拂波垂。蒲根水暖鴈初浴，梅径香寒蜂未知。辞客倚风吟暗

淡，使君廻马湿旌旗。江南仲蔚多情调，怅望春陰几首诗。

#### 和州絕句

江湖醉度十年春，牛渚山边六问津。歷阳前事知何实，高位纷纷见陷人。

#### 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 题横江館

孙家兄弟晋龙骧，驰骋功名业帝王。至竟江山谁是主？苔几空属钓鱼郎。

#### 寄澧州张舍人笏

髮匀肉好生春岭，截玉鑽星寄使君。檀的染时痕半月，《落梅》飘处响穿云。楼中威鳳倾冠听，沙上惊鸿掠水分。遥想紫泥封诏罢，夜深应隔禁墙闻。

#### 寄扬州韩绰判官

青山隐隐水遥遥，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 送李羣玉赴举

故人别来面如雪，一榻拂云秋影中。玉白花红三百首，五陵谁唱与春风？

#### 送薛种游湖南

贾傅松醪酒，秋来美更香。怜君片云思，一棹去潇湘。

#### 题寿安县甘棠館御沟

一渠东注芳华苑，苑锁池塘百岁空。水殿半倾蟾口澁，爲谁流下蓼花中？

#### 汴河怀古

锦缆龙舟隋炀帝，平台复道汉梁王。游人闲起前朝念，《折柳》孤吟断杀肠。

#### 汴河阻冻

千里长河初冻时，玉珂瑶珮响参差。浮生恰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

#### 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

七子论诗谁似公？曹刘须在指挥中。荐衡昔日知文举，令狐相公曾表荐处士。乞火无人作蒯通。北极楼台长挂梦，西江波浪远吞空。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辞满六宫。【处士诗曰：故国三千里，深官二十年。一声河满子，只泪落君前。】

#### 寄宣州郑谏议

大夫官重醉江东，潇洒名儒振古风。文石陛前辞圣主，碧云天外作冥鸿。五言宁谢颜光禄，百歲须齐卫武公。再拜宜同丈人行，过庭交分有无同。

#### 题元处士高亭宣州。

水接西江天外声，小斋松影拂云平。何人教我吹长笛，与倚春风弄月明。

#### 郑瓘協律

广文遗韵留樗散，鸡犬图书共一船。自说江湖不归事，阻风中酒过年年。

#### 题筹笔驿

江东矜割据，邺下夺孤嫠。霸略非匡汉，宏图欲佐谁？奏书辞后主，仗劍出全师。重袭褒斜路，悬开反正旗。欲将苞有截，必使举无遗。沉虑经谋际，挥毫决胜时。圜觚当分画，前着比操持。山秀扶英气，川流入妙思。筭成功在穀，运去事终亏。命屈天方馘，人亡国自随。艰难推旧姓，开创极初基。摠叹曾过地，宁探作教资。若归新曆数，谁复顾衰危。报德兼明道，长留识者知。

#### 和野人殷潜之题筹笔驿十四韵

三吴裂婺女，九锡狱孤儿。霸主业未半，本朝心是谁？永安宫受诏，筹笔驿沉思。画地乾坤在，濡毫胜负知。艰难同草创，得失计毫厘。寂默经千虑，分明浑一期。川流萦智思，山耸助扶持。慷慨匡时略，从容问罪师。褒中秋鼓角，渭曲晚旌旗。仗义悬无敌，鸣攻固有辞。若非天夺去，岂复虑能支。子夜星纒落，鸿毛鼎便移。邮亭世自换，白日事长垂。何处躬耕者，犹题殄瘁诗。

#### 重题絕句一首

邮亭寄人世，人世寄邮亭。何如自筹度，鸿路有冥冥。

#### 送陆洵郎中弃官东归

少微星动照春云，魏阙衡门路自分。倏去忽来应有意，世间尘土漫疑君。

#### 寄珉笛与宇文舍人

调高《银字》声还侧，物比柯亭韵校奇。寄与玉人天上去，桓将军见不教吹。

#### 寄内兄和州崔员外十二韵

歷阳崔太守，何日不含情。恩义同鍾李，【李膺、鍾瑤，中外兄弟，少相友善。】埧篋实弟兄。光尘能混合，擘画最分明。台阁仁贤誉，闺门孝友声。西方像教毁，南海绣衣行。【为岭南坼寺副使。】金橐宁迴顾，珠箠肯一桡。祇宜裁密诏，何自取专城？进退无非道，徊翔必有名。好风初婉软，离思苦萦盈。金马旧游贵，桐庐春水生。雨侵寒窗梦，梅引冻醪倾。共祝中兴主，高歌唱太平。

#### 遣兴

镜弄白髭须，如何作老夫。浮生长勿勿，儿小且呜呜。忍过事堪喜，泰来忧胜无？治平心径熟，不遣有穷途。

#### 早秋

疏雨洗空旷，秋标惊意新。大热去酷吏，清风来故人。罇酒酌未酌，晓花嚬不嚬。铢秤与缕雪，谁觉老陈陈？

#### 秋思

热去解钳釭，飘萧秋半时。微雨池塘见，好风襟袖知。髮短梳未足，枕凉闲且欹。平生分过此，何事不参差。

#### 途中一絕

镜中丝髮悲来惯，衣上尘痕拂渐难。惆怅江湖钓竿手，却遮西日向长安。

#### 春尽途中

田园不事来游宦，故国谁交尔别离？独倚关亭还把酒，一年春尽送春诗。

#### 题村舍

三树稚桑春未到，扶牀乳女午啼饥。潜销暗铄归何处？万指侯家自不知。

#### 代人寄遠六言二首

河桥酒旆风软，候館梅花雪娇。宛陵楼上瞪目，我郎何处情饶。绣领任垂蓬髻，丁香闲结春梢。剩肯新年归否？江南綠草迢迢。

#### 闺情

娟娟却月眉，新鬓学鸦飞。暗砌匀檀粉，晴窗画夹衣。袖红垂寂寞，眉黛敛依稀。还向长陵去，今宵归不归？

#### 旧游

闲吟《芍药诗》，怅望久嚙眉。盼眄迴眸远，織衫整髻迟。重寻春昼梦，笑把浅花枝。小市长陵住，非郎谁得知？

#### 寄遠

只影随惊鴈，单栖锁画笼。向春罗袖薄，谁念舞台风。

#### 帘

徒云逢剪削，岂谓见偏装。鳳节轻雕日，鸾花薄饰香。问屏何屈曲，怜帐解周防。下渍金阶露，斜分碧瓦霜。沉沉伴春梦，寂寂侍华堂。谁见昭阳殿，真珠十二行。

#### 寄题甘露寺北轩

曾上蓬莱宫里行，北轩栏檻最留情。孤高堪弄桓伊笛，缥缈宜闻子晋笙。天接海门秋水色，烟笼隋苑暮钟声。他年会着荷衣去，不向山僧道姓名。

#### 题青云館

虬蟠千仞剧羊肠，天府由来百二强。四皓有芝轻汉祖，张仪无地与怀王。云连帐影萝陰合，枕遶泉声客梦凉。深处会容高尚者，水苗三顷百株桑。

#### 郡中有怀寄上陸州员外十三兄歙州刺史邢羣

城枕溪流浅更斜，丽譙连带邑人家。经冬野菜青青色，未腊山梅树树花。虽免瘴云生岭上，永无京信到天涯。如今歲晏从羈滞，心喜弹冠事不賒。

#### 正初奉酬

翠巖千尺倚溪斜，曾得严光作钓家。越嶂远分丁字水，腊梅迟见二年花。明时刀尺君须用，幽处田园我有涯。一壑风烟阳羨里，解龟休去路非賒。

#### 江上偶见絕句

楚乡寒食橘花时，野渡临风驻彩旗。草色连云人去住，水纹如谷燕差池。

#### 题木兰庙

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

入商山

早入商山百白云，蓝溪桥下水声分。流水旧声人旧耳，此迴呜咽不堪闻。

偶题

甘罗昔作秦丞相，子政曾爲汉辇郎。千载更逢王侍读，当时还道有文章。

送卢秀才一絶

春瀬与烟远，送君孤棹开。潺湲如不改，愁更钓鱼来。

醉题

金镊洗霜鬓，银觥敌露桃。醉头扶不起，三丈日还高。

题商山四皓庙一絶

吕氏强梁嗣子柔，我于天性岂恩讎。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

送隐者一絶

无媒径路草萧萧，自古云林远市朝。公道世间唯白髮，贵人头上不曾饶。

题张处士山莊一絶

好鸟疑敲磬，风蝉认轧筝。脩篁与嘉树，偏倚半巖生。

有怀重送斛斯判官

苍苍烟月满川亭，我有劳歌一爲聽。将取离魂随白骑，三台星里拜文星。

赠别

娉婷裊裊十三余，荳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摠不如。

多情却似摠无情，唯觉罇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寄远

前山极远碧云合，清夜一声《白雪》微。欲寄相思千里月，溪边残照雨霏霏。

九日

金英繁乱拂栏香，明府辞官酒满缸。还有玉楼轻薄女，笑他寒燕一双双。

寄牛相公

汉水横冲蜀浪分，危楼点的拂孤云。六年仁政讴歌去，柳远春隄处处闻。

爲人题赠二首

我乏青云称，君无买笑金。虚传南国貌，争奈五陵心。桂席尘瑶珮，琼鑪烬水沉。凝魂空荐梦，低珥悔听琴。月落珠帘卷，春寒锦幕深。谁家楼上笛，何处月明砧？兰径飞蝴蝶，筠笼语翠襟。和簪抛凤髻，将泪入鸳衾。的的新添恨，迢迢絶好音。文园终病渴，休咏《白头吟》。

綠树莺莺语，平江燕燕飞。枕前闻去鴈，楼上送春归。半月緇双脸，凝腰素一围。西墙苔漠漠，南浦梦依依。有恨簪花懒，无寥斗草稀。雕笼长惨淡，兰畹漫芳菲。镜斂青蛾黛，灯挑皓腕肌。避人匀迸泪，拖袖倚残晖。有貌虽桃李，单栖足是非。云駟载馭去，寒夜看裁衣。

少年行

官爲骏马监，职帅羽林儿。两绶藏不见，落花何处期？猎敲白玉鐙，怒袖紫金鎚。田窦长留醉，苏辛曲让歧。豪持出塞节，笑别远山眉。捷报云台贺，公卿拜寿卮。

盆池

凿破苍苔地，偷他一片天。白云生镜里，明月落阶前。

有寄

云阔烟深树，江澄水浴秋。美人何处去？明月万山头。

●樊川文集第五

中书舍人杜牧字牧之

罪言

国家大事，牧不当官，言之实有罪，故作《罪言》。

生人常病兵，兵祖于山东，胤于天下，不得山东，兵不可死。山东之地，禹画九土，曰冀州野。舜以其分太大，离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与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沉鸷多材力，重许可，能辛苦。自魏、晋已下，胤浮羨淫，工机纖杂，意态百出，俗益荡弊，人益脆弱。唯山东敦五种，本兵矢，他不能荡而自若也。复産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冀州，以其恃强不循理，冀其必破弱，虽已破，冀其复强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惨杀也。故圣人因其风俗以爲之名。

黄帝时，蚩尤爲兵阶，【阪泉，在今媯川县。】自后帝王，多居其地，岂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齐霸，不一世，晋大，常佣役诸侯。至秦萃锐三晋，经六世乃能得韩，遂折天下脊，复得赵，因拾取诸国。秦末韩信聯齐有之，故蒯通知汉、楚轻重在信。光武始于上谷，成于鄯。魏武举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晋乱胡作，至宋武号爲英雄，得蜀得关中，尽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窥胡。至于高齐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灭陈，五百年间，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敌也，是宋不得山东，隋得山东，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东，王者不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霸；猾贼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

国家天寶末，燕盗徐起，出入成臯、函、潼间，若涉无人地，郭、李辈常以兵五十万，不能遇邨。自尔一百余城，天下力尽，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鹳、吐蕃，义无有敢窥者。国家因之畦河脩障戍，塞其街蹊，齐、鲁、梁、蔡，被其风流，因亦爲寇。以里拓表，以表撑里，混漚迴转，颠倒横斜，未尝五年间不战，生人日顿委，四夷日猖炽，天子因之幸陝、幸汉中，焦焦然七十余年矣，呜呼！运遭孝武，澣衣一肉，不暇不乐，自卑冗中拔取将相，凡十三年，乃能尽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顺适，唯山东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岂天使生人未至于帖泰耶？岂其人谋未至耶？何其艰哉，何其艰哉！

今日天子圣明，超出古昔，志于平理。若欲悉使生人无事，其要在于去兵，不得山东，兵不可去，是兵杀人无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当贞元时，山东有燕、赵、魏叛，河南有齐、蔡叛，梁、徐、陈、汝、白马津、盟津、襄、邓、安、黄、寿春皆戍厚兵，凡此十余所，纔足自护治所，实不辍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势弛，熟视不轨者，无可柰何。阶此蜀亦叛，吴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时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一十九年间，得蜀得吴，得蔡得齐，凡收郡县二百余城，所未能得，唯山东百城耳。土地人户，财物甲兵，校之往年，岂不绰绰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条章，果自治乎？贤才奸恶，搜选置舍，果自治乎？障戍镇守，干戈车马，果自治乎？井闾阡陌，仓廩财赋，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虏爲虐，环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复有天下陰爲之助，则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

中策莫如取魏。魏于山东最重，于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东，以其能遮赵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赵，固不可越赵以取燕，是燕、赵常取重于魏，魏常操燕、赵之性命也。故魏在山东最重。黎阳距白马津三十里，新乡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黎阳、新乡并属衛州。】陴垒相望，朝驾暮战，是二津虏能溃一，则驰入成臯不数日间，故魏于河南间亦最重。今者愿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诛蔡诛齐，顿之五年，无山东忧者，以能得魏也。【田弘正来降。】昨日诛沧，顿之三年，无山东忧者，亦以能得魏也。史宪诚来降。长庆初诛赵，一日五诸侯兵四出溃解，以失魏也。【田布死。】昨日诛赵，罢如长庆时，亦以失魏也。【李听反。】故河南、山东之轻重，常悬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强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

最下策爲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兵多粟多，驱人使战者，便于守；兵少粟少，人不驱自战者，便于战。故我常失于战，虏常困于守。山东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后生所见，言语举止，无非叛也，以爲事理正当如此，沉酣入骨髓，无以爲非者。指示顺向，诋侵族裔，语曰叛去，酋酋起矣。至于有围急食尽，餓尸以战，以此爲俗，岂可与决一胜一负哉。自十余年来，凡三收赵，食尽且下。尧山败，【郗尚书。】赵复振；下博败，【杜牧良。】赵复振；館陶败，【李听。】赵复振。故曰，不计地势，不审攻守，爲浪战，最下策也。

## 原十六卫

国家始踵隋制，开十六卫，将军總三十员，属官總一百二十八员，署宇分部，夹峙禁省，厥初历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观之，设官言无谓者，其十六卫乎。本原事迹，其实天下之大

命也。始自贞观中，既武遂文，内以十六卫畜养戎臣，【褒公、鄂公之徒，并为诸卫将军。】外开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储兵伍。或有不幸，方二千里为寇土，数十百万人为寇兵，变夷戎狄，践踏四作，此时戎臣当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单车一符，将命四走，莫不信顺，此时戎臣当提兵居内。当其居内也，官为将军，绶有朱紫，章有金银，千百骑趋奉朝庙，第观车马，歌儿舞女，念功赏劳，出于曲赐。所部之兵，散舍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万人。】三时耕稼，襁【芳味切】褊【音释】枷【音加】耒；一时治武，骑剑兵矢。裨卫以课，父兄相言，不得业他。籍藏将府，伍散田亩，力解势破，人人自爱，虽有蚩尤为师，雅亦不可使为乱耳。及其当居外也，缘部之兵，被檄乃来，受命于朝，不见妻子，斧钺在前，爵赏在后，以首争首，以力搏力，飘暴交猝，岂暇异略？虽有蚩尤为师，雅亦无能叛也。自贞观至于开元末，百五十年间，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圣人所能柄统轻重，制障表里，圣筭圣术也。

至于开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胜矣，请罢府兵。”诏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请转四夷。”诏曰：“可”。于是府兵内铲，边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内无一人矣。起辽走蜀，缭绕万里，事五强寇，【奚、契丹、吐蕃、云南、犬石国。】十余年中，亡百万人，尾大中干，成燕偏重。【去声。】而天下掀然，根萌烬燃，七圣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观之，戎臣兵伍岂可一日使出落钤键哉！然为国者不能无也。居外则叛，【韩、黠、七国，近者禄山、仆、固是也。】居内则篡，【卓、莽、曹、马已下是也。】使外不叛，内不篡，兵不离伍，无自焚之患，将保颈领，无烹狗之谗，古今已还，法术最长，其置府立卫乎！

近代已来，于其将也，弊复为甚。人器曰廷诏命将矣，名出，视之率市儿辈，盖多赂金玉，负倚幽阴，折券交货所能也，绝不识父兄礼义之教，复无慷慨感槩之气。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强杰馥勃者，则挠削法制，不使缚己，斩族忠良，不使违己，力壹势便，罔不为寇。其阴泥【去声】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歛，委于邪幸，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为别馆。或一夫不幸而寿，则戛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乱涌溢，齐人干耗，乡党风俗，淫靡衰薄，教化恩泽，壅抑不下，召来灾沴，被及牛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尽知之乎？

且武者任诛，如天时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时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杰不能总文武。是此辈受钺诛暴乎？曰于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于是乎在。欲祸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卫之旨，谁复而原，其实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卫》。

## 战论【并序】

兵非脆也，毅非殫也，而战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战论》焉。

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天下视河北犹四支也。珠玑苟无，岂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俭风浑，淫巧不生，朴毅坚强，果于战耕。名城坚垒，峒【音额】嶂【五结切】相贯；高山大河，盘互交锁。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是以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天下无河北则不可，河北既虏，则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无有也。卒【簇忽反】然夷狄惊四边，摩封疆，出表里，吾何以御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东、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尽宿厚兵，以塞虏冲，是六郡之师，严饰护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师，厥数三亿，低首仰给，横拱不为，则沿淮已北，循河之南，东尽海，西叩洛，经数千里，赤地尽取，才能应费，是天下三支财去矣。咸阳西北，戎夷大屯，吓呼臃臃，彻于帝居，周秦单师，不能排辟，于是尽铲吴、越、荆楚之饶，以啖兵戎，是天下四支财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征徭不常，无以膏齐民，无以接四夷。礼乐刑政，不暇脩治；品式条章，不能备具。是天下四

支尽解，头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

今者诚能治其五败，则一战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无事之时，殿寄大臣，偷处荣逸，爲家治具，战士离落，兵甲钝弊，车马削弱，而未尝爲之简帖整饰，天下杂然盗发，则疾驱疾战。此宿败之师也，何爲而不北乎！是不搜练之过者，其败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县官，则挟千夫之名，大将小裨，操其余赢，以虏壮爲幸，以师老爲娱，是执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筑垒未干，公囊已虚。此不责实科食之过，其败二也。夫战辄小胜，则张皇其功，奔走献状，以邀上赏，或一日再赐，一月累封，凯还未歌，书品已崇。爵命极矣，田官广矣，金缯溢矣，子孙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于我矣。此赏厚之过，其败三也。夫多丧兵士，颠翻大都，则跳身而来，刺邦而去，迴视刀锯，菜色甚安，一岁未更，旋已立于坛墀之上矣。此轻罚之过，其败四也。夫大将将兵，柄不得专，恩臣诘责，第来挥之，至如堂然将阵，殷然将鼓，一则曰必爲偃月，一则曰必爲鱼丽，三军万夫，环旋翔佯，愧骇之间，虏骑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专任责成之过，其败五也。

元和时，天子急太平，严约以律下，常团兵数十万以诛蔡，天下干耗，四岁然后能取，此盖五败不去也。长庆初，盗据子孙，悉来走命，是内地无事，天子宽禁厚恩，与人休息。未几而燕、赵甚乱，引师起将，五败益甚，登坛注意之臣，死甯且不暇，复焉能加威于反虏哉。今者诚欲调持干戈，洒扫垢汗，以爲万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爲也。

古之政有不善，士传言，庶人谤。发是论者，亦且将书于谤木，传于士大夫，非偶言而已。

### 守论【并序】

往年两河盗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国家不议诛洗，束兵自守，反条大曆、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辈益横【去声】，终唱患祸，故作《守论》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钺钝，含引混贷，煦育逆孽，而殆爲故常。而执事大人，曾不歷筭周思，以爲宿谋，方且嵬岸抑扬，自以爲广大繁昌莫己若也，呜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顿颠倾而后爲之支计乎？且天下几里，列郡几所，而自河已北，蟠城数百，金坚蔓织，角奔爲寇，伺吾人之顛顛，天时之不利，则将与其朋伍，罗络郡国，将骇乱吾民于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壮，不图擒取，而乃偷处恬逸，第第相付，以爲后世子孙背胁疽根，此复何也？

今之议者咸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将劲兵以爲衔策，高位美爵充饱其肠，安而不挠，外而不拘，亦犹豢扰虎狼而不拂其心，则忿气不萌。此大曆、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战焚煎吾民，然后以爲快也。”愚曰：大曆、贞元之间，适以此爲祸也。当是之时，有城数十，千百卒夫，则朝廷待之，贷以法故，于是乎阔视大言，自树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养威而不问，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録受之；覲聘不来，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嫔之；装缘采饰，无不备之。是以地益广，兵益强，僭拟益甚，侈心益昌。于是土田名器，分划殆尽，而贼夫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号，或帝或王，盟诅自立，恬淡不畏，走兵西略，以饱其志者也。是以赵、魏、燕、齐，卓起大倡，梁、蔡、吴、蜀，蹶而和之。其余混瀆轩轳，欲相效者，往往而是。运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后杰，夕思朝议，故能大者诛锄，小者惠来，不然，周秦之郊，几爲犯猎哉。

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则怒，怒则争乱随之。是以教笞于家，刑罚于国，征伐于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争也。大曆、贞元之间，尽反此道，提区区之有而塞无涯之争，是以首尾指支，几不能相运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经，愚见爲盗者非止于河北而已。

呜呼！大历、贞元守邦之术，永戒之哉。

## 论相

吕公善相人，言女吕后当大贵，宜以配季。季后为天子，吕后复称制天下，王吕氏子弟，悉以大国。隋文帝相工来和辈数人，亦言当为帝者，后篡窃果得之。诚相法之不谬矣。吕氏自称制通为后凡二十余年间，隋氏自篡至灭凡三十六年间，男女族属，杀灭殆尽。当秦末，吕氏大族也，周末，杨氏为八柱国，公侯相袭久矣，一旦以一女一男子偷窃位号，不三二十年间，壮老婴儿，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为吕氏之福邪，为祸邪？一男子为杨氏之祸邪，为福邪？得一时之贵，灭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当曰此必为吕氏、杨氏之祸，乃可为善相人矣。今断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为，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读荀卿《非相》，因感吕氏、杨氏，知卿为大儒矣。

### ●樊川文集第六

中书舍人杜牧字牧之

#### 燕将录

谭忠者，绛人也。祖瑶，天宝末令内黄，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刘济与二千人，障白狼口。【山名，契丹路。】后将渔阳军，留范阳。

元和五年，中黄门出禁兵伐赵，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师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赵，赵诚虏，魏亦虏矣，计为之奈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愿借骑五千以除君忧。”季安大呼曰：“壮矣哉！兵决出，格沮者斩。”忠其时为燕使魏，知其谋，乃入谓季安曰：“某之谋，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师取蜀取吴，算不失一，是相臣之谋。今王师越魏伐赵，不使耆臣宿将而专付中臣，不输天下之甲而多出禁甲，君知谁为之谋？此乃天子自为之谋，欲将夸服于臣下也。今若师未叩赵，而先碎于魏，是上之谋反不如下，且能不耻于天下乎！既耻且怒，于是任智画策，仗猛将，练精兵，毕力再举涉河。鉴前之败，必不越魏而伐赵；校罪轻重，必不先赵而后魏。是上不上，下不下，当魏而来也。”季安曰：“然则若之何？”忠曰：“王师入魏，君厚犒之。于是悉甲压境，号曰伐赵，则可阴遣赵人书曰：‘魏若伐赵，则河北义士谓魏卖友；魏若与赵，则河南忠臣谓魏反君。卖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执事若能阴解障碍，遗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赵，西得以为臣。于赵为角尖之耗，于魏获不世之利，执事岂能无意于赵乎？’赵人脱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来，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谋，与赵阴计，得其堂阳。【县名，属冀州。】

忠归燕，谋欲激燕伐赵，会刘济合诸将曰：“天子知我怨赵，今命我伐之，赵亦必大备我，伐与不伐孰利？”忠疾对曰：“天子终不使我伐赵，赵亦不备燕。”刘济怒曰：“尔何不直言济、赵叛命？”忠系狱。因使人视赵，果不备燕。后一日，诏果来，曰：“燕南有赵，北有胡，胡猛赵孱，不可舍胡而事赵也。燕其为予谨护北疆，勿使予复挂胡忧，而得专心于赵，此亦燕之功也。”刘济乃解狱召忠，曰：“信如子断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卢从史外亲燕，内实忌之；外绝赵，内实与之。此为赵画曰，燕以赵为障，虽怨赵，必不残赵，不必为备。一旦示赵不敢抗燕，二且使燕获疑天子。赵人既不备燕，潞人则走告于天子，燕厚怨赵，今赵见伐而不备燕，是燕反与赵也。此所以知天子终不使君伐赵，赵亦必不备燕。”刘济曰：“今则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无不知，今天子伐赵，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济易水，此正使潞人将燕卖恩于赵，败忠于上，两皆售也。是燕贮忠义之心，卒染私赵之口，不见德于赵人，恶声徒嘈嘈于天下耳。唯君熟思之。”刘济曰：“吾知之矣。”乃下令军中曰：

“五日毕出，后者醢以徇。”济乃自将七万人南伐赵，屠饶阳、束鹿，【二县属深州。】杀万人，暴卒于师。

济子總袭职，忠复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赵人献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长河、棣州、管猷、次商、河阳、信蓓、平昌、将陵、满台、渤海。】冬，诛齐，三分其地。忠因说總曰：“凡天地数穷，合必离，离必合。河北与天下相离，六十年矣。此亦数之穷也，必与天地复合。且建中时，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称赵，朱泚称冀，田悅称魏，李纳称齐，郡国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视。当此之时，可爲危矣。然天下卒于无事。自元和已来，刘辟守蜀，栈道劔阁，自以爲子孙世世之地，然军卒三万，数月见羈。李錡横大江，抚石头，全吴之兵，不得一战，反束帐下。田季安守魏，卢从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驾赵爲骑，鼎立相视，可爲强矣。然从史绕壘五十里，万戟自护，身如大醉，忽在轎车。季安死，坟杵未收，家爲逐客。蔡人被重叶之甲，圆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后，卒【蒺忽反】如搏鹞，一可枝百者累数万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爲坚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齐人经地数千里，倚渤海，墻泰山，壘大河，精甲数亿，钤劔其阨，可爲安矣，然兵折于潭赵，【地名，郟西六十里。】首竿于都市。此皆君之自见，亦非人力所能及，盖上帝神兵下来诛之耳。今天子巨谋纖计，必平章于大臣，铺乐张猎，未尝戴星徘徊，顛【五困切】玩之臣，顔澁不展，缩衣节口，以赏战士，此志岂须臾忘于天下哉。今国兵駸駸北来，赵人已献城十二，助魏破齐，唯燕未得一日之劳爲子孙寿，后世岂能帖帖无事乎！吾深爲君忧之。”總泣且拜，曰：“自数人来，未闻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

明年春，刘總出燕，卒于赵，忠护總丧来，数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宪，前范阳安次令，持兄丧归葬于绛，常往来长安间。元年孟春，某遇于冯翊属县北征中，因吐其兄之状，某因直书其事，至于褒贬之间，俟学《春秋》者焉。

#### 张保臯郑年传

新罗人张保臯、郑年者，自其国来徐州，爲军中小将。保臯年三十，年少十岁，兄呼保臯。俱善斗战，骑而挥枪，其本国与徐州无有能敌者。年复能没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臯差不及年。保臯以齿，年以艺，常齟齬不相下。

后保臯归新罗，谒其王曰：“遍中国以新罗人爲奴婢，愿得镇清海，【新罗海路之要。】使贼不得掠人西去。”其王与万人，如其请，自大和后，海上无鬻新罗人者。保臯既贵于其国，年错寔去职，饥寒在泗之涟水县。一日言于涟水戍将冯元规曰：“年欲东归乞食于张保臯。”元规曰：“尔与保臯所挟何如，奈何去取死其手？”年曰：“饥寒死不如兵死快，况死故乡邪！”年遂去。至谒保臯，保臯饮之极欢。饮未卒，其国使至，大臣杀其王，国乱无主。保臯遂分兵五千人与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祸难。”年至其国，诛反者，立王以报。王遂征保臯爲相，以年代保臯。

天寶安祿山乱，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以祿山从弟赐死，诏郭汾阳代之。后旬日，复诏李临淮持节分朔方半兵东出赵、魏。当思顺时，汾阳、临淮俱爲牙门都将，将万人，不相能，虽同盘饮食，常睨相视，不交一言。及汾阳代思顺，临淮欲亡去，计未决，诏至，分汾阳兵东讨，临淮入请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阳趋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耶！”悉诏军吏，出诏书读之，如诏约束。及别，执手泣涕，相勉以忠义。讫平剧盗，实二公之力。

知其心不叛，知其材可任，然后心不疑，兵可分。平生积忿，知其心，难也；忿必见短，知其材，益难也，此保臯与汾阳之贤等耳。年投保臯，必曰：“彼贵我贱，我降下之，不宜以旧忿杀我。”保臯果不杀，此亦人之常情也。临淮分兵诏至，请死于汾阳，此亦人之常情也。保臯任年，事出于己，年且寒飢，易爲感动。汾阳、临淮，平生抗立，临淮之命，出于

天子，權于保臯，汾陽爲仇。此乃圣贤遲疑成敗之際也，彼无他也，仁义之心与杂情并植，杂情胜则仁义灭，仁义胜则杂情销，彼二人仁义之心既胜，复资之以明，故卒成功。

世称周、邵爲百代人师，周公拥孺子而邵公疑之。以周公之圣，邵公之贤，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邵公且不知之。苟有仁义之心，不资以明，虽邵公尚尔，况其下哉。《语》曰：“国有一人，其国不亡。”夫亡国非无人也，丁其亡时，贤人不用，苟能用之，一人足矣。

### 窦列女传

列女姓窦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戶曹掾。桂娘美顏色，读书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门，取桂娘以去。将出门，顾其父曰：“慎无戚，必能灭贼，使大人取富贵于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侧，复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虽妻子不知者，悉皆得闻。希烈归蔡州，桂娘谓希烈曰：“忠而勇，一军莫如陈先奇。其妻窦氏，先奇宠且信之，愿得相往来，以姊妹叙齿，因徐说之，使坚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尝间曰：“爲贼凶残不道，迟晚必败，姊宜早图遗种之地。”先奇妻然之。

兴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发丧，欲尽诛老将校，以卑少者代之。计未决，有献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请分遗先奇妻，且以示无事于外。因爲蜡帛书，曰：“前日已死，殡在后堂，欲诛大臣，【希烈僭，故曰臣。】须自爲计。”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发丸见之，言于薛育，育曰：“两日希烈称疾，但怪乐曲杂发，尽夜不絕，此乃有谋未定，示暇于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諫于牙门，请见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愿去僞号，一如李纳。”【时正已死，纳代爲帅。】先奇曰：“尔父勃逆，天子有命。”因斩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献，暴其尸于市。后两月，吴少诚杀先奇，知桂娘谋，因亦杀之。

请试论之：希烈负桂娘者，但劫之耳，希烈僭而桂娘妃，复宠信之，于女子心，始终希烈可也。此诚知所去所就，逆顺轻重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权也；姊先奇妻，智也；终能灭贼，不顾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禄位者，当希烈叛，与之上下者衆矣，岂才力不足邪？盖义理苟至，虽一女子可以有成。

大和元年，予客游涪阳，路出荆州松滋县，摄令王淇爲某言桂娘事。淇年十一歲能念《五经》，举童子及第，时年七十五，尚可日记千言。当建中乱，希烈与李纳、田悅、朱泚、朱滔等僭诏书檄，争战胜败，地名人名，悉能说之，听说如一日前。言窦良出于王氏，实淇之堂姑子也。

### 书处州韩吏部孔子庙碑陰

天不生夫子于中国，中国当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尽诱夫子之徒与书坑而焚之，曰：“徒能乱人，不若刑名狱吏治世之贤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战，能行其法，基秦爲强，曰：“彼仁义虱官也，可以置之。”【置之，言不用也。】自董仲舒、刘向，皆言司马迁良史也，而迁以儒分之爲九，曰：“博而寡要，劳而无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已来，人无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持出言曰：“黄帝鍊丹砂，爲黄金以饵之，昼曰乘龙上天，诚得其药，可知黄帝。”以燕昭王之贤，破强齐，几于霸；秦始皇、汉武帝之雄材，灭六强，擗四夷，尽非凡主也。皆甘其说，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辞，至死而不悟。其尊于天地，莫严于宗庙社稷。梁武帝起爲梁国者，以笏脯面牲爲荐祀之礼，曰：“佛之教，牲不可杀。”以天子尊，舍身爲其奴，散髮布地，亲命其徒践之。

有天地日月爲之主，陰阳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统而辩之，复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爲之助，则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爲无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灭之。

僥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斗起，是己所是，非己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擬而為其辭。是楊墨駢憤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

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唯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為配，未若夫子巍然當門，用王者禮，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至于庶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 三子言性辯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楊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出于性也。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能自。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拏求，不得即啼，是愛與怒與兒俱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亡，或厚或薄，至于愛、怒，曾不須臾與乳兒相離，而至于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不出于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于禮，有怒懼于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于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求不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兒俱生，相隨而至于壯也。凡言性情之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已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為喻。丹朱、商均為堯舜子，夫生于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為善人，況生于其室，親為父子，蒸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為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眾，可與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荀言人之性惡，比于二子，荀得多矣。

### 塞廢井文

井廢輒不塞，于古無所據。今之州府廳事有井，廢不塞；居第在堂上有井，廢亦不塞，或匣而護之，或橫木土覆之，至有歲久木朽，陷人以至于死，世俗終不塞之，不知何典故而井不可塞？井雖列在五禮，在都邑中物之小者也。若盤庚五遷其都者，社稷宗廟，尚毀其舊，而獨井豈不塞邪！古者井田，九頃八家，環而居之，一夫食一頃，中一頃樹蔬凿井，而八家共汲之，所以籍齊民而重泄地氣。以小喻大，人身有疮，不医即死，木有疮，久不封即亦死。地有千万疮，于地何如哉？古者八家共一井，今家有一井，或至大家至于四五井，十倍多于古。地气漏泄，则所產脆薄，人生于地内，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浑刚坚一，寧不由地气泄漏哉？《易》曰“改邑不改井”，此取象言安也，非井不可塞也。天下每州，春秋二时，天子许抽当所上赋锡宴，其刺史及州吏必廓其地为大字，以张其事。黄州当是地，有古井不塞，故为文投实以土。

### 题荀文若传后

荀文若為操画策取兗州，比之高、光不弃关中、河内；官渡不令还许，比楚、汉成臯。凡為籌計比拟，无不以帝王许之，海内付之。事就功毕，欲邀名于汉代，委身之道，可以為忠乎？世皆曰曹、马。且东汉崩裂纷披，都迁主播，天下大乱，操起兵东都，提献帝于徒步困饿之中，南征北伐，仅三十年，始定三分之业。司马懿安完之代，窃发肘下，夺偷权柄，残虐狡譎，岂可与操比哉。若使操不杀伏后，不诛孔融，不囚杨彪，从容于揖讓之间，虽慙

于三代，天下非操而谁可以得之者？纣杀一比干，武王断首烧尸，而灭其国。桓、灵四十年间，杀千百比干，毒流其社稷，可以血食乎？可以坛墀父天拜郊乎？假使当时无操，献帝复能正其国乎？假使操不挟献帝以令，天下英雄能与操争乎？若使无操，复何人为苍生请命乎？教盗穴墙发柜，多得金玉，已复不与同挈，得不为盗乎？何况非盗也。文若之死，宜然耶。

## ●樊川文集第七

中书舍人杜牧

唐故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遗爱碑

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讲议政事，及于循吏，且称元和中兴之盛，言理人者谁居第一？丞相擢言：“臣嘗守土江西，目覩观察使韦丹有大功德被于八州，歿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爲理，所至人思，江西之政，熟于听闻。”乃命首臣纘于衆上丹之功状，聯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诏书，授史臣尚书司勳员外郎杜牧，曰：“汝爲丹序而铭之，以美大其事。”

臣某伏念天寶、建中艰难之余，根于河北，枝蔓于齐、鲁、梁、蔡。辟爲章句书生以蜀叛，錡爲宗室老以吴叛。其他高下其目，跂而欲飞者，往往皆是。宪宗皇帝高听古议，广谏益圣，任贤使能，考校法度，号令未出，威先雷霆。十有四年，擒殛凶狠，方行四海，罔不率伏。当是时，凡五征兵，解而复合，仅八周岁，天下晏然，不告劳苦，实以守土多循良吏，而丹居第一。周召伯治人于陝西，召穆公有武功于宣王时，仲尼采《甘棠》《江汉》之诗，弦而歌之，列于《风》《雅》。班固叙汉宣帝中兴名臣，言治人者亦首述黄霸、龚遂，次将相下。今下明诏刻丹治效，令得与元和功臣，彰中兴得人之盛，悬于无穷，用古道也。

謹案韦氏自汉丞相贤已降，代有達官，寬有大功于后周，封郟国公。郟公曾孙幼平，爲岐州参军；生抱贞，爲梓州刺史；生政，爲汉州雒县丞，贈右谏议大夫；雒县生武阳公。公字文明，以明《五经》登科，授校书郎、咸阳尉，以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佐张献甫于邠宁府。征爲太子舍人，迁起居郎，检校吏部员外郎，侍御史，河阳行军司马。未行，改驾部员外郎。会新罗国以丧来告，且称立君，拜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章服金紫，吊册其嗣。新罗再以丧告，不果行，改容州经略使，筑州城环十三里。因悉城管内十三州，教种茶麦，多开屯田，黄贼畏服，诏加太中大夫。贞元末，拜河南少尹，连拜检校秘书监，兼御史中丞、郑滑行军司马，皆未至。拜右谏议大夫。

宪宗即位，刘辟以蜀叛，议者欲行贞元故事，请释不诛。公再上疏曰：“今不诛辟，则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唯两京耳，此外而谁不爲叛？因拜劔南东川节度使、兼御史大夫。时刘辟急攻梓州，公至汉中，表言攻急守坚，不可易帅，高崇文客军远鬪，无所资，若与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遂召拜晋、慈、隰三州观察使。

不半岁，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观察使。洪操章江，上控百越，爲一都会。屋居以茅竹爲俗，人火之余，烈日久风，竹蔓自焚，小至百家，大至荡空。霖必江溢，燥必火作，火水夹攻，人无固志，倾摇懈怠，不爲旬月生産计。公始至任，计口取俸，除去冗事，取公私钱，教人陶瓦，伐山取材，堆栈亿计。人能爲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赋，徐责其直，自载酒食，以勉其劳。初若艰勤，日成月就，不二周岁，凡爲瓦屋万四千间，楼四千二百间，县市营厰，名爲栋宇，无不创爲。派湖入江，节以斗门，以走暴涨。辟开广衢，南北七里，荡漂污壅，筑堤三尺，长十二里。堤成明年，江与堤平。凿六百陂塘，灌田一万顷，益劝桑苎，机织广狭，俗所未习，教劝成之。凡三周年，成就生遂，手爲目覩，无不如志。

公之爲政，去害兴利，机决势去，如孙、吴乘敌，不可当向。辅以经术，仁抚智诱，慈母之心，赤子之欲，求必得之，故人自尽力，所指必就。子産治郑，未及三年，国人尚谤。黄霸治颖川，前后八年，始曰愈治。考二古人行事，与公相次第，不知如何。元和五年薨，年五十八。其铭曰：

章武皇帝，披攘经营。凡十四年，五大征兵。人不告病，肩于太寧。将相是矣，岂无循良。考第理行，谁高武阳？武阳所至，爲人父母。于洪之功，洞无前古。洪始有居，水火是苦。二者夹攻，死无处所。曰天所然，不嗟不诉。武阳始至，材瓦是聚。公钱不足，以俸爲助。能爲居宇，贯贷付与。日载酒肴，如无稚乳。不督不程，诱以美语。未二周星，创数万堵。几半重楼，如《诗》翬羽。綢以长堤，繚四千步。明年水平，人始歌舞。灾久事巨，一日除去。灌田万顷，益种桑苧。俗所未有，罔不完具。寂寥千年，谁守兹土？大中圣人，元和是师。图赞功劳，武阳岂遗。乃命史臣，刻序碑辞。宠假武阳，爲人慰思。训劝守吏，勉于爲治。

### 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并序】

唐佐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讳某，字某。八代祖弘，以德行儒学相隋氏，封奇章郡公，赠文安侯。文安后四世讳鳳及，仕唐爲中书门下侍郎、脩国史，于公爲高祖。文安后五世集州刺史、赠给事中讳休充，于公爲曾祖。集州生太常博士、赠太尉绍，太尉生华州郑县尉、赠太保讳幼闻，太保生公，孤始七歲。长安南下杜樊乡东，文安有隋氏赐由数顷，书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爲学，不出一室，数年业就，名声入都中。故丞相韦公执谊，以聪明气势，急于褒拔，如柳宗元、刘禹锡辈，以文学秀少，皆在门下。韦公亟命柳、刘于樊乡访公，曰愿一得相见。公乘驴至门，韦公曰：“是矣。东京李元礼爲后进师，隋奇章公仁德禄位，二者包而有之。”

登进士上第。元和四年，应贤良直谏制，数强臣不奉法，忧天子炽于武功，诏下第一，授伊阙尉。以直被毁，周歲凡十府奏取不下。伊阙满歲，郗公士美以昭义军书记辟，凡三上请，诏除河南尉，拜监察御史。丁母夫人忧，制终复拜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迁礼部员外郎、都官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改考功员外郎、集贤殿学士、库部郎中、知制诰，赐五品命服。

半岁，迁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赃数万败，穆宗得偏辞于中，称直臣冤，且言有才，宰相言格不用。公以具狱奏，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公曰：“彼不才者，无饱食以足妻子，安足虑。”上设法令，所以缚束有才者，禄山、朱泚，是才过人而乱天下。”上因可奏，曰：“善”。赐章服金紫，迁户部侍郎，掌财赋事。上益亲重，欲相之。

会中书令韩弘男公武谋曰：“大人守大梁二十年，齐、蔡诛后始来朝，今不以财授中外，设有飞一辞者，谁与保白。”公武賚弘书献公钱千万，公笑曰：“此何名爲？公亟持去。”明年，弘、公武继卒，主藏奴与吏讼于御史府，上怜弘大臣，父子并死，稚孙将家事，走中使至第，尽取财簿自阅视。凡中外主权多纳弘货，独朱勾细字曰：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上大喜，以指歷簿徧视旁侧，曰：“果然吾不谬知人。”言讫，殿上皆再拜呼万岁。寻以本官平章事。明年，正位中书侍郎，加银青三品，兼集贤大学士，监脩国史。

敬宗即位，与武士畋宴无时，征天下道士言长生事，公亟谏曰：“陛下不读玄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静養生，彼道士皆庸人，徒夸欺虚荒，岂足师法。”未一歲，请退，不许，连四月日间，以疾辞。乃以鄂岳六州建节，号武昌军，命公爲礼部尚书、平章事，爲节度使。公始至，问民尤苦，皆曰：“城土疏恶，歲输■〈襄〉【音义同壤】竹爲苦具，奸吏旁缘，主爲侵取，费与税等，歲久，前后政欲昼计策，讫无所施。”公即除去冗长，用公私钱陶埴成城，凡五年乃就。

明年，文宗即位，就加吏部尚书。明年，急征拜兵部尚书、平章事，重拜中书侍郎、弘文大学士。郑注怨宋丞相申锡，造言挟漳王爲大逆，状迹牢密，上怒必杀。公曰：“人臣不过宰相，今申锡已宰相，假使如所谋，岂复欲过宰相有他图乎！臣爲中丞，爰申锡忠良，奏爲御史，申锡心臣敢以死保之。”上意解，由是宋不死。

大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贄寶玉来朝，礼倍前时，尽罢东向守兵，用明臣附。李太尉德裕时殿劔南西川，上言维州降，今若冠生羌三千人，烧十三桥，擣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韦皋二十年至死恨不能致。事下尚书省百官聚议，皆如劔南奏。公独曰：“西戎四面各万里，来责曰何事失信？养马蔚茹川，【在平凉郡西。】上平凉坂，万骑缀回中，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西南遠数千里，虽百维州，此时安可用？弃诚信，有利无害，匹夫不忍爲，况天子以诚信见责于夷狄，且有大患。”上曰“然”，遂罢维州议。

大和六年，检校右仆射、平章事、淮南节度使。六年至开成二年，连上章请休官，诏益不许。公曰：“臣惟退罢，可以行心。”夏五月，以兵付监军使，拜疏乞，就道。除检校司空，留守东都。明年拜左仆射。上恐公不起，诏曰：“朕比有疾，良已，思一面叙。”公不得已，至阙下一拜谢，闭门不出。明年，检校司空、平章事、襄州节度使，出都门，赐黄彝樽、龙杓，凡六品，名出《周礼》，诏曰：“精金古器，用以比况君子，非无意也。”襄州七年饶假军人，入赋不一，公至据地造籍，免贫弱四千万，均入豪彊，皆曰甘心，不出一怨言。

明年，武宗即位，就加司徒。会昌元年秋七月，汉水溢堤入郭，自汉阳王张柬之一百五十岁后，水爲最大。李太尉德裕挟维州事，曰修利不至，罢爲太子少师。未几检校司徒，兼太子少保。明年，以检校官兼太子太傅、留守东都。刘稹以上党叛诛死，时李太尉专柄五年，多逐贤士，天下恨怨，以公德全畏之，言于武宗曰：“上党轧左京，控山东，刘从諫父死擅之，十年后来朝，加宰相，纵去不留之，致稹叛，竭天下力，乃能取。”此皆公与李公宗闵爲宰相时事。从諫以大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拜阙下，实以其月十九日节度淮南；明年正月，从諫以宰相东还。河南少尹吕述，公恶其爲人，述与李太尉书，言稹破报至，公出声叹恨。上见述书，复闻前纵从諫去，叠二怒，不一参校。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贬至循州员外长史，天下人爲公援手咤骂。公走万里瘴海上，二年恬泰若一无事。

今天子即位，移衡州、汝州长史，迁太子少保、少师，凡四年复位。大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薨于东都城南别墅，年六十九。天子恫伤，不朝两日，册赠太尉，天下善人，执手相吊哭。

公忠厚仁恕，庄重敬慎，未尝以此八者自勉，而终身益笃。爲宰相，急于铨品，凡名清官，不忍持一资以假非其人。以道德谟于天子，每指古义爲据，有言机利克迫，必釳【音华】**■**〈各引〉【力各切】使之摧破。三大邦去苛碎条约，除民大患，其轻巧吏欲贼公爱恶，希向所爲，浑然终不能见，故所至必大治。衣冠单穷，出俸钱嫁其子女，月与食，歲与衣，资送其死丧，凡数百家。李太尉志必杀公，后南谪过汝州，公厚供具，哀其穷，爲解说海上与中州少异，以勉安之，不出一言及于前事。镇武昌时，军容使仇士良爲监军使，公律以礼敬。暑甚，大合军宴，拱手至暮，一不摇扇。益自俭克，平居非公事不出内屏，周三歲，语言举止，率有常度。仇军容开成末首议立武宗，权力震天下，每言至公，必合手加颡曰：“清德可服人，但过恡官财，与人无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誉，不敢怨毁，淡居其中。”

公始自河南荐乡贡士，爲郎官考吏部科日选，三开幕府，中丞宰相外，凡取六十余人，上至将相，次布台阁，皆当时名士。每暇日讌语寮吏，必言古人脩身行事，旁诱曲指，微警教之，不以己所长人所不及裁量高下，以生重轻。后进归之，承望声光，得一言许可，必自矜重。

夫人辛氏，以公封张掖郡，赠仆射祕之长女，士林称爲“妇师”，凡三十年，前公八年歿。五男六女。长曰蔚，监察御史，次曰藁，浙南府协律郎，皆以文行登进士第，不籍公势；次曰奉倩，河南府洛阳尉；弟二人，皆稚齿。长女嫁户部郎中上党苗愔，次女嫁河中节度副

使、检校郎中范阳张洙，次女嫁河南府士曹、集贤校理常山张希复，次女嫁前进士邓叔，次女未笄，一人始数岁。以某年月日，葬少陵南某乡某里。铭曰：

道既讹衰，必有以扶。厥公之生，以隆其沔。幽以烛明，曩【音汉，干也。底本作“映”，误。】以雨濡。以教其徒，以佐天子。灭绝霸驳，如有枢柅。摽揭峙倚，巍乎二纪。臣宗德老，巨杰魁壘。孰为忌畏？潜去南海，不校不辩。旋复显大，百行浑圆。隣于及年，以归其全。

#### 唐故东川节度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赠司徒周公墓志铭

周平王次子烈封汝坟侯，秦以汝坟为汝南郡，侯之孙因家焉，遂姓周氏。自烈十八世至西汉周仁，继烈封侯。其后逃西晋乱，南去黄岗。灵起仕梁为桂州刺史，生炅，在陈为车骑将军。炅生法明，年十二，一命为巴州刺史，陈灭臣隋，为赵之真定令。隋乱归黄岗，起兵取蕲、安、沔、黄，武德中，籍四州地请命，授总管安十六州军事、光禄大夫，封国于道。太宗命虞世南铭书墓碑。相国为六代孙，曾祖恽，汝州梁县令；祖沛，左拾遗；皇考頌，右骁卫兵曹参军，赠礼部侍郎。

公少孤，奉养母夫人以孝闻。举进士登第，始试秘书正字、湖南团练巡官。母夫人亡，哭泣无时，里人过公庐，曰：“无惊周孝子。”后自留守府监察真拜御史、集贤殿学士。李宗闵以宰相镇汉中，辟公为殿中侍御史、行军司马。

后一年，复以殿中书职征归。时大和末，注、训用事。夏六月，始逐丞相宗闵，立朋党语，钩挂名人，凡白日逐朝士三十三辈，天下悼惧以目。受意附凶者，屡以公为言，注、训曰：“如去殿中，恐人益惊。”竟不敢议。注、训取公为起居舍人。文宗复二史故事，公濡笔立石螭下，丞相退，必召语旁侧，窥帝每数十顾。迁考功员外郎，帝曰：“周某不可不见，宜兼前官。”数月，以考功掌言。谢日，帝曰：“就试翰林。”公辞让坚恳，帝正色以手三摩之，遂兼学士。迁职方郎中、中书舍人，政事细大，必被顾问，公终身不言，事故不传。

武宗即位，以疾辞，出为工部侍郎、华州刺史，八禁军二十四内司居华下者，籍役等百姓，不敢妄出一辞。李太尉德裕伺公纆失，四年不得，知愈治不可盖抑，迁公江西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公既得八州，施展教令，申明约束，发以虔守陈奔贓，坐奔以法死，吏手胶拳，穷乡远井，如公在旁。缚出洞寇刘大朴，大朴徒数百人，斫拨根脉，无有遗失。彭蠡东口，戍五百人，上下千里，无一贼迹。迁礼部尚书、郑滑节度使。老将某项领不如教约，公鞭背降为下卒，声北入魏，皆曰：“周尚书文儒，能治百姓，仁爱兵士，而复敢尔，是岂可犯。”九岁，入拜兵部侍郎、度支兼户部吏曹事，积边粮谷九十万石。

今天子即位，二年五月，以本官平章事。后一月，正位中书侍郎、监修国史，就加刑部尚书。因河湟事议不合旨，以检校刑部尚书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明日，入谢，面加检校右仆射。

公自举进士第，非其人不交言，旁睨后进，镌心镂志。及为将相，近取远挽，悉置于位。李太尉德裕会昌中以恩换元和朝实录四十篇，益美其父吉甫为相事，公上言曰：“人君唯不改史，人臣可改乎？《元和实录》皆当时名士目书事实，今不信，而信德裕后三十年自名父功，众所不知者而书之。此若垂后，谁信史？”竟废新本。

并帅王宰铲所部财货，承事贵幸，自请来朝，声言我取平章事镇大梁。公上言曰：“宰破太原，取汴州，不知天下治所凡几得如太原、汴之大者，可饱宰欲？乞宰还镇自补其残。”后二日，还宰诏下。驸马都尉韦让求为京兆尹，公言曰：“尹坐堂上，阶下拜二赤县令，属官将百人，悉可答辱。非有德者，京兆不可为，岂止取吏事。”让议竟寝。自此非道求进者鼠循自屏。

及镇东蜀一岁，欲归闲洛师，微得风恙。公曰：“我今去是以疾去，疾愈去非晚。”大中

五年，歲在辛未，二月十七日，薨于位，享年五十九。讣至，废朝三日，册贈司徒，命諫议大夫卢懿吊賻其家。

公信于朋友，公于爲官。事嫠姊，出告返面，家事不敢自专。同曾祖兄弟入门，呵咎奴婢，衣服饮食无二等。免相位西去，送公还者，虽武将散秩，叹惜咨嗟，曰：“周相公无私，我惜其去，岂有私乎！”夫人义兴蒋氏，先公某年终。生二男一女。长曰寬饶，崇文校书；次曰咸喜，京兆参军，皆孝謹有文学。女嫁起居舍人薛蒙。大中六年，岁次壬申，二月十二日，归葬先茔河南府河南县穀阳乡立行里。铭曰：

姬之支封，国自爲姓。以周爲氏，入唐不盛。烈后几世，厥生贤孙。当唐中兴，爲唐相臣。文思天子，跨古爲治。提起王道，以公爲倚。远音刚蹊隙窍，去者鸟驶。谁塞谁棘，劳公碎指。三屏大邦，骏壮武事。哺抚稚老，父母赤子。曰将曰相，公其愧几。指古爲比，公其无愧。以公遗去声唐，而后公死。不锡寿考，谁其辩之？

## ●樊川文集第八

中书舍人杜牧字牧之

唐故岐阳公主墓志铭

宪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册封岐阳公主，下嫁于今工部尚书、判度支杜公悰。始，宪宗时，宰相权德輿有壻独孤郁，爲翰林学士，帝爱其才，因命宰相曰：“我嫡女既笄可嫁，德輿得壻独孤，我岂不得耶？可求其比。”后丞相吉甫进言曰：“前所奉诏，臣謹搜其人。”因名我烈祖司徒岐公曰：“有孙儿悰，年始弱冠，有德行文学，秀朗严整。臣嘗爲司徒吏，熟其家事，官族世婚，习尚守治，臣一皆忖度，疑悰可以奉诏。”帝即召尚书见，与语大悅，受殿中少监，服章金紫。以元和八年某月日，主下嫁于杜氏，上御正殿，礼毕，由西朝堂出，节幡鼓铎，仪物毕备，引就昌化里赐第，上御延喜楼，驻止主轮，尚书及宾侍，酒食金帛，奏内乐降嫔御送行。赐第堂有四庑，绩椽藻栌，丹白其壁，派龙首水爲沼。主外族因请，愿以尚父汾阳王大通里亭沼爲主别館。当其时，隆贵显荣，莫与爲比。

主实宪宗皇帝嫡女，穆宗皇帝母妹，敬宗皇帝、今天子亲姑，尚父汾阳王子仪外曾孙。太皇太后始以正妃事宪宗，以太后、太皇太后爱養三朝，凡四十年，德厚慈恕，化充六宫，主以一女之爱，降于杜氏，逮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宜爲妇礼者，不翅尹试数十人，主卑委怡顺，奉上抚下，终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礼度，二十余年，人未尝以丝髮间指爲贵骄。始与尚书合谋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穷屈，奏请纳之，上嘉叹许可，因锡其直，悉自市寒贱可制指者。自是闭门落然，不闻人声，尚书读书考今古治乱，主职妇事，承奉夫族。时岁献饋，吉凶賻助，必亲自经手，池塞館陔，辟球場种树，不数十年，搢绅间杂然称尚书爲贤。

尚书旋出爲澧州刺史，主后尚书行，郡县闻主且至，杀牛羊大爲数百人供具，主至，后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驴鬪茸，约所至不得肉食，驿吏立门外，舁饭食以返。不数日间，闻于京师，衆哗说以爲异事。尚书在澧州三年，主始入后出，中闲不识刺史厅屏。尚书治澧州，考治行爲天下第一，后爲大司徒、京兆尹、鳳翔节度使，朝廷屈指比数，以爲凡有中外重难，非尚书不可。主贤益彰，虽至宫闈贵号，亦加尊敬。姑凉国太夫人寢疾，比丧及葬，主奉養蚤夜不解带，亲自尝药，粥饭不经心手，一不以进。既而哭泣哀号，感动他人。

尚书后爲忠武军节度使，所治许州创爲节度府五十年，南迫于蔡，屋室卑庳，主居无正堂，处东支屋，恬然六年。许军疆雄，且撑剧寇，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己，部曲家人，疵政弛法，习爲循常，有司用比边障远地，擲置不问，民亦甘心。尚书再治之，老民相率两走

阙下，遮丞相马叩头乞留，请树生祠。及诏追去，攀缘携扶，哭于道路。尚书治外，主治内，尚书所至必称，崩崩士力反为公伟人，主实有内助焉。穆宗以皇太后，敬主尤为亲信，俯首益卑，车服侍使，愈自贬抑，觐谒温清外，口不言他事。讫穆宗朝，人不以亲贵称。

当贞元时，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真、张孝忠子聃为国婿。宪宗初宠子頔，来朝，以其子配以长女。皆挟恩佩势，聚少侠狗马为事，日截驰道，纵击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问，戚里相尚，不以为穷弱。自主降于尚书，壁绝外之，初怒中笑，后皆敬畏。累圣亦指示主德以诫警之，至于今，以主、尚书显重于中外，戚里亦皆自检敛，随短长为善，于是旧俗灭不复有。

尚书自许奉急追诏，主有疾小愈，强不肯留，曰：“去朝兴庆宫，纵死于道，吾无恨。”以开成二年十一月某日，薨于汝州长桥驿亭，年若干。上废朝三日。其年十二月某日，主丧至京师，比及葬，两宫吊问，相继于道。开成三年某月日，上御正殿，诏丞相嗣复摄中书令正衙宣册，谥曰莊淑大长公主。某年某月日，祔葬于万年县洪原乡少陵原尚书先茔，礼也。生男二人，长曰辅九，年十岁；次曰杨十，始二岁。女二人。某于尚书为从父弟，得以实铭。铭曰：

章武皇帝，唐中兴主。刑于正妃，教及嫡女。婉婉帝子，下嫁时贤。影逐响答，随顺缠绵。杜氏大族，枝蔓蝉联。上有舅姑，高堂俨然。螭绶龟章，玉佩金轩。养色悦意，侍后承前。人不我贵，我敬我虔。始终尽礼，大小周旋。余二十年，谁兴间言。贵不召骄，富不期侈。是此四者，倏相首尾。自古名士，或泥于此。孰谓帝子，超脱摆弃。妇职是勤，夫言是指。池荒馆陟，屏外不履。淑德柔风，天下倾耳。宜乎寿考，归女婚子。不锡全祉，孰提神纪。幽石有志，显笔有史，流于千祀。

#### 唐故宣州观察使御史大夫韦公墓志铭并序

韦公会昌五年五月头始生疮，召子婿张复鲁曰：“三稚女得良婿，死以是托，墓宜以池州刺史杜牧为志。”复鲁曰：“公去岁两疮生头，今始一，尚微，何言之深？”公曰：“吾年二十九官校书郎时，尝梦涉澧水，既中流，有二人若举符召我者。其一人曰：‘坟墓至大，万日始成，今未也。’今万日矣，天已告我，我其可逃乎？”谢医不问。以其月十四日，年五十八，薨于位。公从父弟某书公切行，以公命来命牧，牧位哭，序且铭之。

公讳温字弘育。韦氏自殷、周、秦、汉，丘明、马迁、班固辈争书其人，以光其所为书。至后周逍遥公复，出世家贵富中，隐身行道，当其时及后代论者，以蜀严谷口不能为比。逍遥公五世生潞州上党尉、赠谏议大夫希元，上党生吏部侍郎、赠太尉肇，吏部生右补阙、翰林学士、古散骑常侍致仕、赠司空绶，常侍生公，于逍遥公为九代孙。年十一，以明经取第，为太常寺奉礼郎、秘书省校书郎，选判入等，咸阳尉、监察御史，公曰：“是官岂奉养所宜耶！”上疏乞免，改著作佐郎。

当贞元中，常侍公事德宗为翰林学士，帝深于文学，明察人间细微事，事有密切，多委之。岁久，忧畏病心，帝曰：“某之心，我其尽之。”以致仕官屏居西郊，公早夜侍侧，温清饮食，迎情解意，一经心手，积二十余年。丁常侍丧，自毁不欲生。后相国李公逢吉以相印镇武昌，皆虚上职，书卑辞至门，公起赴武昌，未至府，拜监察御史，迁左补阙，事文宗皇帝。时宰相百吏，源条帝功德，谥号上献，公独再疏曰：“今蜀之东川川溢杀万家，京师雪积五尺，老幼多冻死，岂崇虚名报上帝时耶？”帝乃止，遂讫十五年不答尊号事。改侍御史、尚书吏部考功员外郎。

当大和九年，文宗思拔用德行超出者，以警慢天下，故公自考功不数月拜谏议大夫，召为翰林学士，遂欲相之。公立银台外门，下拜送疏入，具道先常侍遗诫，子孙不令任密职，言恳志决，因命掌书舍人阁下，公复坚让。不半岁，转太常少卿。一岁，迁给事中、皇太子

侍读。公复陈先诚，以侍读辞，自宰相皆曰：“帝以一子请教于公，是宜避邪？”公不听，凡拜三章，帝终不能夺。

灵武节度使王晏平罢灵武，以战马四百疋、兵器数万事去，罪成，贬康州司户，不旬日，改抚州司马。仙韶院乐官尉迟璋以乐官授光州长史。晏平以财胶贵幸，璋大有宠于上，公皆封诏书上还，上比谕之，公持益急，竟以康州还晏平，璋免长史。庄恪太子得罪，上召东西省御史中丞、郎官于内殿，悉疏庄恪过恶，欲立废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群公低首唯唯，公独进曰：“陛下唯一子，不教，陷之至是，太子岂独过乎？”上意稍平。不数日，迁尚书右丞，朱衣鱼章。迁兵部侍郎，亟请丞相，愿爲治人官，出爲陝州防御使、兼御史大夫，服章金紫。

迴鹘窥边，刘稹继以上党叛，东征天下兵，西出禁兵，陝当其冲，公抚民供事就，不两告苦。入爲吏部侍郎，典一冬选，老吏无所卖。复以御史大夫出爲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赋多口衆，最于江南。公急恶寃穷，益自俭苦，刑律其俗，凡周一歲，无所更改，自至大治。

公幼不戏弄，冠爲老成人，解褐得官，出羣衆中，人不敢旁发戏嫚。及爲公卿，在朝廷省閤中，大臣见公，若临絕壑，先忖度语言举止，然后出发。其所执持不可者，笔一落纸，言一出口，虽天子宰相知不能夺，俯委遂之。不以德行尚人，人自敬畏；不施要结于人，人自亲慕。后进凡持节业自许者，获公一言，矜奋刻削，益自贵重。官卑家贫时，主将家事，在私闾内，高、曾兄弟，镌琢教诱，嫁娶衣食，无有二等。疾甚将终，悉召亲属宾吏，称先常侍诗句云“在室愧屋漏”，因曰：“今知没身不负斯诚。”遂涕下不禁。当夫子世，得七十子，国小俗俭，复有圣人爲之师，使生于今，与公相后先，必有能品之者。

夫人陇西李氏，赞善大夫恂之女，先公四岁终。四男：长確，前国子监四门助教；次曰璆，前明经；次曰瓌；次未免乳。女四人：长嫁南阳张复鲁，复鲁得进士第，有名于时，为试太常寺協律郎、鄂岳观察支使，其下皆稚齿相次。铭曰：

德则至矣，位其充乎？如其充兮，可大厥功。以施生人，天先告之。万日之期，天实爲之。

#### 唐故处州刺史李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方玄，字景业，刑部尚书、贈司空贞公长子。贞公事宪宗皇帝，兄弟受寄四鎮。在汉南时，战淮西未利，监军使崔谈峻谗言中，入爲太子宾客。后淮西平，李光顏移郑滑，陈许无帅，帝闲譙独言曰：“劲兵三万，谁可付者？”谈峻侍侧，曰：“有大臣，家不三十口，俸钱委库不取，小僮跣足市薪，此可乎？”帝曰：“谁爲者？”谈峻进，即以贞公言，帝即日起贞公爲陈许帅。其俭德服人如此。

景业少有文学，年二十四，一贡进士，举以上第，升名解褐，裴晋公奏以秘书省校书郎，校集贤殿秘书。聰明才敏，老成人争与之交。后以協律郎爲江西观察支使裴谊观察判官，有杀人狱，法曹官断成，当死者十二人，景业讯覆，数日内活十二人冤，尚书以上下奏考。裴公移宣城，授大理评事、团练判官。后尚书冯公宿自兵部侍郎节鎮东川，以监察里行爲观察判官。不一歲，御史府取爲眞御史，分察盐池左藏吏盜隱官钱千万岳，竟迁左补阙，遇事必言，不知其他。丞相固言以门下侍郎出鎮西蜀，奏景业以检校礼部员外郎参节度军谋事，仍賜緋鱼袋。征拜起居郎，出爲池州刺史。

始至，创造籍簿，民被徭役者，科品高下，鳞次比比，一在我手，至当役役之，其未及者，吏不得弄。景业尝叹曰：“沈约身年八十，手写簿书，盖爲此也，使天下知造籍役民，民庶少活。”复定戶税，得与豪猾沉浮者，凡七千戶，袞入贫弱，不加其赋。堤州南五里，以涉爲衢。凡裁減蠹民者十余事。城东南隅树九峯楼，见数千里。凿齐山北面，得洞穴，怪石不可名状，刊石于巖下，自纪其事。凡四年，政之利病，无不爲而去之，罢去上道，老民

攀哭。

景业季父刑部侍郎建，与贞公以德行文学，俱高一时，时之秀俊，半归李氏门下。景业复聪明少锐，俭苦温谨，早与长者游，备知天下之所治，尝慷慨有意于经纶。少在诸侯府，入为朝官，出为刺史，早夜勤苦，为学不已，屈指计量，必伸己志，虽时之名士，亦以此许之。罢池，廉使韦公温籍干宣城。会昌五年四月某日，卒于宣城客舍，年四十三。

七代祖逖，后周柱国大将军、都督熊陝十六州、阳平郡公。曾王父珍玉，绵州昌明令。昌明生雅州别驾、赠右仆射，仆射生贞公逊。先夫人荜阳郑氏，赠本县太君；后夫人范阳卢氏。男若干，女若干人。铭曰：

显莫识其端，幽莫见其绪。已乎景业，何付与之多，而夺之何遽？夭颜病冉，孔不知其故。于景业兮，杳欲何语？呜呼哀哉！

### 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志铭【并序】

亡友邢涣思讳群。牧大和初举进士第，于东都一面涣思，私自约曰：“邢君可友。”后六年，牧于宣州事吏部沈公，涣思于京口事王并州，俱为幕府吏。二府相去三百里，日夕闻涣思欣助并州，巨细合宜。后一年，某奉沈公命，北渡扬州聘丞相牛公，往来留京口。并州峭重，入幕多贤士，京口繁要，游客所聚，易生讥议，并州行事有不合理，言者不入，涣思必能夺之。同舍以为智，不以为颀；并州以为贤，不以为僭侵；游客贤不肖，不能私谏议以一辞。公事宴讙，涣思口未言，足未至，缺若不圆。某曰：“往年私约邢君可友，今真可友也。”

卢丞相商镇京口，涣思复以大理评事应府命。今吏部侍郎孔温业自中书舍人以重名为御史中丞，某以补阙为贺客，孔吏部曰：“中丞得以御史为重轻，补阙宜以所知相告。”某以涣思言，中丞曰：“我不素知，愿闻其为人。”某具以京口所见对。后旬日，诏下为监察御史。

会昌五年，涣思由户部员外郎出为处州。时某守黄州，岁满转池州，与京师人事离阔，四五年矣，闻涣思出，大喜曰：“涣思果不容于会昌中，不辱吾御史举矣。”涣思罢处州，授歙州，某自池转睦，歙州相去直西东三百里，问来人曰：“邢君何以为治？”曰：“急于束缚黠夷。冗事弊政，不以久速，必务尽根本。”某曰：“邢君去缙云日，稚老泣送于路，用此术也。”复问：“闲日何为？”曰：“时饮酒高歌极欢。”某曰：“邢君不喜酒，今时饮酒且歌，是不以用繁虑，而不快于守郡也。”复问曰：“日食几何？”曰：“嗜彘肉，日再食。”某凡三致专书，曰：“《本草》言是肉能闭血脉，弱筋骨，壮风气，嗜之者必病风。”数月，涣思正握管，两手反去背，仆于地，竟日乃识人，果以风疾废。舟东下，次于睦，两扶相见，言溢不能拜。语及家事，曰：“为宦俸钱，事骨肉亲友，随手皆尽。盖壮未期病，病未期死，今病必死，未死得至洛，幸矣，妻儿不能知矣。”

君进士及第，历官九，历职八。始太子校书郎，协律郎，大理评事，监察御史，京兆府司录，殿中侍御史，户部员外郎，处州刺史，歙州刺史。职为浙西团练巡官、观察推官、度支巡官，再为浙西观察推官，转支使，为户部员外郎、判度支案；伐刘稹，为制使，使镇魏料军食，赐绯服银章。初副李丞相回，再副高尚书铢，抚安上党三面征师。大和三年六月八日，卒于东都思恭里，年五十。邢氏，周公次子靖渊，封为邢侯，国灭因以为氏。西汉宇为太尉，子绥为司空，曾孙世宗光武时为骠骑将军，世宗玄孙颀因居河间。颀当曹魏时参太祖丞相事，终于太常。邢有河间、南阳，君实河间人，太常后也。后至晋、魏已降，皆有官禄。唐麟台郎中举于君为曾祖，麟台生奉天令待封，奉天生缙氏丞至和，君即缙氏子。

两娶，前夫人陇西李氏，忠州刺史佐次女，今夫人南阳张氏，寿州刺史植女。四男，曰恠、■（个皆）、温郎、寿郎。用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偃师县某乡里，葬有月日。其孤立使者，哭告于柩，来京师请铭。铭曰：

十五知书，二十有文。三十登进士，五十终刺史。才能温良，并包与之，而止于斯。七

政在天，一迴一旋。差以釐数，能穷知贤。贤者多天，不肖寿考。谁爲圣魁，孔不能究，无可奈何。付之以命，曰：“其如命何？”

● 樊川文集第九

中书舍人杜牧字牧之

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

大和元年举进士及第，乡贡上都，有司试于东都，在二都群进士中，往往有言前十五年有进士李飞自江西来，貌古文高。始就礼部试赋，吏大呼其姓名，熟视符验，然后入。飞曰：“如是选贤耶？即求贡，如是自以为贤耶？”因袖手不出，明日径返江东。某曰：“诚有是人，吾辈不可得与为伍矣。”后二年，事故吏部沈公于锺陵、宣城为幕吏，两府凡五年间，同舍生兰陵萧寘、京兆韩义、博陵崔寿，每品量人之等第，必曰：“有道有学有文，如李处士戡者寡矣，是卑进士不举尝名飞者。”某益恨未面其人，且喜其人之在世也。

大和九年，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今谏议大夫李中敏、左拾遗韦楚老、前监察御史卢简求咸言于某曰：“御史法当检谨，子少年，设有与游，宜得长厚有学识者，因访求得失，资以为官，洛下莫若李处士戡。”某谢曰：“素所恨未见者。”即日造其庐，遂旦夕往来。开成元年春二月，平卢军节度使王公彦威闻君名，掣卑辞于简，副以币马，请爲节度巡官。明年春，平卢府改，西归病于路，卒于洛阳友人王广思恭里第，享年若干。

君讳戡，字定臣，七代祖渤海王奉慈；祖杠，衢州盈川令；父■（廿登），婺州浦阳尉。浦阳晚无子，夫人吴兴沈氏梦一人，状甚伟，捧一婴儿曰：“予爲孔丘，以是与尔。”及期而生君，因名曰天授。君幼孤，旁无羣从可以附托，年十余歲，即好学，寒雪拾薪自炙，夜无然膏，默念所记。年三十，尽明《六经》书，解决微隱，苏融雪释，郑玄至于孔穎達辈凡所爲疏注，皆能短长其得失。一举进士，耻不肯试，归晋陵阳羨里，得山水居之，始开百家书，缘饰事业。每有小功丧，讫制不食肉饮酒，语言行止，皆有法度。阳羨民有斗诤不决，不之官人，必以诣君。

所著文数百篇，外于仁义，一不关笔。尝曰：“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纖艷不遑，非庄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媠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后代知有发愤者，因集国朝已来类于古诗得若干首，编爲三卷，目爲《唐诗》，爲序以导其志。

居江南，秀人张知实、萧寘、韩义、崔寿、宋邢、杨发、王广，皆趋君交之，后皆得进士第，有名声官职，君尚爲布衣，然于君不敢稍怠。君在洛中困甚，河阳节度使萧洪移鎮鄆州，谏议大夫萧俶以君言于洪，洪素敬谏议，即欲谒君以请，君曰：“人间哗言洪盗籍外戚，一窥其面能易吾死，尚且不忍死，况爲其党乎？”居数月，洪果败。

娶弘农杨氏女，早卒。子二人。长曰审之；次曰鼎郎，始五歲。以某年月，权葬于常州义兴县某乡里。某于君爲晚交，得君最厚，因爲之铭曰：

命如烟云，道比宫宅。烟云飘扬，莫知往来。爲道不至，无以偃息。有道有命，偶然相值。命不在我，不肖亦贵。岂可指此，与彼爲市。呜呼定臣，曰德孔脩，曰学必圣。飭我兢兢，一不言命。可传其心，以教后生。呜呼哀哉！

唐故淮南支使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杜君墓志铭

君讳顓，字胜之。曾祖凉州节度使、襄阳公、赠左仆射希望，大父司徒、平章事、太保致仕、岐国公、赠太师某，皇考驾部员外郎、赠礼部尚书某。君幼孤多疾，目视昏近，先夫人不令就学，年十七，读《尚书》十三篇，《礼记》七篇，《汉书》止《贾谊传》，下复执卷。年二十四，明年当举进士，始握笔，葺《阙下献书》、《裴丞相度书》，指言时事书，成各数千字，不半岁遍传天下。进士崔岐有文学，峭澁不许可人，诣门赠君诗曰：“贾马死来生杜顓，中间寥落一千年。”

年二十五，举进士，二十六一举登上第。时贾相国餽为礼部之二年，朝士以进士干贾公不获，有杰强毁嘲者，贾公曰：“我祇以杜某敌数百辈足矣。”始命试秘书正字、甌使判官。李丞相德裕出为镇海军节度使，辟君试协律郎，为巡官。后贬袁州，语亲善曰：“我闻杜巡官言晚十年，故有此行。”大和九年夏，君客扬州，六月，授咸阳尉、直史馆。君曰：“训、注必乱，可徐行俟之。”至汴，二凶败。及洛，以疾辞，东下居扬州龙兴寺。丞相奇章公僧孺请君入幕府，君谢曰：“李公在困，未愿副知己。”

开成二年春，目益昏，冬遂丧明。李为淮南节度使，复请为试评事，兼监察、观察支使。兄自冯翊迎医石至，曰：“是状脑脂下融，名曰内障，如蜡塞管，蜡去管明，俟脂凝可以抉去，无不愈者。”后二年，石曰“可治”，治不效。自冯翊别迎医，医曰：“嗟乎！障有赤脉，如木根横去，牢不可断，是法名曰日脚，内障生日脚者，法不可治。”君因居淮南，筑室治生，不复言治眼事，闻于天下，无不嗟叹。君安泰自如，令人旁读十三代史书，一闻不遗，客来与之议论证引，听者忘去。年四十五，大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卒。一男麟师，年十岁；女曰暑儿，始五岁。六年二月八日，归葬先茔，实万年县洪原乡少陵西南二里。某今年五十，假使更生十年为六十人，不夭矣，与君别止三千六百日尔！况早衰多病，敢期六十人乎，忍不抑哀，以铭吾弟。铭曰：

古之达人，以生为寄为梦，以死为归为竟，不知生偶然乎，其有裁受乎？偶然即泯为太空，与不生同，其有裁受乎？呜呼！胜之今既归而竟矣，其自知矣，何而为然而乎？呜呼哀哉！

#### 唐故灞陵骆处士墓志铭

灞陵骆处士，名峻，字肃之，华州华阴人也。当建中四年，年二十，游京师。值泚乱，为其党源休拘，委以事，处士逸，一日夕行二百里，拜亲于华阴。因啓度贼终不能东出百里间，乡里不足忧，愿得一见天子于艰危中。遂入奉天，至汉中，屡以兵食干执事者。后长安李懷光踵叛，关中公私饥，李、马、浑兵十余万，计日餽食，有司因请授处士岳州灞陵尉，繫职于馈运间。后四迁上扬州士曹参军。

至元和初，以母丧去职，哀哭滨死，终丧，因曰：“污吾迹二十余年者，食丰衣鲜，以有养也，今可以行吾志也。”乃于灞陵东坡下得水树以居之。相国杜公黄裳在蒲津，相国张公弘静在并州、大梁，浑尚书镐在易定，潘侍郎孟阳在蜀之东川，司徒薛公革在郑滑，皆挈卑词币马至门，曰：“处士不能一起助我为治乎？”皆以疾辞。长庆初，桂府观察使杜公凡两拜章，乞为梧州刺史，诏因授之。衆皆曰：“今黄家洞贼炽，邕、容兵连败，缩首不出，犹鼎鼐尔。交阯杀都护，复旱乱相仍，朝廷岂捐此三处，不以公治之，而久置公为梧守耶？”处士惨而让，祇以疾辞解，讫不言其他，尔后人知其坚不可复动矣。

田三百亩，菓蔬占其一，摔垦辛苦，不受人一钱惠。朝之名士，多造其庐，未尝以栖退超脱之高露于言色，温敬畏下，如勇于仕进者。论及当代利病，活人缓边之策，必齶齶尽吐，冀逢于在位者，至于安危机键之语，默不出口。尤不信浮图学，有言者必约其条目，引《六经》以窒之，曰：“是乃其徒盗夫子之旨而为其辞，是安能自为之。”善图山水状，鉴者比之朱审、王维之俦。里百家斗诉凶吉，一来决之。凡三十六年，无一日不自得也。以会昌元年十一月某日卒，年七十九。以某月日，归葬于华阴县先人之墓。

处士尝曰：“相国刘公晏不急征，不横赋，承乱亡之余，食数十万兵者二十余年，斯过萧何远矣。”每长短较量今古富人强国之术。我烈祖司徒岐国公、赵国公李公，当贞元、元和时，儒学术业冠天下，每与处士语，未尝不嗟叹其才，恨其尚壮，不可屈以仕，优礼接之。呜呼贤哉！铭曰：

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古之作者，穷栖自断【去声。】子伯子至，王霸久卧。向栩相赵，马良车焕，子夏高第，心中交战。处士之居，落青门畔。文驷连羈，绣轩交贯。危冠自喜音戲，首紫后绊。言讫揖去，一如不见。我齿未衰，谁知己知。岐公主师，见必迎喜，语必移时。论兵计食，屈指无遗。功名富贵，不能钓之。诸侯六辟，南服一麾。笑而不答，亦无事非。三百亩田，百实繁滋。三十六年，食具衣完。今其去矣，谁知其端。呜呼贤哉！

#### 唐故复州司马杜君墓志铭【并序】

公讳途，字谨夫，河西陇右节度使、襄阳公、赠司空之曾孙，司徒、岐国公、赠太师之孙，司农少卿、赠给事中之子。公以岐公荫，调授扬州参军、同州冯翊县丞、卫尉寺主簿、鄂州江夏县令、复州司马。年六十，某年月日，终于汉上别业。

岐公外殿内辅，凡十四年，贵富繁大，孙儿二十余人，晨昏起居，同堂环侍。公爲之亲，不以进，门内家事，条治裁酌，至于筐篋细碎，悉归于公，称谨而治。自罢江夏令，卜居于汉北泗水上，烈日笠首，自督耕夫，而一年食足，二年衣食两余，三年而室屋完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具。凡十五年，起于垦荒，不假人之一毫之助，至成富家翁，常曰：“忍耻入仕，不缘妻子衣食者，举世几人？彼忍耻，我劳力，等衣食尔，顾我何如？”后授复州司马，半岁弃去，终不复仕。以某月日，归葬于长安城南少陵原司马村先茔，某爲从父弟，泣涕而书铭曰：

公侯之家，所业唯官。薄官业农，垦荒室完。入仕多耻，以农力劳。等衣食尔，劳力者贤。归全故丘，庆期孙子。

#### 唐故邕府巡官裴君墓志铭

君讳希顔，字某。裴氏于百氏中，独標其族曰眷，三分之爲东西中，君东眷裴，在国朝名位最大曰冕，艰难中定册立肃宗于灵武而相之，继相代宗，仅十五年，国史有传。冕于君爲堂伯祖父。王考某，终朗州刺史，娶宣州宁国令蒙阳郑某女，生四男，君爲首生。朗州爲整屋、河西令，道、朗二州刺史，公廉刚简，强于爱人，凡关百姓一毫事，与京兆尹、节度使争论，大声于延府间，前如无人。然未尝以杖责治家，家人有过失则谕之，谕不变者，出之爲良人，终不忍牵鬻于市。将终，郑夫人泣请遗令，曰：“吾之厩驪，爲整屋时役之，今踰十年，听其老死，慎不可卖。”言讫而絶。君生寢染仁父之化，温良柔友，穷居郾县，飢寒余二十年，未尝出一言以愠不足。司农卿裴及爲邕府经略使，辟君爲从事，得南方疾归。大中二年某月日，卒于其家，享年若干。不娶，无子。某娶裴氏，实君之私，其弟觉泣来请铭。铭曰：

淑其性，生无位，死无子，孰识其端？

#### 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

秀才卢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镇州有儒者黄建，鎮人敬之，呼爲先生，建因语生以先王儒学之道，因复曰：“自河而

南，有土地数万里，可如燕、赵比者百数十处。有西京、东京，西京有天子，公卿士人哇居两京间，皆亿万家，万国皆持其土產，出其珍异，时节朝贡，一取约束。无禁限疑忌，广大寬易，嬉游终日。但能為先王儒学之道，可得其公卿之位，显荣富贵，流及子孙，至老不见战争杀戮。”生立悟其言，即陰约母弟云窃家骏马，日驰三百里，夜抵襄国界，舍马步行径入王屋山，请诣道士观。道士怜之，置之外门庑下，席地而处，始开《孝经》、《论语》。布褐不袜，粹草為茹，或竟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学，日闲习人事，诚敬通達，汝、洛间士人稍稍知之。

开成三年，来京师举进士，于羣辈中首首然，凡曰进士名者多趋之，愿与之為交。生尝曰：“丈夫一日得志，天子召座于前，以笏画地，取山东一百二十城，唯我知其甚易尔！”因言燕、赵间山川夷险，教令风俗人情之所短长，三十年来王师攻击利与不利其所来由，明白如彩画，一一可以目覩。

开成四年，客游代州南归，某月日，于晋州霍邑县界昼日盗杀之。京师名进士闻之，多有哭者，资其弟云至霍邑取生丧来长安。以某年月日，葬于城南某乡里，其所资费，皆出于交游间。曾祖昌嗣，涿州刺史；祖顓，易州长史；父劝，鎮州石邑令。某常以生之林节荐生于公卿间，闻生之死，哭之，因志其墓。

#### 唐故进士龚轺墓志

会昌五年十二月，某自秋浦守桐庐，路由钱塘，龚轺袖诗以进士名来谒，时刺史赵郡李播曰：“龚秀才诗人，兼善鼓琴。”因令操《流波弄》，清越可听。及饮酒，颇攻章程，谨雅而和。饮罢，某南去，舟中阅其诗，有山水闲淡之思。后四年，守吴兴，因与进士严恽言及鬼神事，严生曰：“有进士龚轺，去歲来此，昼坐客馆中，若有二人召轺者，轺命马甚速，始跨鞍，马惊墮地，折左脛，旬日卒。”余始了然。忆钱塘见轺时，徐徐寻思，如昨日事，因知尚殡于野，乃命军吏徐良改葬于卞山，南去州城西北一十五里。严生与轺善，亦不知其乡里源流，故不得记。呜呼！胡為而来二鬼，惊马折脛而死哉？大中五年辛未歲五月二日记。

#### 自撰墓志铭

牧字牧之。曾祖某，河西陇右节度使；祖某，司徒、平章事、岐国公、贈太师；考某，驾部员外，累贈礼部尚书。牧进士及第，制策登科，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江西团练巡官，转监察御史里行、御史，淮南节度掌书记，拜真监察，分司东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团练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迁左补阙、史馆修撰，转膳部、比部员外郎，皆兼史职。出守黄、池、睦三州，迁司勳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以弟病，乞守湖州，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周歲，拜中书舍人。

某平生好读书，為文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读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深矣。”因注其书十三篇，乃曰：“上穷天时，下极人事，无以加也，后有知之者。”

去歲七月十日，在吴兴，梦人告曰：“尔当作小行郎。”复问其次，曰：“礼部考功，為小行矣。”言其终典耳。今岁九月十九日归，夜困，亥初就枕寝，得被势久，酣而不梦，有人朗告曰：“尔改名毕。”十月二日，奴顺来言“炊将熟甑裂”。予曰：“皆不祥也。”十一月十日，梦书片纸“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非也，过隙也。”予生于角，星昴毕于角為第八宫，曰病厄宫，亦曰八杀宫，土星在焉，火星继木。星工杨晞曰：“木在张于角為第十一福德宫，木為福德大君子，救于其旁，无虞也。”予曰：“自湖守不周歲，迁舍人，木还福于角足矣，土火还死于角，宜哉！”复自视其形，视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斯寿矣。某月某日，终于安仁里。

妻河东裴氏，朗州刺史偃之女，先某若干时卒。长男曰曹师，年十六；次曰祝柅，年十二。别生二男，曰兰、曰兴，一女，曰真，皆幼。以某月日，葬于少陵司马村先茔。铭曰：后魏太尉颢，封平安公，及予九世，皆葬少陵。嗟尔小子，亦克厥终，安于尔宫。

## ●樊川文集第十

中书舍人杜牧字牧之

李贺集序

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时，舍外有疾呼传缄书者。某曰：“必有异。”亟取火来，及发之，果集贤学士沈公子明书一通，曰：“吾亡友李贺，元和中义爱甚厚，日夕相与起居饮食。贺且死，尝授我平生所着歌诗，离为四编，凡千首。数年来东西南北，良为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复得寐，即阅理篋帙，忽得贺诗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与贺话言嬉游，一处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觞一饭，显显焉无有忘弃者，不觉出涕。贺复无家室子弟得以给养贖问，常恨想其人、咏其言止矣。子厚于我，与我为《贺集》序，尽道其所来由，亦少解我意。”某其夕不果以书道不可，明日就公谢，且曰：“世为贺才绝出前。”让。居数日，某深惟公曰：“公于诗为深妙奇博，且复尽知贺之得失短长。今实叙贺不让，必不能当君意，如何？”复就谢，极道所不敢叙贺，公曰：“子固若是，是当慢我。”某因不敢辞，勉为贺叙，然其甚慙。

皇诸孙贺，字长吉，元和中韩吏部亦颇道其歌诗。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侈殿，梗莽丘壠，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贺所为，无得有是！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今古未尝经道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补梁庾肩吾宫体谣》，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迳间，亦殊不能知之。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

贺死后凡十某年，京兆杜某为其序。

注孙子序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据案听讼，械繫罪人，笞死于市者，吏之所为也。驱兵数万，櫜其城郭，系累其妻子，斩其罪人，亦吏之所为也。木索兵刃，无异意也；笞之与斩，无异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难制，用力多者，兵刃斩也。俱期于除去恶民，安活善人。为国家者，使教化通流，无敢辄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无他术也，无异道也，俱止于仁义忠信智勇严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为小吏；尽得其道者，可以使之为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见也；用力多者，其吏难得也，功难就也。止此而已，无他术也，无异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

子贡讼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远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近者。”季孙问冉有曰：“子于战学之乎，性达之也？”对曰：“学之。”季孙曰：“事孔子，恶乎学？”冉有曰：“即学之于孔子者，大圣兼该，文武并用，适闻其战法，犹未之详也。”复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曰武，离而俱行。因使搢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

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尊大儒术，有淮夷叛则出征之。夫子相鲁公，会于夹谷，曰有

文事者，必有武备，叱辱齐侯，服不敢动。是二大圣人，岂不知兵乎？周有齐太公，秦有王翦，两汉有韩信、赵充国、耿弇、虞诩、段颍，魏有司马懿，吴有周瑜，蜀有诸葛武侯，晋有羊祜、杜公元凯，梁有韦叟，元魏有崔浩，周有韦孝宽，隋有杨素，国朝李靖、李勣、裴行俭、郭元振。如此人者，当其一时，其所出计划，皆考古校今，奇秘长远，策先定于内，功后成于外。彼壮健轻死善击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岂可知其由来哉！

某幼读《礼》，至于四郊，多垒卿大夫辱也，谓其书真不虚说。年十六时，见盗起圜二三千，系戮将相，族诛刺史及其官属，尸塞城郭，山东崩壤，殷殷焉声震朝廷。当其时，使将兵行诛者，则必壮健善击刺者。卿大夫行列进退，一如常时，笑歌嬉游，輒不爲辱，非当辱不辱，以爲山东乱事，非我辈所宜当知。某自此谓幼所读《礼》，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爲教，及年二十，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十三代史书，见其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圣贤材能，多闻能识之士，则必树立其国也；壮健击刺不学之徒，则必败亡其国也。然后信知爲国家者，兵最爲大，非贤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败灭，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虚也。

因求自古以兵著书，列于后世，可以教于后生者，凡十数家，且百万言；其孙武所着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芟跌。武之所论，大约用仁义，使机权也。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编，曹自爲序，因注解之曰：“吾读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深矣！”然其所爲注解，十不释一，此者盖非曹不能尽注解也，予寻魏志，见曹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从令者尅捷，违教者负败。意曹自于《新书》中驰骤其说，自成一家事业，不欲随孙武后尽解其书；不然者，曹岂不能耶，今《新书》已亡，不可复知。予因取孙武书，备爲其注，曹之所注，亦尽存之。分爲上、中、下三卷。后之人有读武书予解者，因而学之，犹盘中走丸，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议于廊庙之上，兵形已成，然后付之于将，汉祖言指踪者人也，获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当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 送薛处士序

处士之名，何哉？潜山隐市，皆处士也。在山也，且非顽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盖有大知不得大用，故羞耻不出，寧反与市人木石爲伍也。国有大知之人，不能大用，是国病也，故处士之名，自负也，谤国也，非大君子，其孰能当之？薛君之处，盖自负也。果能窥测尧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张不穷，则上之命一日来于之庐，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辈居则来问学，仕则来问政，千辩万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则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处士，虽吾子自负，其不爲矫欤？某敢用此赠行。

#### 送卢秀才赴举序

治心、治身、治友，三者治矣，有求名而名不随者，未之闻也。治心莫若和平，治身莫若兢谨，治友莫若诚信。友治矣，非身治而不能得之；身治矣，非心治而不能致之。三者治矣，推而广之，可以治天下。恶其求成进士名者而不得也？况有千人皆以圣人爲师，眠而食，一无其他，唯议论是司。三人有私，十人公私半，百人无有不公者，况千人哉。古之圣贤，业大事巨，道行则不肖惧，道不行则不肖喜，故有不公。今进士者，业微事细，如成其名，不肖未所喜惧，寧不公邪？故取之甚易耳。

卢生客居于饶，年十七八，即主一家骨肉之饥寒，常与一仆东泛沧海，北至单于府，丐

得百钱尺帛，囊而聚之，使其仆负之以归，饶之士皆怜之。能辞。明敏而知所去就，年未三十，尝三举进士，以业丐资家，近中辍之。去岁九月，余自池改睦，凡同舟三千里，复为余留睦七十日，今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朽矣。

### 杭州新造南亭子记

佛着经曰：生人既死，阴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狱皆怪险，非人世所为，凡人平生一失举止，皆落其间。其尤怪者，狱广大千百万亿里，积火烧之，一日凡千万生死，穷亿万世，无有间音谏断，名为“无间”。夹殿宏廊，悉图其状，人未熟见者，莫不毛立神骇。佛经曰：我国有阿闍世王，杀父王篡其位，法当入所谓狱无间者，昔能求事佛，后生为天人。况其他罪，事佛固无恙。

梁武帝明智勇武，创为梁国者，舍身为僧奴，至国灭饿死不闻悟，况下辈固惑之。为工商者，杂良以苦，伪内而华外，纳以大秤斛，以小出之，欺夺村闾黠民，铢积粒聚，以至于富。刑法钱穀小胥，出入人性命，颠倒埋没，使簿书条令不可究知，得财买大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权力，能开库取公钱，缘意恣为，人不敢言。是此数者，心自知其罪，皆捐己奉佛以求救，月日积久，曰：“我罪如是，贵富如所求，是佛能灭吾罪，复能以福与吾也。”有罪罪灭，无福福至，生人唯罪福耳，虽田妇稚子，知所趋避。今权归于佛，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穷民，啼一稚子，无以与哺，得百钱，必召一僧饭之，冀佛之助，一日获福。若如此，虽举寰海内尽为寺与僧，不足怪也。屋壁绣纹可矣，为金枝扶疏，擎千万佛；僧为具味饭之可矣，饭乞持钱与之。不大、不壮、不高、不多、不珍奇瓌怪为忧，无有人力可及而不为者。

晋，霸主也，一铜鞮宫之衰弱，诸侯不肯来盟，今天下能如几晋，凡几千铜鞮，人得不因哉？文宗皇帝尝语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

武宗皇帝始即位，独奋怒曰：“穷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台野邑，四万所冠其徒，几至十万人。后至会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东京二寺。天下所谓节度观察，同、华、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准西京数，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缕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驿未出关，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刈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万五千五百，其奴婢十五万，良人技附为使令者，陪笄冠之数，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口率与百亩，编入农籍。其余贱取民直，归于有司，寺材州县得以恣新其公署传舍。

今天子即位，诏曰：“佛尚不杀而仁，且来中国久，亦可助以为治。天下州率与二寺，用齿衰男女为其徒，各止三十人，两京数倍其四五焉。”着为定令，以徇其习，且使后世不得复加也。

赵郡李子烈播，立朝名人也。自尚书比部郎中出为钱塘。钱塘于江南，繁大雅亚吴郡，子烈少游其地，委曲知其俗蠹人者，剔削根节，断其脉络，不数月人随化之。三牋干丞相云：“涛坏人居，不一辍辍，败侵不休。”诏与钱二千万，筑长堤，以为数十年计，人益安喜。子烈曰：“吴、越古今多文士，来吾郡游，登楼倚轩，莫不飘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于天下，信然也。佛炽害中国六百岁，生见圣人，一挥而几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胜地，以彰圣人之功，使文士歌诗之，后必有指吾而骂者。”乃作南亭，在城东南隅，宏大焕显，工施手目，髮匀肉均，牙滑而无遗巧矣。江平入天，越峯如髻，越树如髮，孤帆白鸟，点尽上凝。在半夜酒余，倚老松，坐怪石，殷殷潮声，起于月外。

东闽、两越，宦游善地也。天下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数十年后，登南亭者，念仁圣天子之神功矣，美子烈之旨迹。覩南亭千万状，吟不辞已；四时千万状，吟不能去。作为歌诗，次之于后，不知几千百人矣。

## 池州造刻漏记

百刻短长，取于口不取于数，天下多是也。某大和三年，佐沈吏部江西府。暇日，公与宾吏环城见铜壶银箭，律如古法，曰建中时嗣曹王臯命处士王易简爲之。公曰：“湖南府亦曹王命处士所爲也。”后二年，公移鎮宣城，王处士尚存，因命工就京师授其术，创置于城府。其爲童时，王处士年七十，常来某家，精大演数与杂机巧，识地有泉，凿必涌起，韩文公多与之游。大和四年，某自宣城使于京师，处士年余九十，精神不衰。某拜于牀下，言及刻漏，因图授之。会昌五年歲次乙丑夏四月，始造于城南门楼。京兆杜某记。

## 池州重起萧丞相楼记

萧丞相爲刺史时，树楼于大厅西北隅，上藏《九经》书，下爲刺史便厅事，大历十年乙卯建。会昌四年甲子摧，木悉朽坏，无一可取者。刺史李方玄具材，刺史杜牧命工，南北甍相距五十六尺，东西四十五尺，十六柱，三百七十六椽，上下凡十二间，上有其三焉，皆仍旧制。以会昌五年五月毕，自初至再，凡七十一年。丞相讳复，实相德宗皇帝焉。京兆杜某记。

## 同州澄城县户工仓尉厅壁记

县之所重，其举秀贡贤也。今之自外诸侯之儒者，旷不能升一人，况尉乎？次乃户税而已。《史记·河渠书》曰：“自征引洛水至商顔下商顔，山名。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即此地也。征者俗讹爲“澄”耳。其地西北山环之，县境笼其趾，沙石相礪，岁雨如注，他皆淫灑不测，征之土适润，苗则大获。天或旬而不雨，民则蒿然，四望失矣。是以年多薄，复絶丝麻蓝菓之饶，固无豪族富室，大抵民戸高下相差埒。然岁入官赋，未尝期表鞭一人。因征其来由，耆老咸曰：“西四十里即畿郊也，至如禁司东西军，禽坊龙廐，彩工梓匠，善声巧手之徒，第番上下，互来进取，挟公爲首缘，以一括十。民之晨炊夜舂，岁时不敢尝，悉以仰奉，父伏子走，尚不能 当其意，往往擊辱而去。长吏固不敢援，复况其养秩安禄者邪？加以御女官多，盘冗其间，递相占附比急，热如手足，自丞相、御史咸不能与之角逐，县令固无有爲也。非豪吏真工联纽相姻戚者，率率解去，是以县赋益逋。征民幸脱此苦者，盖以西有通涧巨壑，叉牙交吞，小山峭径，驰鞍马、张机置者，不便于此，是以絶迹不到。兼之土田枯鹵，树植不茂，无秀润气象，咸恶之而不家焉。民所以安活输赋者，殆由此，傥使征亦中其苦，则墟矣，尚安敢比之于他邑乎。”

嗟乎！国家设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尺寸之刑。今此咸墮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涧壑自爲防限，可不悲哉！使民恃险而不恃法，则划土者宜乎墻山塹河而自守矣，燕、赵之盗，复何可多怪乎？书其西壁，俟得言者覽焉。

## 宋州寧陵县记

建中初年，李希烈自蔡陷汴，驱兵东下，将收江淮，寧陵守将刘昌以兵二千拒之。希烈衆且十倍，攻之三月，韩晋公以三千强弩，涉水夜入寧陵，弩矢至希烈帐前。希烈曰：“复益吴弩，寧陵不可取也。”解围归汴。后数月，希烈骁将翟辉以锐兵大败于淮阳城下，希烈且蹙，弃汴归蔡。后司徒刘公玄佐见昌，问曰：“尔以孤城，用一当十，凡百日间，何以能守？”昌泣曰：“以负心能守之耳。昌令陴者曰：‘内顾者斩！’昌孤甥张俊守西北隅，未尝

内顾，摔下斩之，军士有死志，故能坚守。”因伏地流涕，司徒刘公亦泣，抚昌背曰：“国家必以富贵尔。”

天寶末，淮阳太守薛愿即故起居郎弘之祖、睢阳太守许远、真源县令张巡等兵守二城，其于穷蹙，事相差埒，睢阳陷贼，淮阳能守，故巡、远名悬而愿事不传。昌之守寧陵，近比之于睢阳，故良臣之名不如忠臣。孙武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斯是也。大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将仕郎、守尚书司勳员外郎、史馆修撰杜某题。

### 淮南监军使院厅壁记

淮南军西蔽蔡，壁寿春，有团练使；北蔽齐，壁山阳，有团练使。节度使爲军三万五千人，居中统制二处，一千里，三十八城，护天下饷道，爲诸道府军事最重。然倚海漕江、淮、深津横冈，备守坚险，自艰难已来，未尝受兵。故命节度使，皆以道德儒学，来罢宰相，去登宰相。命监军使皆以贤良勤劳，内外有功，来自禁军中尉、枢密使，去爲禁军中尉、枢密使。自贞元、元和已来，大抵多如此。

今上即位六年，命内侍宋公出监淮南，诸开府将军皆以内侍贤良有材，不宜使居外。上以爲内侍自元和已来，诛齐诛蔡，再伐赵，前年诛沧，旁擊赵、魏，且征师，且抚师，且诘且諭，勤劳危险，终日马上。往监青州新附，卧未尝安，复监滑州，边魏，穷狭多事，今监淮南是且使之休息，亦不久之，故内侍至焉。

监军四年，如始至日，简约寬泰，明白清洁，恕悉军吏，礼爱宾客，举止作动，无非典故，暇日唯召儒生讲书，道士治药而已。内侍旧部将校，多禁兵子弟，京师少侠，出入闾里间，俛首唯唯，受吏约束。故上至相国奇章公，下至于百姓，无不道说内侍，称爲贤人，此不虛也，宜其侍卫六朝，声光富贵。

某謬爲相国奇章公幕府掌书记，奉内侍命爲厅壁记，某再谢不才，不足记序，内侍曰：“掌书记爲监军使厅壁记，宜也。”某慙惶而书，时大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记。

### ●樊川文集第十一

#### 杜牧字牧之

#### 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

伏覩明诏诛山东不受命者，庙堂之上，事在相公。虽罇俎之谋，筭昼已定，而贱末之士，芻蕘敢陈。伏希舍其狂愚，一赐听览。

某大和二年爲校书郎，曾诣淮西将军董重质，诘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质自夸勇敢多筭之外，复言其不破之由，是征兵太杂耳。徧征诸道兵士，上不过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军，事须帖附地主，名爲客军。每有战阵，客军居前，主人在后，势羸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致败亡。如战似胜，则主人引救，以爲己功，小不胜，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战二年已来，战则必胜，是多杀客军，及二年已后，客军殫少，止与陈许、河阳全军相搏。纵使唐州军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时朝廷若使鄂州、寿州、唐州祇令保境，不用进战，但用陈许、郑滑两道全军，帖以宣、润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无蔡州矣。

令者上党之叛，复与淮西不同。淮西爲寇仅五十岁，破汴州、襄州、襄城，尽得其财货，输之悬瓠，复败韩全义于濶上，多杀官军，四万余人输犂财穀，数月不尽。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腴，见爲寇之利，风俗益固，气餒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与敌。父子相勉，仅于两世，

根深源阔，取之固难。夫上党则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隶，建中之后，每奋忠义，是以郗公抱真，能窘田悦，走朱滔，常以孤穷寒苦之军，横折河朔彊梁之衆。贞元中，节度使李长策卒，中使提诏授与本军大将，但军士附者即授之。其时大将来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将以手诏付之，希皓言于衆曰：“此军取人，合是希皓，但作节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来，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进旨，只令此军取大将授与节钺，朝廷不别除人。”希皓固辞。押衙卢从史其位居四，潜与监军相结，超出伍曰：“若来大夫不肯受诏，某请且勾当此军。”监军曰：“卢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圣旨。”中使因探怀取诏以授之，从史捧诏再拜舞蹈，希皓廻挥同列，使北面称贺，军士毕集，更无一言。从史尔后渐畜奸谋，养义儿三千人，日夕煦沫。及父虔死，军士留之，表请起复，亦只义儿与之唱和，其余大将王翼元、乌重胤、第五钊等，及长行兵士，并不同心。及至被擒，乌重胤坐于军门，喻以祸福，义儿三千，一取约束。及河阳取孟元阳爲之统师，一军无主，仅一月日，曾无犬吠，况于他谋。以此证验，人心忠赤，习尚专一，可以尽见。

及元和十五年授与刘悟，时当幽鎮入覲，天下无事，柄庙筭者议必销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战千攻之劳，坐食租赋，其来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编户，纷纷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闻之，无不忿恨。

至长庆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唱爲乱。昭义一军，初亦鬱沸，及诏下诛叛，使温起居造宣慰泽潞，便令发兵。其时九月，天已寒，四方全师，未颁冬衣服，聚之授诏，或伍或离，垂手强项，往往谗语。及温起居立于重榻，大布恩旨，并疏昭义一军自七十余年忠义战伐之功劳，安、史已还叛逆灭亡之明効，辞语既毕，无不懽呼。人衣短褐，争出効命。其时用兵处处败北，唯昭义一军于临城县北同果堡下大战，杀贼五千余人，所杀皆楼下步射搏天飞者，贼之精勇无不殲焉，贼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贼亦自溃。

后一月，其军大乱，杀大将磁州刺史张汶，因劫监军刘承阶，尽杀其下小使，此实承阶侮嫖一军，侵取不已。张汶随王承元出于镇州，久与昭义相攻，军人恶之。汶既因依承阶，谋欲杀悟自取，军人忌怒，遂至大乱，非悟独能使其如此。刘悟卒，从谏求继，与扶同者只郅州随来中军二千耳。其副倅贾直言入责从谏曰：“尔父提十二州地，归之朝廷，其功非细，祇以张汶之故，自谓不洁淋头，竟至羞死。尔一孺子，安敢如此？”从谏恐悚不敢出言，一军闻之，皆陰然直言之说。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余歲，风俗未改，故老尚存，虽欲劫之，必不用命。

伏以河阳西北，去天井关强一百里，【関属泽州。】关隘多山，井泉可凿，虽有兵力，必恐无功。若以万人爲垒，下窒其口，高壁深壑，而与之战。忽有败负，势惊洛师。盖河阳军士，素非精勇，战则不足，守则有余。成德一军，自六十年来，世与昭义爲敌，访闻无事之日，村落隣里，不相往来。今王司徒代居反侧，思一白雪，况联姻戚，愿夺可知。六十年相讎之兵仗，朝爲委任之重，必宜尽节，以答殊私。魏博承风，亦当效顺。然亦止于围一城，攻一堡，刊木堙井，系纍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长驱上山，径擣上党。

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于西面。今者严紫塞之守备，谨白马之隄防，祇以忠武、武宁两军，以青州五千精甲，【三齐兵青州最劲。】宣、润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东径入，不过数日，必覆其巢。何者？昭义军粮，尽在山东，泽、潞两州，全居山内，土瘠地狭，积穀全无。是以节度使多在邢州，名爲就粮，山东粮穀既不可输，山西兵士亦必单鲜，擣虚之地，正在于此。后周武帝大举伐齐，路由河阳，字吏部宇文■（弓弓文）【古文弼】曰：“夫河阳要冲，精兵所聚，尽刀攻围，恐难得志。如臣所见，彼汾之曲，戍小山平，用武之地，莫过于此。”帝不纳，无功而还。后复大举，竟用■（弓弓文）计，遂以灭齐。前秦苻坚遣将王猛伐后燕慕容伟，大破伟将慕容评于潞川，因遂灭之，路亦由此。北齐高欢再攻后周，路亦由此而西。后周名将韦孝宽、齐王攸常鎮勳州王壁城，【今絳州稷山县是也。】故东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爲证，得之者多。

以某愚见，不言刘稹终不能取，贵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虜才毕，复生上党，頼相公庙筭深遠，北虜即日败亡。倘使北虜至今尚存，沿边犹须转战，廻顾上党，岂能计除。天下虽言无事，若上党久不能解，别生患难，此亦非难。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变，故孙子曰：“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闻圣主全以兵事付于相公，某受恩最深，窃敢干冒威严，远陈愚见，无任战汗。某顿首再拜。

### 上李太尉论江贼书

伏以太尉持柄在上，当轴处中，未及五年，一齐四海，德振法束，贪廉懦立，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匪其任。虽九官事舜，十人佐周，校于太尉，未可爲比。

伏以江淮赋税，国用根本，今有大患，是劫江贼耳。某到任纔九月日，寻穷询访，实知端倪。夫劫贼徒，上至三船两船百人五十人，下不减三二十人，始肯行劫，劫杀商旅，婴孩不留。所劫商人，皆得异色财物，尽将南渡，入山博茶。盖以异色财物，不敢货于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销受。盖以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纈、金钗银钏，入山交易，妇人稚子，尽衣华服，吏见不问，人见不惊。是以贼徒得异色财物，亦来其间，便有店肆爲其囊橐，得茶之后，出爲平人，三二十人，挟持兵仗。凡是鎮戍，例皆单弱，止可供亿浆茗，呼召指使而已。鎮戍所由，皆云“賒死易，就死难”。纵贼不捉，事败抵法，谓之賒死；与贼相拒，立见杀害，谓之就死。若或人少被捉，罪抵止于私茶，故贼云：“以茶压身，始能行得。”【言随身有茶，即人不疑是贼。】凡千万辈，尽贩私茶。

亦有已聚徒党，水劫不便，逢遇草市，泊舟津口，便行陆劫，白昼入市，杀人取财，多亦纵火，唱棹徐去。去年十月十九日，劫池州青阳县市，凡杀六人，内取一人屠剖心腹，仰天祭拜。自迹已来，频于隣州，大有劫杀，沉舟灭迹者，即莫知其数。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戶，多居其间。自十五年来，江南、江北，凡名草市，劫杀皆徧，只有三年再劫者，无有五年获安者。一劫之后，州县糜费，所由寻捉，烽火四出。凡是平人，多被恐胁，求取之外，恩讎并行，追逮证验，穷根寻叶，狼虎满路，狴牢充塞。四五月后，炎鬱蒸湿，一夫有疾，染习多死，免之则踪迹未白，杀之则臟状不明。一狱之中，凡五十人，中二十人，悉是此辈，至于眞贼，十人不得一。

濠、亳、徐、泗、汴、宋州贼，多劫江西、淮南、宣、润等道，许、蔡、申、光州贼，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更有江南土人，相爲表里，校其多少，十居其半。盖以倚淮介江，兵戈之地，爲郡守者，罕得文吏，村乡聚落，皆有兵仗，公然作贼，十家九亲，江淮所由，屹不敢入其间。所能捉获，又是沿江架船之徒，村落负担之类，临时胁去，分得涓毫，雄健聚啸之徒，尽不能获。爲江湖之公害，作乡闾之大残，未有革厘，实可痛恨。

今若令宣、润、洪、鄂各一百人，淮南四百人，每船以三十人爲率，一千二百人分爲四十船，择少健者爲之主将。仍于本界江岸创立营壁，置本判官专判其事，拣择精锐，牢爲舟棹，昼夜上下，分番巡检，明立殿最，必行赏罚。江南北岸添置官渡，百里率一，尽絶私载，每一宗船上下交送。【同阻风，风便同发，名爲一宗。】是桴鼓之声，千里相接，私渡尽絶，江中有兵，安有乌合蚁聚之辈敢议攻劫。

或曰：“制置太大，不假如此。”答曰：今西北边，御未来之寇，备向化之戎，长倾东南物產，供百万口。况长江五千里，来往百万人，日杀不辜，水满冤骨，至于婴稚，曾不肯留。葛伯杀饷童子，汤征灭之，盖以童子无知而杀之，王者不舍其罪。今长江连海，羣盗如麻，骤雨絶弦，不可寻逐，无关可闭，无要可防。今者自出五道兵士，不要朝廷添兵，活江湖赋税之乡，絶寇盗劫杀之本，政理之急，莫过于斯。若此制置，凡去三害，而有三利。人不冤死，去一害也；乡闾获安，无追逮证验之苦，去二害也；每擒一私茶贼，皆称买卖停泊，恣

口点染，盐鐵监院追扰平人，搜求财货，今私茶尽黜，去三害也。商旅通流，万货不乏，获一利也；乡间安堵，狴犴空虚，获二利也；擷茶之饶，尽入公室，获三利也。三害尽去，三利必滋，穷根寻源，在劫贼耳。

故江西观察使裴谊召得贼帅陈璠，署以军中职名，委以江湖之任。陈璠健勇，分毫不私，自后廉察，悉皆委任。至今陈璠每出彭蠡湖口，领徒东下，商船百数，随璠行止，璠去之后，惘然相吊。安有清朝盛时，太尉在位，反使万里行旅依一陈璠？

某详观格律勅条百二十卷，其间制置无不该备，至于微细，亦或再三，唯有江寇，未尝言及。今四夷九州，文化武伏，奉贡走职，罔不如法，言其功德，皆归太尉。敢率愚衷，上干明虑，冀裨亿万之一，无任战汗惶惧之至。某谨再拜。

### 上门下崔相公书

天生相公辅仁圣天子，外齐武事，内治文教。被权衡称量者，不失铢黍；受威烈慑怛者，蚓缩鱼藏。百职率治，中外平一，伏惟相公功德，无与爲比。

往者彭城骄强，顽卒数万，联三齐旧风，振天下饷道。重弓束矢，大刀长矛，不受指挥，自有信誓。王侍中生于其间，称为健黠，奔马潜出，不敢迴顾。高仆射宽厚闻名，能治军事，举动汗流，拜于堂下。及乎不受李司徒，齧食其使者，风波不迴，气势已去。自淮北渡，由洛东下，漕挽行役，出泗上者，稚长相贺。藩镇欲生事树功者，横激旁搆，庙堂谋议，不知所出。相公殿一家僮，驰入万众，无不手垂目瞪，露刃弦弓，偶语腹非，或离或伍。相公气压其骄，文诱其顺，指示叛臣贼子覆灭之踪，铺陈忠臣义士荣显之效，皇威全涌于言下，狼心顿革于目前。然后剔刮根节，销磨顽矿，日教月化，水顺雪释。吐饭饱之，解衣暖之，威驱恩收，礼训法束。一年人畏，二年人爱，三年化成，截成一邦，俗同三辅。当此之时，迟迴之间，有勇力者一唱而起，征兵数十万，大小且百战，然后傅其垒，钩其垣，得其罪人，天下固已困矣。而天下议者必曰：“某名将也，某善用兵也，虽疏爵上公，裂土千里，其酬尚薄。”此必然之说也。故曰：见胜不过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者也；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也。是相公手携暴虎贪狼，化爲耕牛乘马，退数十万兵，解天下之缚，祇于谈笑俯仰燕享笔砚之间耳。以此校之，斯过古人万万远矣。

复自持统大相，开张教化，外制四夷，内循百度，长育人材，兴起頽弛，心迎志释，罔有怨嗟。是以天下帖泰，蝗死灾去，饥人复饱，流人复安，内外远近，率职奉法，不闻其他。如周有召穆公、仲山甫，汉有魏相、邴吉，国朝姚、宋二公，文事武事，居中处外，固不是倚。国家有天下二百三十余年，盛溢两汉，功侔三代，今复生相公，辅佐仁圣天子，天时人事，即自将来，福祿昌炽，卜之无穷，天下孰不幸甚！

某僻守荒郡，亦被陶钧，齿髮甚壮，志尚未衰，敢不自强，冀答天造，无任感激惓惓之至。某恐惧再拜。

### 上昭义刘司徒书

今日轻重，望于几人，相位将权，长材厚德，与轻则轻，与重则重，将军岂能让焉。昔者齐盗坐父兄之旧，将七十年来，海北河南泰山课赋三千里，料甲一百县，独据一面，横挑天下。利则伸，钝则满镞而不发，约在子与孙，孙与子，血絶而已。此虽使鐵偶人为六军，取不孔易，况席征蔡之弊，天下消耗，燕蟠赵伏，用齐卜我。当此之时，一年不能胜，则百姓半流；二年不能胜，则关东之国孰知其变化也。将军一心仗忠，半夜兴义，昧旦而已齐族矣。疆土籍口，探出僭物重寶，仰关鞏上，是以赵一摇，燕一呼，争来汗走，一日四海廓廓

然无事矣。伏惟将军之功德，今谁比哉！是以初守滑台爲尚书，守潞爲仆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开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録躡等，骤得富贵。古今之人，亦将军止已矣。将军德于国家甚信大，国家复之于将军雅亦无与爲大矣。

今者上党足马足甲，马极良，甲极精，后负燕，前触魏，侧肘赵。彼三虜屠囚天子耆老，劫良民使叛，衔尾交颈，各蟠千里，不贡不覲，私瞻妻子，王者在上，此辈何也？今者上党驰其精良，不三四日与魏决于漳水西，不五六日与赵合于泚水东，紫太原，挑飞狐，缓不二十日与燕遇于易水南。此天下之郡国，足以事区区于忠烈，无如上党者。明智武健，忠宽信义，知机便，多筹画，攻必巧，战不负，能使万人乐死赴敌，足以事区区于忠烈，天下之人无如将军者。爵号禄位，富贵休显，宜驱三旋，上校恩泽，宜出万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无如将军者。是将军负天下三无如之望也。

始者将军頼齐，然后得禄仕，入卧内等子弟，一身联齐，累世之逆，卒境上争首，其恩甚厚，其势甚不便。将军以爲大仁可以杀身，大忠不顾细谨，终探怀而取之。今者将军负三无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爲缓急，所宜日夜具申喧请，今默而处者四五歳矣。负天下之三无如者，宜如是邪？不宜如是耶？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爲将军始者取齐见利而动，今者安潞见义而止。而若是，则天下利无穷，义有限，走无穷，背有限，则安可识之哉。其有识者则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脩刑政，然后事事。近有山东士人来者，咸道上党之政，军士兵吏之详，男子亩，妇人桑，老者养，孤者庇，上下一切，罔有纪事。暨乎政庭，则将军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诸侯之骄久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门；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乱不止。若此者，将军是行仁政，来高才，苟行仁政，来高才，若非止暴乱，尊九庙，峻中兴，复何汲汲如是邪！

在汉伯通，在晋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诛死，人岂冤之？苻秦相猛，将终戒视后祸，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辽。此二贤当时德业不左诸人，尚死而不已，盖以辅君活人爲事，非在矜伐邀引爲心也。伏惟将军思伯通、牢之所以不终，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则天下之人，口祝将军之福寿，目睹将军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于将军之草木，此乃上下万世，烈丈夫口念心祷而求者，今将军尽能有之，岂可容易而弃哉！

大唐二百年向外，叛者三十余种，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赵、魏、潞、齐、蔡、吴、蜀，同欢共悲，手足相急，陈刺死、帐下死、围悉死、伏劔死、斩死、绞死，大者三歳，小或一日，已至于尽死。曰忠曰义，则有父子同坛，兄弟继踵，论罪则曰有某功，论功则曰舍某罪。伏惟十二圣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恶灭逆，复何一切焉。此乃尽将军所识，复何云云，小人无位而谋，当死罪。某恐惧再拜。

## ●樊川文集第十二

中书舍人杜牧字牧之

上周相公书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乱者，未有暴乱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国家者，自生人已来，可以屈指而数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诗·大雅·维清》，奏《象舞》之篇，曰：“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运用有成，维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纣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设王专征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战阵刺伐之法，遗之武王，王用以伐纣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爲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摄，祀文、武于清庙，作此诗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钩援冲壁，今之一卒之长，不肯亲自爲之。《诗·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诗，曰：“以尔钩援，以尔临衡，以伐崇墉。临冲闲

闲，崇墉言言。”此实文王伐崇墉，傅于其城，以临车冲，钩援其城，文王亲自爲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诗之，夫子删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武王之功德，手弦而口歌之。不知后代之人，何如此三圣人？安有谋人之国，有暴乱横起，戎狄乘其边，坐于庙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可知兵也，竟不可知兵乎？长庆兵起，自始至终，庙堂之上，指踪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数。

高宗朝，薛仁贵攻吐蕃，大败于大非川，仁贵曰：“今年歲在庚午，不当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邓伐蜀，身诛不返。”昨者诛讨党羌，征关东兵用于西方，是不知天道也。边地无积粟，师无见粮，不先屯田，随日随饷，是不知地利也。两汉伐虏，骑兵取于山东，所谓冀之北土，马之所生，马良而多，人习骑战，非山东兵不能伐虏。昨者以步战骑，百不当一，是谓不知人事也。天时、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计量短长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灭朴楸之虏，此乃不学之过也。不教人之战，是谓弃之，则谋人之国，不能料敌，不曰弃国可乎！

某所注《孙武》十三篇，虽不能上穷天时，下极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长庆、寶曆之兵，形势虚实，随句解析，离爲三编，辄敢献上，以备阅览。少希鉴悉苦心，即爲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顿首再拜。

### 上宣州高大夫书

某顿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执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选，宜与寒士，兄爲子弟，议不可进。熟于上耳，固于上心，上持下执，坚如金石，爲子弟者鱼潜鼠遁，无入仕路，某窃惑之。

科第之设，圣祖神宗所以选贤才也，岂计子弟与寒士也。古之急于士者，取盗取讎，取于夷狄，岂计其所由来，况国家设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华轻薄，不可任以爲治，则国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节，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于膏粱，不知理道，不可与美名，不令得美仕，则自尧已降，圣人贤人，率多子弟。凡此数者，进退取舍，无所依据，某所以愤懣而不晓也。

尧，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诸侯孙与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孙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时，列国有其社稷各数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孙也。鲁之季友、季文子、叔孙穆子、叔孙昭子、孟献子，皆出于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于公子彊，柳下惠出于公子无骇。【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称公族，以王父字爲氏，展禽是也。】宋之良臣，多出于戴、桓、武、庄之族也，举其尤者，华元、子罕、向戌是也。卫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举其尤者，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鲜，公子也；史狗、史鱼、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齐之晏婴，晏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吴之季札，王子也。郑之良臣，皆公孙公族也，举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産、子张、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庾王孙也。其卿大夫之裔，鬬氏生令尹子文，后有鬬辛、鬬巢、鬬怀；【昭王之国皆有大功。】蔦氏生蔦贾、孙叔敖【蔦文】、蘧啓疆、蘧子憑、蘧掩、蘧罢；屈氏生屈荡、屈到、屈建子木。六国时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诸屈后也。皆其祖先于武王、文王时基楚国爲霸者，用其子孙，其社稷垂九百余年。至于晋国最爲强，其贤臣尤多，有赵氏、魏氏、韩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栾氏、郤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献公、文公勤劳臣也，用其子弟，召诸侯而盟之者，仅三百年。在六国，齐之孟尝，赵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孙也。齐复有司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汉、魏已下，至于国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胄裔，书于史氏爲伟人者，不可胜数，不知论圣贤才能，于子弟中复何如也？

言科第浮华，轻薄不可任用，则国朝房梁公玄龄，进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爲唐宗臣，比之伊、吕、周、邵者。郝公处俊，亦进士也，爲宰相时，高宗欲逊位与武后，处俊曰：

“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传之子孙，不可私以与后。”高宗因止。来济、上官仪、李玄义，皆进士也，后为宰相，济助长孙太尉、褚河南共摧武后者，后突厥入塞，免胄战死，仪革废武后诏，玄义助处俊言不可以位与武后。姜侍中师德，亦进士也，吐蕃强盛，为监察御史，以红抹额应猛士诏，躬衣皮袴，率士屯田，积穀八百万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荐狄公为相，取中宗于房陵，立为太子。汉阳王张柬之，亦进士也，年八十为相，驱致四王，手提社稷，上还中宗。郭代公元振，亦进士也，镇凉州仅十五年，北却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万里，握兵三十万，武氏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进士也，为宰相，废太平公主谋以佐玄宗，及卒也，宋开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遗直，子产古之遗爱，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笔成章举，首佐玄宗起中兴业，凡三十年，天下几无一人之狱。宋开府璟，亦进士也，与姚唱和，致开元太平者。刘幽求登制策科，与玄宗徒步诛韦氏，立睿宗者。苏氏父子，皆进士也。大许公为相于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于中宗朝，诛反贼郑普思于韦后党中；小许公佐玄宗朝，号为苏、宋。张燕公说登制策科，排张易之兄弟，赞睿宗请玄宗监国，竟诛太平公主，招置文学士，开内学馆；玄宗好书尚古，封中太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张曲江九龄，亦进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骂张守珪不斩安禄山，谪老南服，年未七十。张巡，亦进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阳城，凡周歲，拒贼十三万兵，【出《天寶杂记》】使贼不能东进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东司空公，中书令裴公，皆进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辞制策科。当贞元时，河北叛，齐、蔡亦叛，阶此蜀亦叛，吴亦叛，其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视朝廷，希向强弱，而施其所为。司空公始相宪宗，废权幸之机牙，令不得张，收敛百职，归于有司，命节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始自抚州，徐袁相为滑州，滑州凡二月无帅，三军无事，宪宗始信之，自此不用。贞元故专以行军副使大将军为节度使。】拔取沉滞，各还其官，【开州取唐会人为职方郎中知制诰，饶州取李赵公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在贞元中，皆十余年迁逐，其他似谪者，亦皆当叙用也。】然后西取蜀，东取吴，天下仰首，始见白日。裴公抚安魏博，使田氏尽忠，剪蔡剧贼于洛师胁下，招来常山，质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与齐交手为寇，因诛师道，河南尽平。当是时，天下几至于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国家与之存亡安危治乱者也，不知科第之选，复何如也？

至于智效一官，忠立一节，德行文学，不可悉数。董生云：“《春秋》之义，变古则讥之。”傅说命高宗曰：“鉴于先王成宪，其以永无愆。”故殷道复兴。《鸿鴈》美周宣王能复先王之道。西汉魏相佐汉宣帝为中兴，但能奉行汉家故事。姚梁公佐玄宗，亦以务举贞观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弃古而能致治者。昨获览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数日在手，读之不倦。其旨意所尚，皆本仁义而归忠信，加以辞彩遒茂，皎无尘土。况有诚明长厚之誉于千人中，僥使前五六年得进士第，今可以出入谏官、御史，助明天子为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则相吊”，安有凡五六年来，选取进士，施設纲罟，如防盗贼。言子弟者，噎哑抑鬱，思一解布衣，与下士齿，厥路无由，于古今未前闻也。

某因览三郎文章，不觉发愤，略言大槩，干触尊重，无任惶惧。某再拜。

上李中丞书

某入仕十五年间，凡四年在京，其间卧疾乞假，复居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闭户便经旬日，吊庆参请，多亦废阙。至于俯仰进趋，随意所在，希时徇势，不能逐人。是以官途之间，比之辈流，亦多困蹶。自顾自念，守道不病，独处思省，亦不自悔。然分于当路，必无知己，默默成戚，守日待月，冀得一官，以足衣食。一自拜谒门馆，似蒙奖饰，敢以恶文连进机案，特遇采录，更不因人，许可指教，实为师资，接过之礼过等，询问之辞悉纒。虽三千里僻守小郡，上道之日，气色济济，不知沉困之在己，不知升腾之在人，都门带

酒，笑别亲戚。斯乃大君子之遇难逢，世途之不偶常事，虽爲远宦，适足自宽。

某世业儒学，自高、曾至于某身，家风不坠，少小孜孜，至今不怠。性颀固，不能通经。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中丞即归廊庙，宰制在手，或因时事召置堂下，坐之与语，此时廻顾诸生，必期不辱恩奖。今者志尚未泯，齿髮犹壮，敢希指顾，一罄肝胆，无任感激血诚之至。某恐惧再拜。

### 与人论谏书

某疏愚于情，不识机括，独好读书，读之多矣。每见君臣治乱之间，兴亡谏诤之道，遐想其人，舐笔和墨，则冀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则烹身灭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汉已来，凡千百辈，不可悉数。然怒谏而激乱生祸者，累累皆是；纳谏而悔过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辞语迂险，指射丑恶，致使然也。夫迂险之言，近于诞妄；指射丑恶，足以激怒。夫以诞妄之说，激怒之辞，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谏杀人者，杀人愈多；谏畋猎者，畋猎愈甚；谏治宫室者，宫室愈崇；谏任小人者，小人愈宠。观其旨意，且欲与谏者一斗是非，一决怒气耳，不论其他，是以每于本事之上，尤增饰之。

今有两人，道未相信，甲谓乙曰：“女好食某物，慎勿食，果更食之，必死。”乙必曰：“食我食之久矣，汝爲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谓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谢之减食。何者？迂险之言，则欲反之，循常之说，则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谏而生乱者，累累皆是也。

汉成帝欲御楼船过渭水，御史大夫薛广德谏曰：“宜从桥，陛下不听，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庙矣。”【不得入庙祠也。】上不说。张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晓人不当如是耶？”【谓谏诤之言当如猛之详善。】乃从桥。近者竇曆中，敬宗皇帝欲幸骊山，时谏者至多，上意不决，拾遗张权輿伏紫宸殿下叩头谏曰：“昔周幽王幸骊山，爲犬戎所杀；秦始皇葬骊山，国亡；玄宗皇帝宫骊山，而禄山乱；先皇帝幸骊山，而享年不长。”帝曰：“骊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验彼言。”后数日，自骊山廻，语亲幸曰：“叩头者之言，安足信哉。”汉文帝亦谓张释之曰：“卑之，无甚高论，令可行也。”今人平居无事，友朋骨肉，切磋规诲之间，尚宜旁引曲释，亶亶绎绎，使人乐去其不善，而乐行其善，况于君臣尊卑之间，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礼》称五谏，而直谏爲下。

前数月见报，上披閣下谏疏，锡以币帛，僻左且远，莫知其故。近于游客处一睹閣下谏草，明白辩婉，出入有据，吾君圣明，宜爲动心，数日在手，味之不足，且拊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闻谏，既且行之，仍复宠锡，诱能谏者，斯乃尧舜禹汤文武之心也，闻于远地，宜爲吾君拊也。閣下以忠孝文章立于朝廷，勇于谏而且深于其道，果能动吾君而光世德。

某蒙閣下之厚爱，冀于异时资閣下知以进尺寸，能不爲閣下之喜，复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闻一言而用之，贤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奋起志虑，各尽所怀，则文祖武宗之业，穷天尽地，日出月入，皆可扫洒，以复厥初。某纵不得效用，但于一官一局，筐篋簿书之间，活妻子而老身命，作爲歌诗，称道仁圣天子之所爲治，则爲有余，能不自慰？故获閣下之一疏，拊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虚也，宜如此也。无因面赞其事，书纸言诚，不觉繁多。某再拜。

### 与浙西卢大夫书

某顿首再拜。某年二十六，由校书郎入沈公幕府。自应举得官，凡半歲间，既非生知，

复未涉人事，齿少意锐，举止动作，一无所据。至于报効施展，朋友与游，吏事取舍之道，未知东西南北宜所趋向。此时郎中六官一顾怜之，手携指画，一一诱教，丁宁纖悉。两府六年，不嫌不怠，使某无大过而粗知所以爲守者，实由郎中之力也。

去歲乞假，路由汉上，员外七官以某尝获知于郎中，惠然不疑，推置于肺肝间。某恃郎中之知，亦敢自道其志，公私谋议，各悉所怀，一俯一仰，如久而深者。

久欲资郎中、员外之爲阶级，遂干尊重，欲望收恤，舐笔伸纸，以复踰于三四。因曰既阶级矣，步欲升堂与排闥而入者，事不同日。《式微》诗曰：“何其处也，必有与也。”言必有仁义与我，所以处而不去也。进退计忖，不宜得罪。今敢谨写所爲文十四首，编爲一卷，继进于后，爱之不倦，爲之不已，不至于工，今以爲献，无任慙惶。然特爲进说之端，非敢因此求知，不胜攀恋惕惧之至。某再拜。

### ●樊川文集第十三

杜牧字牧之

上宣州崔大夫书

某再拜。阁下以德行文章，有位于明时，如望江、汉，见其去之杳天，洸汪澶漫，不知其所爲终始也。复自开幕府以来，辟取当时之名士，礼接待遇，各尽其意，后进絜絜以节业自持者，无不愿受阁下迴首一顾，舒气快意，自以满足。今藩镇之贵，土地兵甲，生杀与夺，在一出口，终日矜高，与门下后进之士，推得失去就于分寸铢黍间，多是其人也。独阁下不自矜高，不设壅垒，曲垂情意，以尽待士之礼。然知后进絜絜以节业自持者，愿受阁下迴首一顾，舒气快意，自以满足，此固然也，非敢苟佞其辞以取媚也。不知阁下俯仰延遇之去就，币帛筐篚之多少，饮食献酬之和乐，各用何道？闲夜永日，三五相聚，危言峻论，知与不知，莫不愿尽心于阁下，寿考福祿，祝之无穷。某虽不肖，则亦千百间其一人数也。

《鹿鸣》，宴羣臣诗，曰：“既饮食之，复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吉日》诗，曰：“宣王能慎微接下，无不尽心以奉其上焉。”自古虽尊爲天子，未有不用此而能得多士尽心也，未有不得多士之尽心，而得树功立业流于歌诗也，况于诸侯哉！夫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司马迁曰：“自古富贵，其名磨灭，不可胜纪。”静言思之，令人感动激发，当寐而寤，在饥而饱。伏希阁下潜之益深，筑之益高，緘鏘之益固，使天下之人，异日捧阁下之德，不替今日，则爲宰相长育人材，兴起教化，国朝房、杜、姚、宋不足过也。

某也于流辈无所知识，承风望光，徒有输心效节之志。今谨録杂诗一卷献上，非敢用此求知，盖欲导其志，无以爲先也。往年应进士举，曾投献笔语，亦蒙亟称于时。今十五年矣，于顽懵中爲之，不知久于其事，能不稍工，不敢再録新述，恐烦尊重，无任惶惧。谨再拜。

上池州李使君书

景业足下。仆与足下齿同而道不同，足下性俊達坚明，心正而气和，饰以温慎，故处世显明无罪悔；仆之所稟，阔略疏易，轻微而忽小。然其天与其心，知邪柔利己，偷苟谗諂，可以进取，知之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复见恶之，不能忍一同坐与之交语。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己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违己者。知之者，皆齿少气锐，读书以贤才自许，但见古人行事真当如此，未得官职，不覩形势，絜絜少辈之徒也。怒仆者足以裂仆之肠，折仆之胫，知仆者不能持一饭与仆，仆之不死已幸，况爲刺史，聚骨

肉妻子，衣食有余，乃大幸也，敢望其他？然与足下之所受性，固不得伍列齐立，亦抵足下疆壠畦畔间耳，故足下怜仆之厚，仆仰足下之多。在京城间，家事人事，终日促束，不得日出所怀以自晓，自然不敢以辈流间期足下也。

去歲乞假，自江、汉间归京，乃知足下出官之由，勇于爲义，向者仆之期足下之心，果爲不繆，私自喜贺，足下果不负天所付与、仆所期向，二者所以爲喜且自贺也，幸甚，幸甚。夫子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复曰：“不试，故艺。”圣人尚以少贱不试，乃能多能有艺，况他人哉。仆与足下年未三十爲诸侯幕府吏，未四十爲天子廷臣，不爲甚贱，不爲不试矣。今者齿各甚壮，爲刺史各得小郡，俱处僻左，幸天下无事，人安穀熟，无兵期军须、逋负争诉之勤，足以爲学，自强自勉于未闻未见之间。仆不足道，虽能爲学，亦无所益，如足下之才之时，眞可惜也。向者所谓俊達精明，心正而气和，饰以温慎，此才可惜也。年四十爲刺史，得僻左小郡，有衣食，无爲吏之苦，此时之可惜也。仆以爲天资足下有异日名声，迹业光于前后，正在今日，可不勉之。

仆常念百代之下，未必爲不幸，何者？以其书具而事多也。今之言者必曰：“使圣人微旨不传，乃郑玄辈爲注解之罪。”仆观其所解释，明白完具，虽圣人复生，必挈置数子坐于游、夏之位。若使玄辈解释不足爲师，要得圣人复生，如周公、夫子亲授微旨，然后爲学。是则圣人不生，终不爲学；假使圣人复生，即亦随而猾之矣。此则不学之徒，好出大言，欺乱常人耳。自汉已降，其有国者成败废兴，事业踪迹，一二亿万，青黄白黑，据实空有，皆可图画，考其来由，裁其短长，十得四五，足以应当时之务矣。不似古人穷天凿玄，蹶于无踪，算于忽微，然后能爲学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爲不幸也。

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此乃随所见闻，能不亡失而思念至也。楚王问萍实，对曰：“吾往年闻童谣而知之。”此乃以童子爲师耳。参之于上古，复酌于见闻，乃能爲圣人也。诸葛孔明曰：“诸公读书，乃欲爲博士耳。”此乃盖滞于所见，不知适变，名爲腐儒，亦学者之一病。

仆自元和已来，以至今日，其所见闻名公才人之所讨论，典刑制度，征伐叛乱，考其当时，参于前古，能不忘失而思念，亦可以爲一家事业矣。但随见随忘，随闻随废，轻目重耳之过，此亦学者之一病也。如足下天与之性，万万与仆相远。仆自知顽滞，不能苦心爲学，假使能学之，亦不能出而施之，恳恳欲成足下之美，异日既受足下之教，于一官一局而无过失而已。自古未有不学而能垂名于后代者，足下勉之。

大江之南，夏候鬱湿，易生百疾，足下气俊，胸臆间不以愔忿是非贮之，邪气不能侵，慎防是晚多食，大醉继饮，其他无所道。某再拜。

### 投知己书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复曰：“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此圣人操心，不顾世之人是非也。柱厉叔事莒敖公，莒敖公不知，及莒敖公有难，柱厉叔死之。不知我则已，反以死报之，盖怨不知之深也。豫让谓赵襄子曰：“智伯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此乃烈士义夫，有才感其知，不顾其生也。行无坚明之异，材无尺寸之用，泛泛然求知于人，知则不能有所报，不知则怒，此乃衆人之心也。圣贤义烈之士，既不可到，小生有异于衆人者，审己功也。审己之行，审己之才，皆不出衆人，亦不求知于人，已或有知之者，则藏缩退避，唯恐知之深，盖自度无可以爲报效也。或有因缘他事，不得已求知于人者，苟不知，未尝退有怫言怨色，形于妻子之前，此乃比于衆人，唯审己求知也。

大和二年，小生应进士举，当其时先进之士，以小生行可与进，业可益修，喧而誉之，争爲知己者不啻二十人。小生迩来十年江湖间，时时以家事一抵京师，事已即返，尝所谓喧

而誉之爲知己者，多已显贵，未尝一到其门。何者？自十年来，行不益进，业不益修，中夜忖量，自愧于心，欲持何说复于知己之前爲进拜之资乎！默默藏缩，苟免寒饥爲幸耳。

昨李巡官至，忽传阁下旨意，似知姓名，或欲异日必録在门下。阁下爲世之伟人巨德，小生一获进谒，一陪讌享，则亦荣矣，况欲异日终置之于榻席之上，齿于数子之列乎。无攀缘丝髮之因，出特達倜傥之知，小生自度宜爲何才，可以塞阁下之求，宜爲何道，可以报阁下之德。是以自承命已来，审己愈切，抚心独惊，忽忽思之，而不自知其然也。

若蒙待之以衆人之地，求之以衆人之才，责之以衆人之报，亦庶几异日受约束指顾于簿书之间，知无不爲，爲不及私，亦或能提笔伸纸，作咏歌以发盛德，止此而已。其他望于古人，责以不及，非小生之所堪任。伏恐阁下听闻之过，求取之异，敢不特自发明，导说其衷，一开阁下视听。其他感激发愤，怀愧思德，临纸汗发，不知所裁。某恐惧再拜。

### 答庄充书

某白庄先辈足下。凡爲文以意爲主，气爲辅，以辞彩章句爲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四者高下圆折，步骤随主所指，如鸟随鳳，鱼随龙，师衆随汤、武，腾天潜泉，横裂天下，无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闐闐，纷纷然莫知其谁，暮散而已。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

观足下所爲文百余篇，实先意气而后辞句，慕古而尚仁义者，苟爲之不已，资以学问，则古作者不爲难到。今以某无可取，欲命以爲序，承当厚意，惕息不安。复观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师其人而爲之，《诗》、《书》、《春秋左氏》以降，百家之说，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于世，寄志于言，求言遇于后世也。自两汉已来，富贵者千百，自今观之，声势光明，孰若马迁、相如、贾谊、刘向、扬雄之徒，斯人也岂求知于当世哉？故亲见杨子云著书，欲取覆酱瓿，雄当其时，亦未尝自有夸目。况今与足下并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难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 上河阳李尚书书

伏以三城所治，兵精地要，北锁太行，东塞黎阳，左京河南，指爲重轻。自艰难已来，儒生成名立功者，盖寡于前代，是以壮健不学之徒，不知儒术，不识大体，取其微效，终败大事，不可一二悉数。伏以尚书有才名德望，知经义儒术，加以俭克，好立功名。今横据要津，重兵在手，朝廷搢绅之士，屈指延颈，伫观政能。况圣主掀擢豪俊，考校古今，退朝之后，急于观书，已筑七关，取陇城，緝爲郡县。今亲诛虏，收其土田，取其良马，爲耕战之具，西复凉州，东取河朔，平一天下，使不贡不覲之徒，敢自专擅？此实圣主之心，事业已彰，臣下明明，无不知之。

伏自尚书树立，锻炼教训，拣拔法术，尺寸取于古人。若受指顾，必立大功，使天下后学之徒，知成功立事，非大儒知今古成败者而不能爲之。复使儒生舒展胸臆，得以诲导壮健不学之徒，指踪而使之，令其心服，正在今日。

某多病早衰，恚在耕钓，得一二郡，资其退休，以活骨肉，亦能作爲歌诗，以称道盛德，其余息心亦已久矣。下情日增，瞻仰恋德之切。某恐惧再拜。

### 上盐鐵裴侍郎书

伏以盐鐵重务，根本在于江淮，今诸监院，颇不得人，皆以权势干求，固难悉议停替。

其于利病，岂无中策？某自池州、睦州，实见其弊。盖以江淮自废留后已来，凡有冤人，无处告诉，每州皆有土豪百姓，情愿把盐每年纳利，名曰“土盐商”。如此之流，两税之外，州县不敢差役。自罢江淮留后已来，破散将尽，以监院多是诛求，一年之中，追呼无已，至有身行不在，须得父母妻儿辘身驱将，得钱即放，不二年内，尽恐逃亡。

今譬于常州百姓，有屈身在苏州，归家未得，便可以苏州下状论理披诉。至如睦州百姓，食临平监盐，其土盐商被临平监追呼求取，直是睦州刺史，亦与作主不得，非裹四千里粮直入城役使，即须破散奔走，更无他图。其间搜求胥徒，针抽缕取，千计百校，唯恐不多，除非吞声，别无赴诉。今有明长吏在上，旁县百里，尚敢公为不法，况诸监院皆是以货得之，恣为奸欺，人无语路。况土盐商皆是州县大户，言之根本，实可痛心。比初停罢留后，众皆以为除烦去冗，不知其弊，及于疲羸，即是所利者至微，所害者至大。

今若蒙侍郎改革前非，于南省郎吏中择一清慎，依前使为江淮留后，减其胥吏，不必一如向前多置人数。即自岭南至于汴宋，凡有冤人，有可控告，奸赃之辈，动而有畏，数十州土盐商，免至破灭。除江淮之太残，为侍郎之阴德，以某愚见，莫过于斯。若问于盐铁吏，即不欲江淮别有留后，若有留后，其间百事，自能申状谏呈，安得货财，表里计会，分其权力，言之可知。伏惟俯察愚衷，不赐罪责。某再拜。

#### 与汴州从事书

汴州境内，最弊最苦，是牵船夫，大寒酷暑，穷人奔走，毙踏不少。某数年前赴官入京，至襄邑县，见县令李式甚年少，有吏才，条疏牵夫，甚有道理，云：“某当县万户已来，都置一板簿，每年轮检自差，欲有使来，先行文帖，尅期令至，不拣贫富，职掌一切均同。计一年之中，一县人户，不着两度夫役，如有远户不能来者，即任纳钱，与于近河雇人，对面分付价直，不令所由欺隐。一县之内，稍似苏息。盖以承前但有使来，即出帖差夫，所由得帖，富豪者终年闲坐，贫下者终日牵船。今即自以板簿在手，轮转差遣，虽有黠吏，不能用情。”

某每任刺史，应是役夫及竹木瓦砖工巧之类，并自置板簿，若要使役，即自检自差，不下文帖付县。若下县后，县令付案，案司出帖，分付里正，一乡只要两夫，事在一乡徧着，赤帖怀中藏却，巡门掠敛一徧，贫者即被差来。若籍在手中，巡次差遣，不由里胥典正，无因更能用情。以此知襄邑李式之能，可以惠及夫役，更有良术，即不敢知。

以某愚见，且可救急，因襄邑李生之绩效，知先辈思报幕府之深诚，不觉亦及拙政，以为证明，岂敢自述。今为治，患于差役不平，《诗》云：“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此盖不平之故。长吏不置簿籍一一自检，即奸胥贪冒求取，此最为甚。某恐惧再拜。

#### ●樊川文集第十四

##### 杜牧字牧之

##### 黄州准赦祭百神文

会昌二年，岁次壬戌，夏四月乙丑朔，二十三日丁亥，皇帝御宣政楼，百辟卿士，稽首再拜，敢上“仁圣文武至神大孝”尊号于皇帝。受册礼毕，御丹凤楼，因大赦天下，咸告天下刺史，宜祭境内神祇有益于人者，可抽常所上赋以备具。牧为刺史，实守黄州。夏六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伏准赦书得祭诸神，因为文称赞皇帝功德，用飨神云。

黄帝嗣帝，天饰天付，前任申年，坐统大业，慈明宽恩，圣明文武。或曰诛殛，曰：我

父母，譬彼婴儿，岂不可恕。或曰畋游，苑大林深，啮嚙跳突，千毛万羽，豹裂鹏擒，其乐无伍。皇帝曰：“不，匪我不知，言岂假汝。未抚四夷，未考百度，天地宗庙，未陈簋簠。如寐未寤，如痒未愈。斥退狗马，未可以御。”或曰酒饮，顺气完神，莫乐工习，自祖自父，瑶簪绣裾，千万侍女，酬以觥罍，助之歌舞，富贵四海，不乐何苦。皇帝曰：“不，如闻四海，蝗蔽田亩，或曰亢旱，或曰淫雨。稚老孤寡，未尽得所，闻一有是，首不能举。”

乃拔俊良，乃登耆老，夕思朝议，依规约矩。详刑定法，深刻不取，摭揭典制，酌之中古。远师太宗，近法宪宗，怵栗思惟，不治是惧，四国既平，六职攸序。黍稷稻粱，呕哑俯俸，父子供养，婴儿抚乳。万里齐俗，实皇帝力，絜眠而食，罔知其故。皇帝乃曰：“予见郊庙。”严法物，旃旒旅。五帝坐坛，百神立坵天廉反。嵬嶷盼向，捧爵是醮。海外天内，戎狄蛮夷，奇服异貌，伏于除外，懽喜叫噪。迴御丹凤，大赦四海，改元会昌，减论有罪，绍功嗣德，搜剔幽昧。寒暑合节，风轻雨碎，穀溢陈困，畜繁腴大。东南西北，限岸置纪。无有顿惮得可反，不识灾害。三事大夫、邦伯诸侯，曰：“皇帝德，古不能侔，讴歌謠咏，安能可称。”百工庶人，亦有聚谋，拜章口呼，愿上大号，神听天闻，欲扬宏休。皇帝曰：“无功，不可虚受。”恳请不已，出涕叩头。皇帝不能止，曰：“予慙羞，曰因大赦，惟新九州。”不穷不诈，不饥不偷，有穷有饥，实吏之尤。予实天吏，许之省修，约束教诫，纖悉丁寧，品类细伟，各当源流。”皇帝曰：“俞，股肱耳目，诚示竭力。寒暑风雨，宜神是酬。匪神之力，其谁能谋？凡尔守土，各报尔望。剥烹羹馘，无爰羊牛。”天下闻命，奔走承事。

牧实遭遇，亦忝刺史。斋斋惕栗，临谷临坠。视牲启毛，濯爵置罍，不委下吏，肴羞具洁，罔有不备。衣冠待晓，坐以假寐，步及神宇，躡足屏气。神实在前，敬恭跪起。《诗》不云乎：“皇天上帝，伊谁云憎。”天憎罪人，天可指视，止殃其身，岂可傍焮？刺史有罪，可病可死，其身未塞，可及妻子，无作水旱，以及闾里。皇帝仁圣，神祇聪明，唱和符同，相为表里。黄治虽远，黄俗虽鄙，皇符视之，近远一致。洋洋在上，实提人纪，无负皇帝，自作羞愧。

月惟孟夏，日惟辛巳，实神降祉。神如有言：“我答皇帝。寒暑风雨，其期必至，瘡疠水旱，永永止弭。尔为官人，勉其尔治。”某敬再拜，流汗霑地。

### 祭城隍神祈雨文

下土之人，天实有之。石穀豐实，寒暑合节，天实生之。苗房甲而水湮之，苗秀好而旱莠之，饥即必死，天实杀之也。天实有人，生之孰敢言天之仁，杀之孰言天之不仁。刺史史也，三岁一交。如彼管库，敢有其寶玉；如彼传舍，敢治其居室？东海孝妇，吏冤杀之，天实冤之，杀吏可也。东海之人，于妇何辜，而三年旱之？刺史性愚，治或不至，厉其身可也，绝其命可也！吉福殃恶，止当其身。胡为降旱，毒彼百姓？谨书诚恳，本之于天，神能格天，为我申闻。

### 第二文

牧为刺史，凡十六月，未尝为吏，不知吏道。黄境隣蔡，治出武夫，仅五十年，今行一切，后有文吏，未尽削除。伏腊节序，牲醪杂须，吏仅百辈，公取于民，里胥因缘，侵窃十倍，简料民费，半于公租，刺史知之，悉皆除去。乡正村长，强为之名，豪者尸之，得纵强取，三万户多五百人，刺史知之，亦悉除去。蠶丝之租，两耗其二铢；税穀之赋，斗耗其一升，刺史知之，亦悉除去。吏顽者笞而出之，吏良者勉而进之，民物吏钱，交手为市。小大之狱，面尽其词，弃于市者，必守定令。人户非多，风俗不杂，刺史年少，事得躬亲，疽抉其根矣，苗去其莠矣，不侵不蠹，生活自如。公庭昼日，不闻人声，刺史虽愚，亦曰无过，

纵使有过，力短不及，恕亦可也，杀亦可也。稚老孤穷，指苗燃鼎，将穗秀矣，忍令萎死，以绝民命？古先圣哲，一皆称天，举动行止，如天在旁。以爲天道，仁即福之，恶即杀之，孤穷即怜之，无过即遂之。今早已久，恐无秋成。谨具刺史之所爲，下人之将绝，再告于神，神其如何？

### 祭木瓜神文

维会昌六年，歲次景寅，某月某日，某官敬告于木瓜山之神。惟神聪明格天，能降云雨，郡有灾旱，必能救之，前后刺史，祈无不应。去歲七月，苗将萎死，祷神之际，甘雨随至，槁然凶歲，化爲丰年。仰神之灵，感神之德，愿新祠宇，以崇祭祀。今易卑庠，变爲华敞，正位南面，庙貌严整。风雷云雨，师伯必备，侍卫旗戟，罗列森然。惟神繫云在襟，贮雨在缶，视人如子，渴即与之。不容凶邪，不降疾疫。千万年间，使池之人，敬仰不怠。伏惟尚飨！

### 祭故处州李使君文

维会昌五年，歲次乙丑，某月日，池州刺史杜牧谨遣军事押衙王鍊，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于亡友李君起居之灵。

忆昔相遇，两未生须，京师衆中，迹犹甚疏。一言道合，尽写有无。我于宣城，忝迹宾吏；君随幕府，东下继至。复与友人，故薛子威，邂逅释愿，如相爲期，放论剧谈，各持是非。攻强讨深，张矛彀机，怒或葩赫，终成笑嬉。于后七年，君拜左史，来蜀西川，我官补阙。云愧我先，拜章请代，盖私我焉。我有家事，乞假南来，循出里第，君出离杯。令弟在席，恣爲诙谐，耳热胆张，觥联相■（豕灰）。我归坠马，一支几摧，君来我坐，侧倚旁隈。时闲酸吟，戏口犹开，云君我杀，以酒相加，忌我之才。及我南去，君刺池阳，我守黄冈，葭苇之场。唯君书信，前后相望，辞意纖悉，勉我自强。律我性情，补短裁长，一函每发，沉忧并忘。幸会交代，沿檝若飞，江山九月，凉风满衣。爲别几时，多少懽悲，志业益广，不可窥知。长人之术，酋爲吏师，纵酒十日，舞袖傲垂。语公之余，且及其私，许以季女，配我长儿。莫云稚齿，可以指期，各负少壮，轻后会时。寓居宣城，书札日驰，一疾不起，讵来犹疑。呜呼哀哉。

惟先仆射，俭德冠古，凡二十年，四领茅土，所至所治，曰人父母。官俸余半，委庠不取，京师里第，蓬茅数亩。庆余生君，曰天爵补。何聪明才智兮，不使施爲？何付与之多兮，折之何暴？天阳地陰，高厚相侔，上有河汉，鈇普错反天横流。百刻昼夜，平分不饶，皎不陰晦，一月几朝。二男三女，俗率如此，三男二女，无有其地。君子小人，鼻目并列，与小人校，会无百一，于百一中，以秀夺实。凡稟陰阳，生于其间，阳常不胜，贤者宜艰。自古皆然，欲复何言。抚孤一吊，拍棺一哭，咫尺不遂，涕下相续。期于没齿，尽力嗣子。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 祭周相公文

维大中五年，岁次辛未，七月辛未朔，八日戊寅，故吏朝议郎、知湖州诸军事、守湖州刺史杜牧谨遣军事押衙司马素，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国仆射、赠司徒周公之灵。

伏惟相公之道，徧于天下，至如牧者，受恩最深。爰自稚齿，即蒙顾许，及在宦途，援挈益至。会昌之政，柄者爲谁？忿忍陰污平声，多逐良善。牧实忝幸，亦在遣中。黄冈大泽，葭苇之场，继来池阳，西在孤岛。僻左五岁，遭逢圣明。牧拾冤沉，诛破罪恶。牧于此际，

更迁桐庐，东下京江，南走千里。曲屈越嶂，如入洞穴，惊涛触舟，几至倾没。万山环合，才千余家，夜有哭鸟，昼有毒雾，病无与医，饥不兼食，抑暗偏塞，行少卧多。逐者纷纷，归辘相接，唯牧远弃，其道益艰。相公怜悯，极力掀拔，爰及作相，首取西归，授之名曹，帖以重职。虢国太子，绛市谍人，死而复生，未足为喻。旌旆西去，拜于都门，贤士大夫，无不攀惜。皆曰相公，事君尽忠，保道轻位，大张公室，尽闭私门，彼由径者，跛倚不进，天下贤彦，明知所趣。重德壮年，衆期再入。

牧守吴兴，继奉手示，但思休退，不言疾恙。讷问忽至，恸哭问天。呜呼！苍生未济，而丧吾相，为苍生恸，岂独私恩。想象音容，思惟恩纪，期于令嗣，可以効死。吴、洛相远，踰于二千，无因拜柩，见归九泉。哭送使者，致诚奠筵。伏惟尚飨！

### 祭龚秀才文

维大中五年，岁次辛未，五月朔，二日，湖州刺史杜牧谨遣军事十将徐良，敬致祭于故龚秀才之灵。死者生之极，折脛而夭，复死之极。言于前定，莫得而推；出于偶然，魂其冤哉。乡里何在，骨肉何人？卞山之南，可以栖魂。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御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清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吏部尚书崔公行状

曾祖某皇任醴泉县令

祖某皇任太子中允赠右散骑常侍

父某皇任检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州刺史赠太师

公讳某，字某。威仪秀伟，神气深厚，即之如鉴，望之如春。既冠，识者知不容于风尘矣。贞元十二年，进士中第。十六年，平判入等，授集贤殿校书郎。陝虢观察使崔公琮愿公为宾，而不乐之，挈辞载币，使者数返。公徐为起之，且曰：“不关上闻，摄职可也。”受署为观察巡官。后转京兆府鄠县尉，迁监察御史，侍御史，刑部员外。丁邠国太夫人忧，杖而能起，人有闻焉。外除，拜吏部员外郎，判南曹事。千人百族，必应进而进，公亲自挟格，肖法必留，戾程必黜。每悬榜举牍，富室权家，汗而仰视，不敢出口。宿吏逡巡，缚手系舌，愿措一奸，不能得之。凡二年迁左司郎中，吏部郎中，加朝散大夫，旋拜谏议大夫，兼知匭使。

穆宗皇帝春秋富盛，稍以畋游声色为事，公晨朝正殿，挥同列进而言曰：“十一圣之功德，四海之大，万国之衆，之治之乱，悬于陛下。自山已东，百城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垒，距宗庙十舍，百姓憔悴，蓄积无有。愿陛下稍亲政事，天下幸甚。”诚至气直，天子为之动容，斂袖慰而谢之。迁给事中。

敬宗皇帝始即位，旁求师臣。今相国奇章公上言，曰非公不可，遂以本官充翰林侍讲学士，命服金紫。旋拜中书舍人，仍兼旧职。侍帝郊天，加银青光禄大夫。高承简罢郑滑节度使，滑人叩阙，乞为承简树德政碑。内官进曰：“翰林故事，职由掌诏学士。”上曰：“承简功臣胤也，治吾咽喉地，克有善政，罢而请纪，入人深矣。吾以师臣之辞，且宠异焉。”居数月，魏博节度使史宪诚拜章为故帅田季安树神道碑，内官执请亦如前辞。上曰：“魏北燕赵，南控成臯，天下形胜地也。吾以师臣之辞，且慰安焉。”居数月，陈许节度使王沛拜章乞为亡父树神道碑，内官执请如前辞。上曰：“许昌天下精兵处也，俗忠风厚，沛然抚之，吾视如臂。吾以师臣之辞，而彰其忠孝焉。”是三者，皆御札命公，令刻其辞，恩礼亲重，无与为比。历岁，愿出守本官，辞恳而遂。礼部缺侍郎，上曰“公可也”，遂以命之。二年选士七十余人，大抵后浮华，先材实。转兵部侍郎。

今上即位四年，公亟请于丞相阁曰：“愿得一方疲人而治之。”除陝虢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先是陝之官人，人必月尅俸钱五千助输贡于京师者，岁至八十万。公曰：“官人不能瞻私，安能卹民。吾不能独治，安可自封。”即以常给廉使杂费，下至于盐酪膏薪之品，十去其九，可得八十万，岁爲代之。官人感悦，随治短长，不忍爲欺。万国西走，陝实其冲，复有江淮、梁、徐、许、蔡之戍兵，北出朔方、上郡、回中、汧陇间，践更往来，不虚一时。民之供亿，吏须必应，生活之具，至于瓶缶匕匙，常碎于四方之手。公曰：“此犹束炬以焚民也。”于是节宴赏，截浮费，凡金漆陶木丝枲之用，悉爲具之，可飨数千人，民一不知。

复有诏旨支税粟输太仓者，岁数万斛。始歛民也，远远近近，就积佛寺，终输于河，复藉民而载之，民之巨牛大车，半顿于路，前政咸知，计不能出。公曰：“管仲曰，粟行五百里，民有饥色。斯言粟重物也，不可推迁，民受其弊。况今迂直之计，有不趨习试五百里乎！”公乃大索有无，亲筹而计之。北临黄河，树仓四十间，穴仓爲槽，下注于舟。因隙赏直，不败时务。自此壮者斛，幼者斗，负挈囊里，委仓而去，不知有输。他境之民，越逸奔走，駢争鬪，愿爲陝民。政成化行，上国下国，更口赞颂。

凡二年，改岳、鄂、安、黄、蕲、申等州观察使，囊山带江，三十余城，缭绕数千里，洞庭百越，巴蜀荆汉而会注焉。五十余年，北有蔡盗，于是安锁三关，鄂练万卒，皆佷楚善战，寔有战风，称爲难治，有自往矣。公始临之，简服伍旅，脩理械用，亲之以文，齐之以武，大创厅事，以张威容。造蒙冲小舰，上下千里，武士用命，尽得羣盗。公曰：“劫于水者，以尽杀爲习，虽值童耆而无舍焉。比附他盗，刑不可等。”于是一死之内，必累加之，盗相诫曰：“公之未去，勿触其境。”然后黜弃奸冒，用公法也；升陟廉能，用公举也；抚获穷约，用公惠也。豪商大贾，不得轻役，不得隐田，父子兄弟，不得同贩。于闔境之内，有余不足，自公而均。复建立儒宫，置博士，设生徒，廩饩必具，顽惰必迁，敬让之风，人知家习。八年秋，江水涨溢。公曰：“安得长堤而御之。”言讫，军士齐民，云锺雨杵，一挥立就，令行恩结，有如此者。千里之内，如视堂庑，虽僻左下里，岁腊男子必以鸡黍贺馈，女子能以簪珥相问遗，富乐欢康，肩于治古。

凡五年，迁浙西观察使，加礼部尚书。公曰：“三吴者，国用半在焉。因高爲旱，因下爲水者，六岁矣。经赋兵役，不减于民，上田沃土，多归豪强。苟悦所谓公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酷甚于亡秦，今其是也。”于是料民等第，籍地沃瘠，均其征赋，一其徭役。经费宴赏，约事裁节。民有宿逋不可减于上供者，必代而输之。诚祷山川，岁获大稔。复曰：“衣冠者，民之主也。自艰难已来，军士得以气加之，商贾得以财侮之，不能自奋者多栖于吴土。”遂立延宾馆以待之，苟有一善，必接尽礼。因访里闾，益知民之疾苦，随以治之。纔逾期岁，而吴民复振。

开成元年十月二十日，薨于治所。多士相吊曰：“使公相天子，贞观、开元之俗，可期而见也。岂公不幸，实生民之不幸也。”主上痛悼，辍朝一日，赠吏部尚书。

公生得灵和，自干名立朝，爲公卿，爲侯伯，未尝须臾间汲汲牵率欲显名合朝，而仁义忠信，明智恭俭，鬱积发溢，自然相随。不立约结而善人自亲，不设沟垒而不肖自远，不志于荣達而官位自及。公内外闕闕，源派清显，拔于甲族，而复甲焉。亲昆仲六人，皆至達官，公与伯兄季弟，五司礼闈，再入吏部，自国朝已来，未之有也。上至公相方伯，下及再命一命，幕府陪吏之属，徧满内外，皆公门生。公俯首益恭，如孤臣客卿，惕惕而多畏也。自爲重镇，苞苴金币之货，不至权门。亲戚故旧，周给衣食，毕其婚丧，悉出俸钱，不以家爲。在家怡然，未尝训勉，子弟自化，皆爲名人。居室卑庳，不设步廊，宾至值雨，则张盖蹶屐而就于外位。

初镇于陝，或束梃经月，不鞭一人。至于驿马，令五岁幸全，则爲代之，着爲定制，曰致一物于必穷之地，君子不爲。其爲仁爱，而臻于此。及迁镇鄂渚，严峻刑法，至于诛戮，未尝贲一等，后一刻。或问于公曰：“陝、鄂之政不一，俱臻于治，何也？”公曰：“陝之土

瘠民劳，吾抚之不暇，尚恐其惊。鄂之土沃民黠，杂以夷俗，非用威刑，莫能致理。政贵知变，盖爲此也。”闻者服焉。

呜呼！公之德行材器，真哲人君子，没而不朽者也。易名定謚，爲国常典，敢书先烈，達于执事，附于史氏云尔。谨状。

#### 唐故尚书吏部侍郎贈吏部尚书沈公行状

曾祖某皇任泉州司户参军

祖某皇任婺州武义县主簿贈屯田员外郎

父某皇任尚书礼部员外郎贈太子少保

公讳某，字某。明《春秋》，能文攻书，未冠知名。我烈祖司徒岐公，与公先少保友善，一见公喜曰：“沈氏有子，吾无恨矣。”因以冯氏表生女妻之。

贞元末，举进士。时许公孟容爲给事中，权文公爲礼部侍郎，时称权、许。进士中否，二公未尝不相闻于其间者。其年，礼部毕事，文公诣许曰：“亦有遗恨。”曰：“爲谁？”曰：“沈某一人耳。”许曰：“谁家子？某不之知。”文公因具言先少保名字，许曰：“若如此，我故人子。”后数日，径诣公，且责不相见。公谢曰：“闻于丈人，或援致中第，是累丈人公举，违某孤进，故不敢自達。”许曰：“如公者，可使我急贤诣公，不可使公因旧造我。”

明年中第。文公门生七十人，时人比公爲顔子。联中制策科，授太子校书，鄂县尉，直史馆，左拾遗，左补阙，史馆修撰，翰林学士。歷尚书司门员外郎，司勳、兵部郎中，中书舍人，命服朱紫。时穆宗皇帝亲任学士，时事机祕，多考决在内，必取其长，循爲宰相。公密补弘多，同列每欲面陈拜章，互来告公，必取规议，用爲进退。歲久，当爲其长者凡再，公皆逡巡不就。上欲面授之，公奏曰：“学士院长，参议大政，出爲宰相，臣自知必不能爲。凡宰相之任，非能尽知天下物情，苟爲之必致败挠。况今百姓甚困，燕、赵适乱，臣以死不敢当，愿得治人一方，爲陛下长养之。”因出称疾，特降中使刘泰伦起之，公称益笃。故相国李公德裕与公同列友善，亦欲公之起，辞说甚切，公终不出。因诏以本官兼史职，出归纶阁。久处密近，思效用于外，恳请于丞相不已。由是出爲湖南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凡二歲转爲。人困事繁，恶易滋长，官人调授，少得防冤，疏通蹊径，人情物理，无不曲尽。吏欲爲欺于此，照验之端必明于彼；民有未伸于彼，开张之路必在于此。亶亶循环，皆极根本。尤重刑罚，杖十五至死者，每有一犯，必具狱断刑之后，徧示幕府吏，虽十人有一人以为小未可者，必再详究。经费游宴，约事裁节，岁有水旱，不可減于常贡者，必爲代之。江西宣州联岁水灾，所贷万计。

公善養情性，自居方伯生杀之任，喜怒好恶是四者闭覆浑然，虽终歲伺之，不见毫发。故黠吏欲贼公之所向，高下其事，终不可得。每处一事，未尝不从容尽理，故所至之处，富庶權康，理行第一。每去任，人吏泣送出境不絕。自宣城入爲吏部侍郎，二年考覆搜举，品第伦比，时称精能，宰物之望，属于佥议。公每愿用所长，复理于外。及薨于位，知与不知，莫不相吊。上悼惜，辍朝一日，贈吏部尚书。

公与先少保俱掌国史，撰《宪宗实録》，未竟，出镇湖南，诏以随之，成于理所，时论荣之。公出得灵粹，沛然而仁，自幼及长，未尝须臾间汲汲牵率欲及于道。温良恭俭，明智忠信，内积外溢，自然相随。自布衣至于達宦，凡所交友，皆当时名公，将美所长，覆救所不及，三十年间，无有携间者。

公常居中，虽有重名，每苦于飢寒，两求廉镇。时宰许之，皆先要公曰：“欲用某爲从事，可乎？”公必拒之。至有怒者，公曰：“诚如此，愿息所请。”故二镇幕府，皆取孤进之士，未尝有吏一人因权势入。尝择邸吏尹伦，戇滞阙事，寮佐皆患之，因请易之，公曰：“某出京师，面诫伦曰：止可关事，不可多事。是伦适能如此，受不虚矣。”故二镇号爲富饶，

凡十年间，权势贵幸之风不及于公耳，苞苴寶玉之赂亦不至权门，虽有怒者，亦不敢以言议公，公然侵公。其爲守道自得，皆如此类。在家无杖笞呵责，家人自化，兄弟生姪，虽絶服者，入门饮食衣服，指使其奴婢，无二等。亲戚故旧，周给所得，皆出俸钱，不以家爲。于京师开化里致第，价钱三百万，讫二镇牵率满之，及在牀之日，周身之饰，易以任器。京师士人，杂然言议，以爲非今之有，指爲异事。

呜呼！公之德行，可以称古君子矣。牧分实通家，义推先执，复以孱昧，叨在宾席，幼熟懿行，长奉指教，泣涕撰记，以备遗阙，以附于史氏云尔。谨状。

## ●樊川文集第十五

中书舍人杜牧字牧之

黄州刺史谢上表

臣某言。臣奉某月日勅旨，自某官授臣黄州刺史，以某月日到任上讫。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臣某自出身已来，任职使府，虽有官业，不亲治人。及登朝二任，皆参台阁，优游无事，止奉朝谒。今者蒙恩擢授刺史，专断刑罚，施行诏条，政之善恶，唯臣所繫。素不更练，兼之昧愚，一自到任，忧惕不胜，动作举止，唯恐罪悔。

伏以黄州在大江之侧，云梦泽南，古有夷风，今尽华俗，户不满二万，税钱才三万贯。风俗谨朴，法令明具，久无水旱疾疫，人业不耗，谨奉贡赋，不爲罪恶，臣虽不肖，亦能守之。然臣观东汉光武、明帝，称爲明主，相继联五十年，当时以深刻刺举，号爲称职，治古之风废，俗吏之课高。于此时，循吏卫飒、任延、王景、鲁恭、刘寛、陈宠之徒，上一县宰，独能不徇时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务，爱人如子，废鞭笞责削之文，用忠恕抚字之道。百里之内，勃生古风。凡违衆背时，徇古非今，王者侯尚难其事，岂一县宰能移其俗。止盖人爲治古之人，法爲一时之法，治以之教教之，即治古之人；以一时之法齐之，即一时之人。

国家自有天下已来，二百三十余年间，专用仁恕，每后刑罚。是以内难外难，作者相继，土地甲兵，权柄号令，尽非我有。终能擒之，此实恩泽慈爱，入人骨髓，俗厚风古，不可摇动。今自陛下即位已来，重罪不杀，小过不问，普天之下，蛮貊之邦，有罹艰凶，一皆存恤。圣明睿哲，广大慈恕，远僻隐陋，无不欢戴十四圣之生育，张二百四十年之基宇。臣于此际爲吏长人，敢不遵行国风，彰扬至化。小大之狱，必以情恕；孤独鳏寡，必躬问抚。庶使一州之人，知上有仁圣天子，所遣刺史，不爲虚受。蒸其和风，感其欢心，庶爲瑞爲祥，爲歌爲咏，以裨盛业，流乎无穷。在臣心之则然，岂材术之能及，无任感激惓惓血诚之至。谨奏。

贺平党项表

臣某言。伏奉三月二十七日勅，党项剪除，北边寧静，华夏同庆，道路懽呼，臣诚庆诚抃，顿首顿首。伏以上天有震耀杀戮，王者有攻讨诛夷，是以不暂讨者不久宁，不一劳者不永逸。伏以自古夷狄处中华，未有不爲患者。春秋时长狄攻鲁，北戎病齐，破衛陵燕，侵秦挠晋。西汉赵充国纳先零于内地，东朝马文泉置当煎于三辅，自后炽大，侵乱关中，战争十年，骚扰四海，陵逼京邑，发掘园陵，段颎不生，终不能灭。后至曹公，因匈奴衰弱，分爲五部，处在汾、晋，散而居之。元海杰然，首乱华夏，中原丧没，凡数百年。国朝贞观之初，突厥破灭，太宗惑彦博之利口，忽文贞之成算，处其降衆，置于河南，不数十年，果残燕、赵，兴师命将，输穀馈财，天下骚然，始能殄灭。是知今古夷狄处在中土，未有不爲乱者。

伏以党羌杂种，本在河外，生西北之劲俗，禀天地之戾气，爲西戎所蹙，举种来降，国

家纳之，置于内地。爰受冠带，兼伏征徭，角觥既成，觝触是务。天寶、至德之际，北燕偏重去声，中原一掀。大曆、建中之际，逆胡余波，巨盗再起，党羌因此，亦恣猖狂。兔伏鸟飞，爲戎虏之耳目；狼心枭响，作郊畿之残贼。比以回鹘未殄，吐蕃正强，且须羈縻，未可重擻。于是边疆日骇，种类歲繁，每至劲弓折胶，重马免乳，以魁健之质，张忿鸞之凶，劫饋谷以焚舟，杀辎车而闭道。衆虺盘结，群犬呌牙，依据深山，出没险径，近在宇下，游于穀中，艰难已来，不能铲削。

伏惟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皇天纵圣，赫日资明，威极风霆，谋先造化，潜运睿筭，独决神机。箕宿馮牙，狼星斂角，戌日禱马，太白扬眉，按琐而边事无遗，聚米而兵形尽见。披其要地，擣以奇兵，兽穷搏人，鹿急走隘。囊封赤白，杂沓继来；雉走檄书，遠近同至。苏、辛、李、蔡、傅、郑、甘、陈，十万齐呼，四面同入。行军于枕席之上，败虏于险阻之中。或以利戈舂喉，或以长矛挟胁。僵尸积叠，千山之草木飞腥；霆电轰喧，万里之威稜大震。

《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此言中国不振，蛮夷入伐，下人号天，以告乱也。复曰：“宣王薄伐，《小雅》中兴。”是知武功不成，文德不洽。皋陶无遗之诫，史佚非类之言，若不殄除，何爲家国？自此兵爲农器，革作轩车，泥紫金于常山，沉残戎于青海。天覆尽得，禹画无遗，统华夏爲一家，用夷狄爲四守。万物由道，百度皆贞，遠超三代之风，使无一人之狱。

臣僻左小郡，朴樾散材，空过流年，徒生圣代，尚能爲诗见志，作歌极情，上咏神功，庶垂后代。限以守土，不获称庆，无任踊跃款息之至，谨奉表陈贺以闻。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 进撰故江西韦大夫遗爱碑文表

右。臣奉某月日勅牒，令撰故江西观察使韦丹遗爱碑文。臣官卑人微，素无文学，恩生望外，事出非常，承命震惊，以荣爲惧。伏以洪爲州府，逾于千年，言念疲羸，常患水火，风俗如此，改革无因。韦丹受朝廷分忧，爲百姓去弊，不践旧迹，特建宏谋。凡三年苦心，去千歲大患，兼之灌溉种蒔，豊其衣食。渤海、颍川之治，邵父、杜母之恩，校之于丹，未足爲比。

伏惟皇帝陛下陟降顺帝，施設如神，纳谏若转丸，去恶如反掌。是以兵刑措寝，年谷豊登，而犹念切疲人，及于循吏。緬韦丹已效之绩，慰江西去思之心，特与彰扬，创爲碑纪。是宜使内直学士，西掖辞臣，振发雄文，流传后代。至于臣者，最爲鄙陋，明命忽临，牢让无路，俯仰慙惧，神魂惊飞。

臣不敢深引古文，广征朴学，但首叙元和中兴得人之盛，次述韦丹在任爲治之功。事必直书，辞无华饰，所冀通衢一建，百姓皆观，事事彰明，人人晓会。但率诚朴，不近文章。受曲被之恩私，如生羽翼；报非次之拔擢，宜裂肝肠。无任感激恳悃血诚之至。其碑文本，谨随状封进以闻。谨奏。

#### 爲中书门下请追尊号表

臣某等言。伏以收复河湟，廓开土宇，北絶梓岭，西过榆溪，壮中夏起塞之雄，夺西戎理弓之地，至使强虏，不敢触锋。山锁七关，地辟千里，歌《狸首》而息射，咏《杖杜》以劳旋，圣德神功，超今越古。某月日，臣某等于延英殿面奉德音，陛下以尅定旧疆，获成先志，归功祖考，追尊鸿名。

臣等伏念国家之爲治也，溢三皇之轨躅，奋百代之上下。天寶之末，天下泰宁，恃富庶

而醉饱无虞，韬干戈而凶逆潜作。大曆、贞元之际，河北、河南之地，朝廷行姑息之政，郡国皆叛乱之臣。苟且之令行，画一之法废，月增日长，雄唱雌和。李錡宗子，刘辟书生，东据石头，西断剑阁，朝廷所有，唯止两京。伏惟宪宗皇帝顺上帝之心，酌列圣之法，爵不踰等，举不失贤，亲庄正之人，去侧媚之士。然后提挈纲纪，震叠雷霆，诛夷群凶，洒扫四海。百度如律，九功可歌，天业益张，圣统无极。《诗》曰：“惠我无疆，子孙保之。”复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伏惟元和之功，实开中兴之业。

伏惟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脩先王之大道，行天下之達德，广问延谏，褒直尽下，首雪冤狱，常对法官。是则虞舜恤刑，文王慎罚，无以过也。开张聪明，延纳谏诤，守职业者无职不举，被言责者无事不言，皆获甄升，岂唯假借。夫仲尼以三人有我师，大禹以愚夫能胜予，是仲尼之好问，大禹之拜言，无以过也。是以百姓手足，皆安于措置；四海风俗，益臻于和平。尚犹午夜观书，日昃听政，下采人病，上求天端。《帝典》曰：“圣敬日跻”，《汤铭》曰“日日新”，是陛下之德，有以过之。仲尼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仰陛下之至理，知孔圣之可验。

夫西戎强盛，自古无之，包有引弓之人，尽爲跨马之国。天下献力，备边不充；四海输赋，养兵不足。广川荐草，尽爲所有；健兵倅马，不可当锋。虽李广材能，充国沉勇，但能闭垒，岂敢交绥。伏惟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畜睿筭于霄汉之表，尽圣谟于造化之先。捕虏将军，射声校尉，羽林突阵之骑，酒泉校射之兵，亲自指踪，同时受命。信星效祉，灵旗呈祥，壁垒言言而洞开，渠魁累累而自缚。解辮削衽，投戈委弓，慑怛威灵，欢呼冠带。破种徙域，空漠静边，指北海而封燕然，中西域而立幕府。郑吉之理乌垒，班超之镇他干，大庇生人，一寛天下。昔汉武帝之逐北虏，四海耗半；殷高宗之伐鬼方，三年乃克，《尚书》、《班史》，称德咏功。今陛下用仁义爲干戈，以恩信爲疆场，所求必至，有鬪必先。不遗一矢，不顿一刀，洗八圣旰食之恨，刷百年亡地之羞。《小雅》尽兴，大业无极，爲而不有，归功先帝。《礼》曰：“天子有善，上让于天。”仲尼曰：“武王、周公其達孝乎。”盖以善于继述，能光祖考。今者陛下谦让之道，符于《礼经》；继述之孝，称于孔圣。臣等待罪宰相，日覩升平，谨具太常追尊顺宗皇帝、宪宗皇帝謚号如前，伏听勅旨。

#### 贺生擒衡州草贼邓裴表

臣某等言。伏见湖南团练使奏，生擒衡州草贼邓裴及徒党等。伏以湖湘旱耗，百姓飢荒，遂有奸凶，敢图啸聚。今承擒灭，已尽根株，臣等诚欢 诚抃，顿首顿首。

臣闻三代之英，两汉之盛，奸宄乱常之类，挺灾构逆之党，乘间即有，遇隙便生。伏惟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威极风霆，德滋雨露，正开寿域，尽纳群生，永戢干戈，将臻富庶。逆贼邓裴，蕞尔小孽，敢因艰食，渐诱飢人，剥乱乡闾，陵惊郡邑，徒坚党合，事巨寇牢。或据深山，或闭官道，遂使湖、岭之外，人不聊生。慎由指挥义徒，總齐武士，仰憑睿筭，遠仗皇威，不经歲时，尽翦豺虺。党项已宁于朔北，妖党复殄于巴西，今擒邓裴，一清湖、岭。用夷狄爲四守，统华夏爲一家。言念秋毫，无非帝力。臣等备位台鼎，日奉圣谟，无任抃舞庆快欢呼踊跃之至。

#### 谢赐御札提举边将表

伏奉宸翰，以边塞未静，将帅乏才，唯务诛求，不谋兵食者。伏以陛下自即位已来，正朝廷而举典法，肥天下而寿群生，故能不血刃以收河湟，用文诰而降羌寇，干戈偃戢，遠迹安宁。今者尚以戍边，未得高枕，深忧将帅，不副忧勤。或但恣于侵贪，或不事其兵食，须有戒励，形于诏书。此乃周文小心克勤，大禹不自满假，比于圣德，无以过焉。臣等备位鼎

司，亲奉睿旨，铭镂肝膈，专令防虞。无任抃跃屏营之至。

#### 谢赐新丝表

右。中使某至奉宣圣旨，赐臣等新丝者。伏以茧蚕所繫，在于纂组，言功之大，与食争先。陛下仁德动天，雨泽顺序，柔桑沃若，蚕女功勤，晶比凝霜，紫如委雾。茧税不遁于乡井，被覆皆徧于华夷，尽荷皇慈，同歌帝力。臣等备位台席，亲逢盛时，无任踊跃欢抃感恩之至。

#### 寿昌节宴谢赐音乐状

右。臣某言。伏以降诞之辰，生灵同庆，合钧天之广乐，九奏谐和；令锡宴于仙祠，百辟欢抃。臣等幸生圣代，获备台阶，虽欲杀身，岂酌大造，无任感恩踊跃之至。

#### 又谢赐茶酒状

右。臣某等言。伏以大庆吉辰，荣霑锡宴，鸿恩继至，王人荐临。旨酒名茶，玉食仙果，来于御府，莫匪天慈。适口忘忧，已满小人之腹；杀身粉骨，难酌圣主之恩。臣无任感恩抃跃之至。

#### 代裴相公让平章事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制书，除臣某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祇奉成命，进退失图，捧诏兢惶，衔恩战栗。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臣本书生，仕逢圣代，掌纶言于西掖，作藩守于名邦，自顾才能，已是踰越。陛下奖遇不次，拔擢过分，春闱典贡，地官掌财，咸无政能，粗免阙。及擢爲筦推，累受宠荣，虽竭尽疲弩，欲裨万一，而才智疏拙，不效涓尘。夫宰相之任，前贤有言，如涉川有舟，如幽室有烛，代天理物，爲人具瞻。岂伊小臣，而膺大任？今朝廷髦俊并作，名德森然，或多歷庶官，或皆有功实，或四方屏翰，已着勲劳，举而用之，无不可者。如臣凡浅，岂宜委任？伏乞俯廻天鉴，更择时贤，必能丹青帝图，金玉王度，使微臣无尸禄之谓，圣主有得贤之名。非唯微臣获安，实亦天下幸甚。无任惓恳血诚之至。

#### 又代谢赐批答表

臣某言。臣伏奉今月日批答，令臣宜断来表，不许牢让者。仰承鸿泽，跪捧芝缄，战越失图，啓处无地。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臣昨奉诏书，付以魁柄，自顾斗筭之器，朴樾之才，乘恩宠时，窃栋梁任，只合效蔡谟坚卧，孔霸恳辞。尚犹拜谢天顔，进见卿士，荣忝既积，忧惶实深。是以拜章上陈，恳辞自叙，冀廻圣鉴，更择时贤。岂意睿旨重临，纶言再下，不令徇志，且遣守官，大君之成命已行，微臣之丹恳不遂。誓当戮力尽瘁，粉骨捐躯，知无不爲，见死寧避，冀答君亲生成之德，用酌乾坤覆育之恩。无任感激血诚慙惶战越之至。

#### 又代谢赐告身鞍马状

右。中使某奉宣圣旨，赐臣告身一通、马一匹，并鞍辔。臣生逢圣代，窃位巖廊。奉告令之诏书，丹青之雨露犹湿；锡代劳之骏马，内棧之风云尚随。寶轴焕丝纶之言，逸足骋拳奇之态。荧光燭火，何裨日月之明；弱质孤根，但荷乾坤之德。杀身寧报，抚已知慙，无任感恩抃跃恳悃之至。

#### 论阁内延英奏对书时政记状

右。旧例宰臣每于阁内及延英奏论政事，及退归中书，知印宰臣尽书其日德音及宰臣奏事，送付史馆，名时政记，史官憑此编入简策。伏以敷陈时政，承奉圣旨，事非一端，时移数刻，退朝循省，执笔赞论，但记出己之辞，或忘同列之对，若献替之说或阙，则史册之书不详。臣今商量，每阁内奏事及延英对廻，陛下所降德音，宰臣所奏公事，人自爲记，共成一篇。既得精详，必无遗漏，付与史氏，便得直书。伏乞天恩，永爲常式。

#### 谢许受江西送彩绢等状

右。今月十八日中使某至奉宣圣旨，令臣领江西观察使纡干衆所寄撰《韦丹遗爱碑文》人事彩绢三百疋者。恩随幸至，荣与利并，抃跃慙惶，罔知所措。伏惟皇帝陛下皇天纵圣，赫日资明，大獎功劳，不计存没，举韦丹江西之绩，时令微臣撰碑。墮淚之思，岂慙羊祜；黄绢之妙，实愧蔡邕。今者更蒙恩私，广受丝帛，捧戴兢惕，无地容身。不胜感恩慙惶之至。

#### 内宴请上寿酒

具官臣某等言。伏惟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天覆地容，尧仁舜孝，四海波静，三春物华，故于彤庭，大开锡宴。窃以三事大僚，百司庶府，愿持玉卮，上千万寿。未敢专擅，伏俟德音，轻渎宸严，无任战越之至。

#### 宴毕殿前谢辞

具官臣某等言。迟日正丽，广场洞开，张仙乐者三千余人，列正羞者二十六豆。酒倾瑶壺，食置雕盘，列圭组以成行，酌金罍以爲劳。属饜而止，饱德以归，既醉太平之风，共乐仁寿之域。千年一遇，百辟同欢，臣等各位台司，亲逢圣日，欢呼抃跃，不能自胜。

#### 谢赐物状

具官臣某等言。叨陪锡宴，窃覩钧天，百品并陈，三酒皆具。微臣所志，已极满盈，岂意鸿泽重霑，锡賚殊等。朱绿玄黄之繒彩，精金文锦之珍奇，捧戴自天，啓处无地。不胜抃跃感恩之至。

#### 代人举周敬复自代状

前件官执德以进，向道而行，藹有令名，备歷清贯。掌纶言于西掖，才称发挥；参密命于内庭，衆推忠慎。自珥貂近侍，主钥东门，声实益重于搢绅，磨涅始彰其坚白。伏以南省实天下根本，两丞爲百司管辖，苟非其选，必致败官。今若以臣所任廻授敬复，庶能肃清台阁，提举纪网，既曰陟明，实不虚受。伏乞天恩允臣所请。

## 代人举蒋系自代状

伏准某年月日勅，内外文武常参官上后三日，宜举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仁义素彰，文学早着，扬歷台阁，宣昭令名。尝爲諫官，无所避忌；及领藩鎮，实惠疲羸。顷者不附权臣，例遭左官，今逢明代，犹典小州。伏以封还诏书，驳正时事，职业实重，选择宜精。今若以臣此官廻与蒋系，既不虚受，实爲陟明。伏乞圣慈允臣所请，谨状。

## ●樊川文集第十六

中书舍人杜牧字牧之

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啓

某啓。伏以圣主垂衣，太尉当轴，威德上显，和泽下流。诸侯无异心，百姓无怨气，星辰顺静，日月光明，天业益昌，圣统无极。既功成而理定，实道尊而名垂。今则未闻纵东山之游，乐后园之醉，惕惕若不足，兢兢而如无。岂不以边障尚惊，殊虏未殄，防其入寇，犹须征兵。

伏以廻鹞种落，人素非多，校于突厥，絶爲小弱。今者国破衆叛，逃来漠南，爲羈旅之魂，食草莱之实。白髮彌駢之骑，凋耗已无；湮酪皮毳之资，飢寒皆尽。寄命杂种，藏迹陰山，取之及时，可以一战。今者度虏之计，不出二者，时去时来，徊翔不决，必有所在。西戎已得要约，同其气势，同爲侵扰，此其一也。心胆破坏，马畜残少，且于美水荐草，暖日广川，牧马養习，以俟强大，此其二也。今者征中国之兵与之首尾，久戍则有师老费财之忧，深入则有寒瘕坠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奸杰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后患，敢以管见，上干尊重。

自两汉伐虏，皆是秋冬，不过百日，驱中国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时匈奴劲弓折胶，重马免乳，畜肥草壮，力全气盛，与之相校，胜少败多。故匈奴云：“汉实大国也，但其人不能辛苦尔。”此所谓避虚而擊实，逃短而攻长。至于后魏，崔浩因见其理，蠕蠕强盛，屡犯北边，浩请讨之曰：“蠕蠕恃其地远，自寬来久，故夏则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暄，南来寇抄。今出其虑表，掩其不备，大兵卒至，必惊骇星分，向尘奔走，牡马护牧，牝马恋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未过数日，则聚而困毙，可一举而灭。”太武帝从之，及军入境，蠕蠕先不设备，民畜布野，惊怖四奔，莫相收摄。于是分军扑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虏，及获畜産，弥漫山泽，高车因杀蠕蠕种类，归降者三十余万落，虏遂散乱。帝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诸大将虑深入有伏兵，劝帝停止不追。浩先劝穷追之不从，后闻凉州贾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则尽灭之矣，帝深恨之。

以某所见，今若以幽、并突阵之骑，酒泉教射之兵，整饰诚誓，仲夏潜发。计陰山与涿邪之远近，十不一二，校蠕蠕、廻鹞之强弱，犹如虎鼠。五月节气，在中夏则热，到陰山尚寒，中国之兵，足以施展。行军于枕席之上，翫寇于掌股之中，輒輻悬瓶，汤沃睨雪，一举无频，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冰销解戍，行之已久，虏爲长然，出其意外，实爲上策。议者或云，北取黠戛，令讨廻鹞。伏以黠戛，起于别种，超爲可汗，必是英杰，天时必助，贤材必用，法令必明，灭回鹞之后，便是勍敌，况示之以弱，必爲所轻。今者四海九州，同风共贯，诸侯用命，年谷丰熟，可以瘞玄玉于常山，孑遗人于河壠。顾兹疲虏，岂遗子孙？

伏惟太尉相公文德素昭，武功复着，画地而兵形尽见，按琐而边事无遗，唯一指踪，即可扫迹。昔汉武帝之求贤也，有上书不足采者，輒报罢去，未尝罪之，故能羈越臣胡，大兴

礼乐。今太尉与仁圣天子同德，有志之士，无不愿死。伏惟特宽狂狷，不赐诛责，生死荣幸，无任感恩攀恋惶惧汗栗之至。谨啓。

#### 贺中书门下平泽潞啓

某啓。伏以上党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战国时，张仪以爲天下之脊；建中时，田悅名曰腹中之眼。带甲十万，籍土五州，太行、夷仪爲其肩关，健马强弓爲其羽翼。自逆党专有，仅及一世，颇闻教育，实曰精强。昨者凶竖专地之请初陈，圣主整旅之诏将下，中外远迹，皆疑难攻，蜂豕蟪蛄，颇亦自负。伏惟相公上符神断，潜运庙谟，仗宗社威灵，驱风云雷电。掌上必取，毂中难逃，纔逾周星，果梟逆首。周公东征之役，捷至三年；宪皇淮夷之师，尅闻四歲。校虜寇之强弱，曾不等伦；考攻取之败亡，何至容易。若非睿算英略，借筭深谋，比之前修，一何远出！自此鞭笞反侧，洒扫河湟，大开明堂，再振儒校。穷天尽地，皆爲寿域之人；赤子秀眉，共老止戈之代。某谬分符竹，实由恩知，庆快懽抃之诚，倍百常品，不宣。谨啓。

#### 上白相公啓

某啓。伏惟相公上佐圣主，独专魁柄，封殖良善，脩整纪纲。练羣臣，谨百职，考功绩，覈名实，大张公室，尽闭私门。盛德大功，直笔实光于简策；清节细行，祝史不愧于神明。天下望之爲準绳，朝廷倚之爲依据。毕公克勤小物，周公焕发大猷，邴吉陋案吏于公庭，袁安不輟人于圣代。卫将军有长揖之客，张子孺无谢恩之人，吉甫率由旧章，魏相能明故事。房、杜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姚梁公先有司，脩旧法，下位各得言其志，百司各得尽其才。求于古人之贤，皆集相公之德，如以尺量刀解，粉布墨画，小大铢黍，丸角尖缺，各尽其分，皆当其任。是以庶人不议，乡校无言，天下欣欣，若更生者。自此黄髮之老，待哺之子，不见兵戈，不离抱抚。清庙之祭，四夷来助，苍生之愿，百志皆成，顛顛万方，实悬斯望。某遠守僻左，无因起居，但采风謡，亦能歌咏，无任攀恋激切之至。谨啓。

#### 上周相公啓

某啓。伏奉三月八日勅，除尚书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承命荣惧，啓处无地。伏以圣主顺上帝之则，率四海以仁，神化风行，家至日见。古先哲王之德也，有求必至，有开必先，是以传、吕得于梦卜，申、甫降于山岳。伏惟相公待主乃用，爲时而生，当考室构厦之时，膺笃绳削墨之任。赞杰俊、遂贤良，调陰阳，提纪律，类能而使，度材受官，常切如家之忧，每怀挹市之耻。是以朝廷礼乐，天下清明，人不凋伤，神不怨悵，万物由道，百度皆贞。虽周获仁人，商得元哲，梦卜将岳之得，岂能逾焉。

某朴樵之才，粪朽之贱，遭逢盛业，三带郡符，自审事宜，实以逾忝。伏以睦州治所，在万山之中，终日昏氛，侵染衰病，自量忝官已过，不敢率然请告，唯念满岁，得保生还。不意相公拔自污泥，升于霄汉，却收斥錮，令厕班行，仍授名曹，帖以重职。当受震骇，神魂飞扬，抚己自惊，喜过成泣，药肉白骨，香返游魂，言于重恩，无以过此。虽买臣怀绂郡邸，萧育召拜扶风，杨仆三组垂腰，苏秦六印在手，校于荣忝，无以爲喻，言念微生，难酌殊造。伏以相公自数载已来，朝廷笃老，四海俊贤，皆因挈维，尽在门馆。毗辅圣主，巍爲元勋，自有明神，以相百禄。固唯贱末，报效无门，感激血诚，涕泪迸溢，无任攀恋恳款之至。谨啓。

### 上郑相公状

某啓。伏以相公自专魁柄，一阐大猷，镇抚四夷，训导百吏，无不信顺，皆有程品。犹尚不遗微贱，特降慰诲，重叠满幅，荣耀阖门，捧戴生光，啓处无地。闻于白屋之辈，皆愿杀身；询于黄耆之徒，以爲异事。慰示天下，长育人材，鱼颡鸿冥之潜，丘中岛上之隐，皆可以结恋随指，效用尽心，接地际天，日出月入，尽得臣妾，无不讴歌。苍生顛顛，实有所望。某一门骨肉，皆受恩知，效命之诚，沥血自誓，无任攀恋感激恳悃之至。谨状。

### 上淮南李相公状

某啓。伏以近日当州人吏往来，及诸道宾客行过，皆传相公以淮海之地灾旱累年，仁悯之心，忧念深切，广求人瘼，大革土风，恤养疲羸，抑挫豪猾。备职者思励其已，业官者得用其能，鳏寡孤嫠，飞沉动植，仁煦必及，惠爱无遗。吏不敢欺，法能必束，上行下效，家至户到，闾里安泰，史册未闻。窃以圣上倚注既深，相公勋业愈重，况兹异政，即達宸聪。伏料穷边絶塞，将议息兵，宣室明庭，必思旧德，重秉钧轴，固在旬时。某忝迹门墙，不胜抃跃，攀望荣戟，下情无任恋结之至。谨状。

### 上吏部高尚书状

某啓。人惟朴樫，材实朽下，三守僻左，七换星霜，拘挛莫伸，抑鬱谁诉。每遇时移节换，家遠身孤，吊影自伤，向隅独泣。将欲渔钓一壑，栖迟一丘，无易仕之田园，有仰食之骨肉。当道每叹，末路难循，进退唯艰，愤悱无告。今者大君继统，贤相秉钧，遗坠必举，髦隽并作。伏惟尚书秩高天爵，德冠人伦，爲缙绅之纪纲，作朝廷之标表。凡游门馆，莫非隽贤，至于小人，最爲凡器。顷者幸以属郡，祇事廉车，奉约束而虽严，涤昏蒙而无术，实多阙，每頼恩容。敢望尊严，特自褒举，手示遽降，羈魂震惊，感激彷徨，涕泪迸落。便无跛倚，如生羽翰，全忘鼠循，忽欲鸟举。虽阙下一召，歳中四迁，校其光荣，不能踰越。《礼》曰：“君子爱其死，有以待也；养其身，有以爲也。”是小人忘生杀身之地，刳肠奉首之报，今得之矣，复何求焉？江山絶域，登临已秋，猿吟鸟思，草衰木坠。黎侯寓卫，有《式微》之诗；赵王迁房，创“山木”之咏。流落多戚，今古同尘，回望门墙，涕恋唯积。起居未由，无任血诚恳悃之至。谨状。

### 上刑部崔尚书状

某啓。某比于流辈，疏阔慵怠，不知趋向，唯好读书，多忘，爲文格卑。十年爲幕府吏，每促束于簿书宴游间。刺史七年，病弟孀妹，百口之家，经营衣食，复有一州赋讼，私以贫苦焦虑，公以愚恐败悔。仍有嗜酒多睡，厕于其间。是数者，相遭于多忘格卑之中，书不得日读，文不得专心，百不逮人。所尚业，复不能尺寸铢两自强自进，乃庸人辈也，复何言哉！今者，欲求爲贄于大君子门下，尚可以爲文而爲其礼，《诗》所谓“有腼面目，视人罔极”者也。谨敢缮写所爲文凡二十首，伏地汗赍，不知所云。谨状。

### 上安州崔相公啓

某啓。某比于流辈，一不及人。至于读书爲文，日夜不倦，凡诸所爲，亦未有以过人。至于会昌三年八月中所献相公长啓，铺陈功业，称校短长，措于《史记》、《两汉》之间，读

于文士才人之口，与二子并无愧容。伏恐机务殷繁，不暇省览，今者窃敢再録啓本，重于尊严。付于史官而不诬，悬于后代而不泯，其于取重，岂在小人？复敢别録所爲新旧文两卷，凡一十九首，上陈视听，一希镌琢。重叠过越，惶惧伏深，伏惟照察。谨啓。

#### 荐韩义啓

昨日所啓，言韩拾遗事，非与韩求衣食、救饥寒也，御史亦岂爲救饥寒之官乎？中丞必曰：“大梁奏取，韩以饥寒，何不去？”夫幕吏乃古之陪臣，以人为北面，虽布衣无耻之士，亦宜访其乐与不乐，况有道之君子乎。韩以旅寓洛中，非不乐梁也，不甘不告之请耳。韩及第后，归越中，佐沈公江西宣城。府罢，唐扶中丞辟于闽中，罢府归，路由建州。妻与元晦同高祖，扶恶晦爲人，不省之。及晦得越，乃弃産避之，居常州。殷俨者，仰韩之道，自闽寄百缣遗之，及门，不开书缄而斥去之。

某比两府同院，但见其廉慎高洁，亦未知其道。大和八年，自淮南有事至越，见韩君子于镜上，三亩宅，两顷田，树蔬钓鱼，唯召名僧爲侣，余力究《易》，嬉嬉然无日不自得也。未尝及身名出处之语，未尝入公府造请与幕吏宴游，因此不爲搢绅相所见礼。萧、高二连帅至，即日造其庐，询以政事，称先人梓材，有文学高名，没于越之府幕，故不愿复爲越宾。及高至许下，厚礼辟之。其爲人也，贞洁芳茂，非其人不与游，非其食不敢食。萧舍人、考功崔员外是趋于韩交者，某复趋于萧、崔二君子者，即韩之去某，其间不啻容数十人矣，亦安得知其贤，而言之复不僭乎？伏恐中丞谓韩求官以衣食干交朋者。中丞初在宪府，固宜慎选御史，御史固非救饥寒之官。某久承恩知，但欲荐贤于盛时，虽至浅陋，亦知不可以交友饥寒求清秩，以干大君子者。伏虑未审诚恳，故此具陈本末，伏惟照察。谨啓。

#### 上知己文章啓

某啓。某少小好爲文章，伏以侍郎文师也，是敢谨贡七篇，以爲视听之污。伏以元和功德，凡人尽当歌咏纪叙之，故作《燕将録》。往年吊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艰难来始，卒伍佣役辈，多据兵爲天子诸侯，故作《原十六卫》。诸侯或恃功不识古道，以至于反侧叛乱，故作《与刘司徒书》。处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吕辈，近者往往自名之，故作送《薛处士序》。寶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有庐终南山下，尝有耕田著书志，故作《望故园赋》。虽未能深窥古人，得与揖让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状貌矣。自四年来，在大君子门下，恭承指顾，约束于政理簿书间，永不执卷。上都有旧第，唯书万卷，终南山下有旧庐，颇有水树，当以耒耜笔砚归其间。齿髮甚壮，间粪有成立，他日捧持，一游门下，爲拜谒之先，或希一奖。今者所献，但有轻黷尊严之罪，亦何所取。伏希少假诛责，生死幸甚。谨啓。

#### 献诗啓

某啓。某苦心爲诗，本求高絶，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既无其才，徒有其奇，篇成在纸，多自焚之。今谨録一百五十篇，编爲一轴，封留献上。握风捕影，铸木镂冰，敢求恩知，但希镌琢。冒黷尊重，下情无任惶惧。谨啓。

#### 荐王寧啓

前渭南县令王寧。前件官实有吏才，称于衆口，年少强力，一也。遇事必能裁割，二也。

既蕴智能，无头角夸诞，三也。廉直可保，四也。处于骄将内臣之间，必能和同，五也。今者边将生事，杂虏起戎，不忧兵甲，唯在馈运。某过承恩奖，故敢荐才，伏惟取舍之间，特赐恕察。谨啓。

### 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啓

某啓。人有爱某者，言于某曰：“吏部员外郎例不爲郡，子不可求，假使已求，慎勿竖恳。”至于再三。答曰：“某虽不学，按《六典》令式及诸故事，多无此例，国史复无贤相名卿悬之以爲格言。此乃急于进趋之徒，自爲其说。若以言例，贞元处故相国卢公迈由吏部员外郎出爲滁州，近者澶王传李凝爲盐鐵使江淮留后，岂曰无例。”人曰：“卢事太遠，李爲擢用，此不足征。”某曰：“不知今者，视之古事在书，取爲今证。遠自三代、两汉，近至隋氏、国初，尚可援引，况前十五年名相故事，反不足爲例乎？况卢公迈止以骨肉寒饿，来守滁阳，非如某以亲弟废痼，寒饿仍之，是卢公有一，某有二，与卢公所切，复爲不同。仲尼曰：‘雍也可使南面。’今刺史古之南面诸侯，行天子教化刑罚者，江淮盐铁留后，求利小臣，较量轻重，与刺史相悬。求利臣乃可吏部员外郎爲之，十万户州，天下根本之地，曰吏部员外郎不可爲其刺史，即是本末重轻，颠倒乖戾，莫过于此。”

某弟顓，世胄子孙，二十六一举进士及第，尝爲《上裴相公书》，遒壮温润，词理杰逸，贾生、司马迁能爲之，非班固、刘向辈齷齪之词，流于后辈，人皆藏之。朱崖李太尉迫以世旧，取爲浙西团练使巡官，李太尉贵骄多过，凡有毫髮，顓必疏而言之。后謫袁州，于苍惶中言于亲吏曹居实曰：“如杜巡官爱我之言，若门下人尽能出之，吾无今日。”李太尉在袁州，顓客居淮南，牛公欲辟为吏，顓谢曰：“苟爽爲李膺御，以此显名，今受命爲幕府下执事，御李膺矣。然李公困謫遠地，未愿仕宦。”牛公叹美之。聪明雋杰，非寻常人也。

某自省事已来，未闻有后进名士，丧明废弃，穷居海上，如顓比者。今有一兄，仰以爲命，复不得一郡以饱其衣食，尽其医药，非今日海内无也，言于所传闻，亦未有也。

自古喜莫若虢国太子以其死而复生，言恳莫若申包胥求救于秦，七日七夜，哭声不絶。某今恳如包胥，但未哭尔。若蒙恩悯，特遂血恳，其喜也不下虢太子。词语烦碎，频干尊重，足及轩闑，神惊汗流，不胜忧恐恳悃之至。谨啓。

### 第二啓

某啓。某幼孤贫，安仁旧第，置于开元末，某有屋三十间。去元和末，酬偿息钱，爲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饿，衰老者死，少壮者当面逃去，不能呵制。有一竖，恋恋悃悃，挈百卷书随而養之。奔走困苦，无所容庇，归死延福私庙，支拄欹坏而处之。长兄以驴游丐于亲旧，某与弟顓食野蒿藿，寒无夜烛，默所记者，凡三周岁，遭遇知己，各及第得官。

文宗皇帝改号初年，某爲御史分察东都，顓爲镇海军幕府吏。至二年间，顓疾眼，暗无所覩，故殿中侍御史韦楚老曰：“同州有眼医石公集，劔南少尹姜沔丧明，亲见石生针之，不一刻而愈，其神医也。”某迎石生至洛，告满百日，与石生俱东下，见病弟于扬州禅智寺。石曰：“是状也，脑积毒热，脂融流下，盖塞瞳子，名曰内障。法以针旁入白睛穴上，斜拨去之，如蜡塞管，蜡去管明，然今未可也。后一周岁，脂当老硬，如白玉色，始可攻之。某世攻此疾，自祖及父，某所愈者，不下二百人，此不足忧。”其年秋末，某载病弟与石生自扬州南渡，入宣州幕。至三年多，某除补阙，石生自曰明年春眼可针矣，视瞳子中，脂色玉白，果符初言。堂兄慥守浔阳，泝流不遠，刺史之力也，复可以饱石生所欲，令其尽心，此即家也，京中无一亩田，岂可同归，遂如浔阳。四年二月，某于浔阳北渡赴官，与弟顓决，

执手哭曰：“我家世德，汝复无罪，其疾也岂遂痼乎，然有石生，慎无自挠。”其年四月，石生施针，九月，再施针，俱不效。五年冬，某为膳部员外郎，乞假往浔阳取顛西归，顛固曰：“归不可议，俟兄慥所之而随之。”

会昌元年四月，兄慥自江守蕲，某与顛同舟至蕲。某其年七月却归京师。明年七月，出守黄州，在京时诣今虢州庾使君，问庾使君眼状，庾云：“同州有二眼医，石公集是一也，复有周师逵者，即石之姑子，所得当同，周老石少，有术甚妙，似石不及。某常病内障，愈于周手，岂少老间工拙有异。”某至黄州，以重币卑词，致周至蕲。周见弟眼曰：“嗟乎！眼有赤脉。凡内障脂凝有赤脉缀之者，针拨不能去赤脉，赤脉不除，针不可施，除赤脉必有良药，某未知之。”是石生业浅，不達此理，妄再施针，周不针而去。

时西川相国兄始镇扬州，弟兄谋曰：“扬州大郡，为天下通衢，世称异人术士多游其间，今去值有势力，可为久安之计，冀有所遇。”其年秋，顛遂东下，因家扬州。与顛一相见，别八年矣，坐一室中，不复有再生意。住三十日而西，临歧与决，曰：“此行也必祈大郡，东来谋汝医药衣食，庶几如志。”近闻九疑山南有隐士綦母弘者，人言异人，能愈异疾。忠州豊都县有仙都观，后汉时仙人陰长生于此白日升天，今闻道士龚法义年逾八十，精严其法。人之所谓有前世负累，今世还以痼疾者，奏章于上帝，能解之。刺史之力，二人或可致，是以去岁閏十一月十四日，輒献长啓，乞守钱塘，盖以私恳有素，非敢率然。言念病弟丧明，坐废十五年矣，但能识某声音，不复知某髮已半白，顔面衰改。是某今生可以见顛，而顛不能复见某矣，此天也，无可奈何。某能见顛而不得去，此岂天乎！而悬在相公。若小人微恳终不能上动相公，相公恩悯终不及小人，是日月下亲兄弟终无相见期。况去岁淮南小旱，衣食益困，目无所覩，复困于衣食，即海内言穷苦人，无如顛者。今敢以情事，再书恳迫，上干尊重，伏料仁旨必为悯恻。

然某早衰多病，今春耳袭，积四十日，四月复落一牙。耳聋牙落，年七八十人将谢之候也，今未五十，而有七八十人将谢之候，盖人生受气，坚强脆弱，品第各异也。坚强者七八十而衰，脆弱者四五十而衰，其不同也，亦与草木中蒲柳松柏同也。某今生四十八矣，自今年来，非唯耳聋牙落，兼以意气错寞，在群众讪笑之中，常如登高四望，但见莽苍大野，荒墟废壠，怅望寂默，不能自解。此无他也，气衰而志散，真老人态也。自省人事已来，见新旧交游，年未五十尚壮健而死者衆矣，况某早衰，敢望六七十而后死乎。闻未死前，一见病弟，异人术士，求其所未求，以甘其心，厚其衣食之地。某若先死，使病弟无所不足，死而有知，不恨死早。湖州三歲，可遂此心。伏惟仁悯，念病弟望某东来之心，察某欲见病弟之志，一加哀怜，特遂血恳，披剔肝胆，重此告诉。当盛暑时，敢以私事及政事堂啓干丞相，治其罪可也。伏纸流涕，俯俟严命，不胜忧惶激切之至。谨啓。

### 第三啓

某啓。某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輒书微恳，列在长啓，干黷尊重，乞守钱塘，以便家事。自叹精诚不能上动相公，不遂于便。伏以病弟孀妹，因缘事故，寓居淮南，京中无业，今者不复西归，遂于淮南客矣。病孤之家，假使旁有强近，救接庇借，歲供衣，月供食，日问其所欠阙，尚犹戚戚多感，无乐生意。况乎为客于大藩喧嚣杂沓之中，无俸禄之气势，食不继月，用不给日，闭门于荒僻之地，取容于里胥游徼之辈。部曲臧获，可以气凌鼠侵，又不能制止，所可仰以为命者，在三千里外一郎吏尔。复有衣食生生之所须，悉多欠阙，欲其安活，而无叹咤悲恨，不可得也。

去岁伏蒙恩念出于私曲，语今青州郑常侍云：“更与一官，必任东去。”某承受仁旨，不敢不重以钱塘更尘视聽。今自助曹擢为废置，在某更授一官已荣过矣，在相公必任东去之言锵然在耳。近者累得书告，以羈旅困乏，闻于他人，可为酸鼻，况于某心，岂易排遣。今年

七月，湖州月满，敢辄重书血诚，再干尊重，伏希怜悯，特赐比拟。

某伏念骨肉悉皆早衰多病，常不敢以寿考自期，今更得钱三百万，资弟妹衣食之地，假使身死，死亦无恨。湖州三考，可遂此心。湖州名郡也，私诚难遂也，不遇知己，岂得如志。沥血披肝，伏纸迸泪，伏希殊造，或赐济活，下情无任恳悃惶惧之至。谨啓。

#### 上宰相求杭州啓

某啓。某于京中，唯安仁旧第三十间支屋而已。长兄慥，罢三原县令，闲居京城。弟顓，一举进士及第，有文章时名，不幸得痼疾，坐废十三年矣。今与李氏孀妹，寓居淮南，并仰某微官以爲糒命。某前任刺史七年，给弟妹衣食，有余兼及长兄，亦救不足，是某一身作刺史，一家骨肉，四处安活。自去年八月，特蒙奖擢，授以名曹郎官，史氏重职。七年弃逐，再复官荣，归还故里，重见亲戚，言于鄙诚，已满素志。

自去年十二月至京，以旧第无屋，与长兄异居。今秋已来，弟妹频以寒馁来告。某一院家累，亦四十口，狗爲朱马，緼作由袍，其于妻儿，固宜穷饿。是作刺史，则一家骨肉，四处皆泰；爲京官，则一家骨肉，四处皆困。谋于知友曰：“杭州大郡，今月满可求，欲干告吾相，次活家命，以爲如何？”皆曰：“子七年三郡，今始归复，相国知子，必欲次第叙用。子今复求刺史，得不生相国疑怪乎？”某答曰：“是何言与！某唯恃吾相之知，始敢干求。今天下以江淮爲国命，杭州户十万，税钱五十万，刺史之重，可以杀生，而有厚禄，朝廷多用名曹正郎有名望而老于爲政者而爲之，某今官爲外郎，是官位未至也。前三任刺史，无异政闻于吾相，是爲政无取也。今若得遂所求，非唯超显，兼活私家，某若不恃吾相之知而求之，是狂躁妄庸人也。”

坠井者求出，执热者愿濯，古人以此二者，譬喻所切也。某今所切，是坠于絶壑，而衣挂于树杪，覆在鼎中，下有热火，而水将沸，与古所喻，则复过之。辄敢具疏血诚，上干尊重，冀垂恩怜，或赐援拯。悽悽丹恳，不胜惶惧恳悃之至。谨啓。

#### 爲堂兄慥求澧州啓

某啓。库部家兄昨者特蒙奖拔，却忝班行，实以听闻稍难，不敢更求荣进。今在郢州汨口草市，絶俸已是累年。孤外生及姪女堪嫁者三人，仰食待衣者不啻百口，脱粟蒿藿，才及一餐。伏蒙仁恩，频赐顾问，必许援拯，授以涪阳，活于阖门，无不感涕。伏以相公上佐圣主，蔚爲元勋，恩随风翔，德与气游，唯一物之微，四海之大，镕造所及，罔不得宜。伏念库部家兄承一顾之恩，二纪不替，伏恐机务繁重，不时记忆，心迫情切，辄敢重干尊严，战汗忧惶，伏地待罪。谨啓。

#### ●樊川文集第十七

中书舍人杜牧字牧之

高元裕除吏部尚书制

勅。昔有虞氏贵德尚齿，言于四代，其道最优。今吾卿老，富有道德，以大冢宰表率群寮，顾予敢专，得于佺议。前山南东道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使持节襄州诸军事、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渤海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高元裕，始以御史谏官，在长庆、寶曆之际，匡拂时病，磨切贵近，罔有顾虑，知无不爲。复以谏议

舍人在大和末词摧凶魁，坐以左宦。继爲中丞、京兆，公卿藩服。朕始在位，征归朝廷，爰自尚书，裂分茅土。爲政以德，行己惟仁，信而履之，服而乐之，余三十年，道益显著。夫中外之任，迭有重轻，今者干戈蕴藏，戎狄信顺，将欲详考典礼，开张教化，使吾丞相已降，有所咨禀，非尔元裕，其谁膺之。至于官业，岂劳倚任，祇听出纳，无忘教戒。可守吏部尚书，散官勳封如故。

#### 崔璨除刑部尚书苏滌除左丞崔璵除兵部侍郎等制

勅。喉舌百官之本，纲辖天下之要，戎政国之大事。三人爲衆，一举得之，唯君知臣，予不敢让。正议大夫、尚书左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崔璨，德可标准，言成文章，扬歷中外，道益光显。左省驳议，不畏强御，分忧陝服，尹兹东郊，政既安人，化能被俗。擢任藻鉴，旋职牢笼，材皆适宜，官无逋事。分鎮股肱之郡，遂成功实之臣，陟处纲曹，副以中宪。每师蓬瑗，常慕史鱼，抨弹之勇，正当时病。翰林学士承旨、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武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苏滌，行冠人伦，爵高天秩，仁义礼乐之是务，克伐怨欲之不行，翱翔禁闈，出入讽议。汲黯爲郡，尝闻卧理；下惠去国，皆以直道。洎宣室思贤，甘泉召雄，造膝尽忠，代言稽古。近以微恙，恳请自便，君子之道，进退可观。正议大夫、前权知尚书户部侍郎、上柱国、博陵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崔璵，上知自得，不器难名，既擅高文，兼通朴学，掌言纶阁，典贡春闈。词同三代之风，士掇一时之秀，振举职业，昭宣令名。《诗》曰多士，文王以寧。《礼》曰官备，天子爲乐。咨尔璨等，实瑞清时，予爲尔之德隣，尔膺予之慎选。典刑不忘于哀敬，提纲唯在于公勤，举《司马法》，勿踵近习。各膺重任，企伫上酬，宜于夙夜，无孤官业。璨可守刑部尚书，散官勳封如故。滌可行尚书左丞，散官封如故。璵可权知尚书兵部侍郎，散官勳封如故。

#### 裴休除礼部尚书裴谄除兵部侍郎等制

勅。冉有、仲由，孔氏门人之高弟也，尚曰处于小国，可爲具臣。况今照临百官，抚御四海，馆牢笼漕挽之职，掌五兵六师之重，次第超擢，爲吾大寮，若非金谐，岂敢轻授。正议大夫、守尚书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诸道盐铁转运使、上柱国、河东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裴休，仁义礼乐，文行忠信，积此八者，以爲成人。前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太中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河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裴谄，在元和代，唯帝念功，四夷九州，文化武伏。咨尔先父，实着大勳，天必祚仁，门有令嗣。道直才富，行备名高，文学而浹洽专精，率履而清净恭俭。而皆周歷华显，践更台阁，处事可法，出言成章。咸辍自纶闈，任寄方伯，教训以礼，生聚以仁，千里封疆，一口歌咏。休乃命以取士，时称得人，用其公方，委之管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钩校奸贓，未减赋取，公财不耗，疲人乐生。望爲準绳，立作据仗，名实兼备，德位两高。《汉史》曰：“理行尤异者就加。”《礼》曰：“有功于人者进律。”秩崇八座，官副夏卿，举以授之，予亦何慊。夫宰相佐天子，公卿助宰相，股肱指臂，任同一身，有事必言，未爲越局，无由爱惜，勉答宠荣。休可礼部尚书，依前充诸道盐鐵转运等使；谄可权知尚书兵部侍郎，散官勳封如故。

#### 毕誠除刑部侍郎制

勅。士师皋陶之恤刑，司寇苏公之用狱，既尽哀敬，能致治平。擢爲大寮，膺兹慎选，出于予志，委以诚臣。翰林学士、朝散大夫、守中书舍人、上柱国、平陰县开国男、食邑三

百户、赐紫金鱼袋毕誠，学臻壶奥，文越拘挛，常以忠信，用爲前后。爰自郎署，擢居内庭，谋议有同于寿王，奇异辄委于严助。竭尽心力，裨补机要，既久岁序，须议迁升。今者耕夫服田，戎马不驾，欲使凡一手足皆获措置，是故用汝典予刑罚。汝其往哉！吾今告汝，吾闻孔子曰：“古之听狱，求所以生之；今之听狱，求所以杀之。”宜念格言，深思伦要，勉服休命，以称朕意。可权知尚书刑部寺郎，散官勳封赐如故。

#### 韦有翼除御史中丞制

勅。昔贞观、开元之为理也，遠隱必见，情伪必知，天下如一家，兆庶如一人，无他道也，纲目皆振，法令必行。祖宗在天，方册在地，人存政举，行之非艰，故用正臣，委之邦宪。朝请大夫、守尚书刑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韦有翼，戴仁而行，抱义以处，墙仞里峻，坛宇外寬。介特守君子之强，文学尽儒者之业，周歷华贯，擢爲诤臣。攻予其专，言事颇切，愿试佐辅，移理陕郊，冯翊之恐失倪寬，颍川之意得黄霸，壺浆迎路，襁属攀车。征爲公卿，愈见风采，恤刑慎罚，守法当官，巍然立朝，爲时准直。今者迹其率理，委之糾绳，尔其念惠文弹理之言，思立秋授署之旨，三尺律令，四海纪纲，所宜公共，无节上意。古人有言曰：“凡爲虎鼠，计于用舍。”今者倚任，伫观尔能，唯君知臣，无累所举。可守御史中丞，散官勳封赐如故。

#### 赵真龄除右散骑常侍制

勅。仲尼曰：“慎择尔臣，爲人之导。”夫语言应对之选，爲顾问耳目之官，若非善良，必致壅害。朝散大夫、守太子宾客、上柱国、汉中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赐紫金鱼袋赵真龄，其先君子，祇事祖宗，出入屏毗，余四十载。尔爲令嗣，克肖素风，好学烦专，树善不倦。凡曰贤彦，无不与游，云水登临，多闻放志，风尘趋竞，殊不萦心。是以长人有慈惠之名，处官无纖介之失，其爲行己，斯亦多矣。丹墀文陛之内，貂羽金蝉之荣，超以授之，无忝所举。可守右散骑常侍，散官勳封赐如故。

#### 韩宾除户部郎中裴处权除礼部郎中孟璲除工部郎中等制

勅。朝散大夫、守尚书水部郎中、上柱国韩宾等。尚书天下之本，郎官皆爲清秩，非科名文学之士，罕与其选。以宾端贞有守，以处权俊义出群，以璲才能适用，皆茂乡里之称，咸爲名实之士，各服休命，勉于官业。可依前件。

#### 郑处晦守职方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制

勅。朝议郎、行尚书职方员外郎、上柱国、赐绯鱼袋郑处晦。御史中丞韦有翼上言曰：“御史府其属三十人，例以中台郎官一人稽参其事，以重风宪。如曰处晦族清胄贵，能文博学，人伦义理，无不讲求，朝廷典章，饱于闻见，乞爲副贰，以佐纪纲。”以尔处晦常居内庭，草具密命，自以疾去，于今惜之，颇俞其言，如我自得。有翼爲尔之知己，余爲有翼之德隣，上下交举，岂有私爱。勉脩职业，所报非一。可守本官，兼御史知杂事，散官勳赐如故。

#### 庾道蔚守起居舍人李汶儒守礼部员外郎充翰林学士等制

勅。天下爲公，选贤与能也。况乎拔出流辈，超侍帷幄，岂唯独以文学，止于代言，亦乃密参机要，得执所见，若非贤彦，岂膺选擢。将仕郎、守起居舍人庾道蔚，善行必备，重价无对，尝自侯府，升爲谏臣，每直言而尽诚，不违忠而偶意。朝议郎、行尚书礼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李汶儒，才行冠时，名声华衆，扬歷台阁，宣昭职业，无入而不得其道，守正而莫混其源。并爲儒者之英，咸蕴贤人之操，久游安在，相见何晚。《礼》曰：“君子称人之美，则必爵之。”我既言矣，亦能繫维，宜尽忠说，以酬宠遇。并可守本官，充翰林学士。余各如故。

#### 李朋除刑部员外郎李从海除都官员外郎等制

勅。《书》曰：“庶狱庶事，予敢罔知。”此乃周文王之所理天下也。惟狱惟事，会于南宮，求郎之难，岂敢轻易。将仕郎、侍御史、内供奉李朋，能积行实，发其词华，劲正端慎，官业克举。天平军节度副使、朝议郎、检校尚书祠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赐绯鱼袋李从海，宗室子弟，美秀而文，尝经磨涅，不改坚白。今者取自宪府，擢于幕吏，各有所授，皆爲清秩。当自宣室受谏之际，思满堂饮酒之言，至于刑章，尤繫念虑。予曰罪，尔勿罪；予曰宽，尔勿宽。问法何如，无节上意。各宜勉励，勿自轻怠。朋可守尚书刑部员外郎，散官如故。从海可守尚书都官员外郎，散官如故。

#### 权审除户部员外郎制

勅。文林郎、守尚书水部员外郎权审，湖岭旱暵，百姓枵耗，老弱死道上，强壮入贼中。爰求使臣，以救其弊。执事者上言，尔审学古有文，通知理道，遂使乘驿，视吾飢人。果能临事知权，受命達旨，慰抚流散，倡导恩泽，蠲贷逋逸，能裁阔狭，大小轻重，各合事宜。虽古所谓直指绣衣，美俗使者，言之于尔，无以过焉。用超名曹，以酬往效，无旷官业，勉服休命。可守尚书户部员外郎，散官如故。

#### 皇甫鉦除右司员外郎郑灋除侍御史内供奉等制

勅。夫圣人之理，百代同道，无他术也，纲纪尽举，而关辖不宽。故提纲主辖之司，为邦立理之本，言于其属，岂敢轻取。浙西道都团练副使、朝议郎、检校尚书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赐绯鱼袋皇甫鉦，乡里秀人，台阁名士，能以文学，发爲官业。朝议大夫、前守河南县令、上柱国郑灋，生于清族，克肖素风，凡守郡邑，皆着理行。会府藁委之任，宪司抨弹之职，委之授汝，得不戒之。夫爲政也，日夜思之，勤而行之，此乃子產之言也。刚亦不吐，柔亦不茹，此乃诗人之所称也。四海百司之条目，举之在勤；破制坏法之奸蠹，纠之在敢。率是二者，可曰当官，各服宠荣，无忝迁擢。鉦可尚书右司员外郎，散官赐如故。灋可侍御史、内供奉，散官封勳如故。

#### 韦退之除户部员外郎裴德融除殿中侍御史卢颖除监察御史等制

勅。仲尼见负版者，则必式之，此言爲国根本，不敢不敬。况其官属，岂可轻用。汉家授署御史，多于立秋，盖以风霜始严，鹰隼初擊，古人垂旨，可以知之。朝议郎、行殿中侍御史韦退之等，皆章甫高危，逢掖褒博，表里文行，师法典常。退之尝歷宪台，久居官次，性既安静，事皆達练。德融典校延阁，服膺群书，美价广誉，旁溢遠畅。颖佐贤侯，名声籍甚，留滞在外，而非所宜。地官爲郎，南台持斧，皆有职业，伫见风采，各思率励，以副甄

升。并可依前件。

#### 李蔚除侍御史卢潘除殿中侍御史等制

勅。将仕郎、守殿中侍御史李蔚，劔南西川节度判官、朝议郎、检校尚书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上柱国、赐绯鱼袋卢潘等。夫法不立而化行，恶不去而善进，虽使尧舜在上，未之有也。故御史之举职者，前代有埋轮都亭之奏，国朝亦有戴豸正殿之劾，若非端劲知名之士，不在斯选。蔚以文行进用，已着劳效；潘以儒雅流闻，今膺拔擢。有司列状，词旨颇公。使吾纲目尽张，隄防不坏，不在法吏，其在他乎？朕辟祇官之门，开天下之口，企以待理，无有厚薄。尔等吐茹毋畏之道，能不愧于诗人，斯塞职矣，可不勉之。蔚可侍御史，散官如故。潘可殿中侍御史，散官如故。

#### 卢告除左拾遗制

勅。承奉郎、行京兆府长安县尉、直史馆卢告。朕观不理之代，无他道也，取唯诺之士，为耳目之官。是以太宗皇帝之理天下也，德为圣人，尊为圣帝，三日不谏，必责侍臣。况予寡昧，固多遗阙，不官才彦，安能知之。告是吾贤卿老之令子弟也，以甲科成名，以家行称着，取自史阁，拔居谏垣。夫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失中，人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此乃汉文帝开谏诤之诏也。忠告不倦，尔当奉职；自用则小，予不吝过。勉思有犯，无事逊言。可依前件。

#### 萧峴除太常博士制

勅。礼至则无怨，乐至则不争，揖让而理天下者，礼乐是也。今国家上法三代，下采两汉，质文隆杀，皆有旧章。今命博士，非欲革其仪法，但使提举考习而已。登仕郎、守秘书省著作佐郎萧峴，闻尔昆弟之间，着友爱之称，复能于知己依投之地，竭力报效，况乎富有文学，默守恬退，执心处己，不亦多乎。尔其为吾折中轻重，详校疑似，使祝宗卜史之徒，不敢以近习欺尔，斯则可矣，勉于自强。可守太常博士，散官如故。

#### 杜蒙除太常博士制

勅。守左拾遗杜蒙。尔五庙祖尝佐太宗，同安生人，共为天下者也。尔能自以文学策名清时，升为谏臣，岂曰虚授。如闻同列墙进，而不尔容；尔亦拜章自陈，极辞贡愤。乃令微辨，尽知其由。金曰尔以齿少有才，不能韬晦，或处众矜己，或遇事褊衷。言于慎微，则亦乖矣；仕于清贯，斯岂废乎。考众恶必察之言，征怨不在大之说，官移礼寺，迹云掖垣，屈既伸眉，事亦存体，酌此二者，颇得中道。况乎职业至重，蕴畜可施，无使众多，复有窥测。可太常博士。

#### 马曙除右庶子王固除太仆少卿王球除太府少卿等制

勅。前度支河东振武天德等道营田供军使、检校太仆卿、兼御史中丞马曙等。或以文学策名，或以吏才进用，久更官次，皆着劳效。西汉赵充国八十老将，通知四夷，以为排折羌虏，非穀不可。今浚稽山南，遮虏障北，坐甲待食，不下十万。曙以文学之暇，颇好论边，果能峙粮，饱吾战士。固此为郡，亦报善政。球倅宾席，得专留事，兵于其郊，所命皆具。

东朝崇秩，列等贰卿，各服官荣，以俟升擢。可依前件。

#### 李叔玫除太仆卿高証除均州刺史万汾除施州刺史等制

勅。壮武将军、检校太子宾客、前兼右金吾卫将军、监察御史、上柱国、袭岐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三百七十户、赐紫金鱼袋李叔玫等。夫伊、吕之爲将也，每以救扶爲心，故其苗裔，福随殷周。我西平王功存社稷，庆流后嗣，子孙多贤，裂土分茅。玫弘毅知书，洵美且武，儒士多誉，将才颇高。庆忌一门，尽有爪牙之用；金敞举族，皆着忠厚之名。置将军之符，列卿寺之任，曰文曰武，唯上所命，首爲才士，实曰竇臣。証之与汾，爲吏歳久，文学绩效，皆有可观。清江、武当，有人有赋，岂目薄小，宜遵诏条，无忝宠荣，以称朕意。可依前件。

#### 李珣册赠司空制

维大中六年，歳次壬申，五月丁卯朔，十六日壬午。皇帝若曰：国有元老，道可咨禀，天命不助，倏然去我，宜加褒命，以慰重泉。咨尔故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营田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赞皇县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李珣，立德行道，继长增高，贵而益脩，老而弥笃。在文宗朝，徧歷清近。内备顾问，尝摧奸凶；外领事权，善提典故。爰付魁柄，实肖象求，镇抚四夷，莫不信顺，训导百吏，皆有程品。左官荒服，衆冤非罪，事君以道，知我其天，李固之确论无私，周公之金縢终啓。自朕统御，尊敬旧老，分委戎辂，作镇孟津，训兵令行，治人化洽，饱闻声闻，渴见风采。以大冢宰征归朝廷，谠直忠贞，骨鯁魁壘，凡所陈啓，无非法诫。遂乃裂授东夏，表率诸侯，能救饥艰，克爲康黍。初陈微恙，请捐重寄，驿骑奔问，侍医临理。旋闻大病，却食涕流，命也奈何，痛悼不及。今遣使某官某，副使某官某，持节册赠尔爲司空，魂而有知，鉴兹诚意。呜呼哀哉！

#### 归融册赠左仆射制

勅。有禄位而享富贵，啓手足而归壤树，身歿名著，生荣死哀，蔚为大臣，宜遵赠典。故金紫光禄大夫、守太子少傅分司东都、上柱国、晋陵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归融，发于文华，扬歷清近，业冠前辈，才高当时。摠领属官，预闻政事，凡曰繁剧，无不践更，刃皆有余，施无不可。徧处重位，内脩典法；三乘戎辂，外作屏毗。富而不骄，贵而愈谨，曾参三省，太叔九言，服以行之，终身不倦，实士林之君子，爲朝廷之表臣。未究高年，遽闻长夜，爰舒痛悼，用加显位，命之寮长，以慰重泉。可赠尚书仆射。

#### 令狐定赠礼部尚书制

勅。朕有表臣，作镇南服，天不我助，遽此殲夺，用崇饰终之典，以舒痛悼之诚。故桂州本管都防御观察处置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持节都督桂州诸军事、兼桂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令狐定，始自结髮，至于寿考，直道而行，靡有悔德。初以友爱，谒闺门之风；中以文学，膺乡里之选；终以德业，爲名实之臣。爰自郎吏，至于藩翰，事藜必理，刃皆有余。去载桂阳，虽云早耗，闻其风俗，芬若椒兰。昔尔元昆，辅我圣考，今汝犹子，相予冲人。公忠贞正，衡镜法式，焕乎当代，萃于一门。上有仗助急难之名，下有慈爱教诲之道，闻于论者，尔其得之。迹去难留，川逝不舍，追命宗伯，以慰重泉，往而有知，

鉴我厚意。可赠礼部尚书。

●樊川文集第十八

中书舍人杜牧字牧之

李讷除浙东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制

勅。仲尼以举贤才则理，大禹以能官人则安。况西界瀾河，东奄左海，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不有可仗，岂宜委之。正议大夫、使持节华州诸军事、守华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上柱国、陇西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李讷，温良恭俭，齐庄中正，实以君子之德，华以才人之辞。扬歷清显，昭彰令闻，辍自掌言，式是近辅。子贡爲清庙之器，仲弓有南面之才，智莫能欺，刚亦不吐，表率教化，皆有法度。今者兵爲农器，草作轩车，言于共理，在择循吏。是故用已效之绩，托分寄之任，拥蒨旆而服玄玉，化千里而有三军，儒者之荣，莫过于此。孔子曰：“仁者爱人，智者知人。”爱人则疲羸可苏，知人则才干不弃。土宇旣广，杀生在我，考此二者，可以报政。荣加副相，用压大邦，尔其勉之，无忝所举。可使持节都督越州诸军事、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江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散官勋封赐如故。

卢搏除庐州刺史制

勅。夫立人伯长，此周文王所以敬事上帝也。况庐江五城，环地千里，口衆贼重，岂可轻授。朝议郎、守尚书刑部郎中、柱国、赐绯鱼袋卢搏，以文学策名，才能入仕，周歷台阁，尝宰繁剧，鬱有佳誉，兼报善政。今者出郎官之帐，悬太守之章，言于清时，不爲不遇。上有命则违之，上有好则效之，此乃成王命君陈之言也。故行令不如行化，律人不如律身，念兹二者，可长人矣，无忝分寄，尔其勉之。可使持节庐州诸军事、守庐州刺史，散官勋赐如故。

李文举除睦州刺史制

勅。夫三尺律令，人情出于中耳，苟情有不可，亦法无本条。正议大夫、权知宗正卿、上柱国、陇西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李文举，宗室子孙，初以地进，累居官次，皆着能名，是以取自远藩，擢爲宗正。大则提举群吏，洒扫守奉；次则整训属族，次第昭穆。唯此二者，尔之职焉。今则狂盗公然侵犯陵寝，毁榱之罪，已坐首令；责师之义，固难矜寬。勉于分忧，足以补过。可使持节睦州诸军事、守睦州刺史，散官勋封赐如故。仍驰驿赴任。

窦弘余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苏庄除邓州刺史等制

勅。朝散大夫、使持节台州诸军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国窦弘余，朝议郎、前使持节虔州诸军事、守虔州刺史、上柱国、赐绯鱼袋苏庄等，南郡盜作而萧育拜，河内政美而寇恂留，爲人择官，因重而抚，考于两汉，行古道也。弘余廉使上言，父老有请，其爲政也，长育多方，惠训不倦，凡设教令，皆有科指。莊任南康，悉心爲理，谨身律下，节用爱人。南阳古都，近者小扰，临海越俗，尤惜良吏。就加超拜，各叶所宜，仕至二千石，可庇人矣，无异文律，不自贵重。副疲羸之望者，须念始终；坐狂愚之罪者，勿理深污。各膺宠禄，无忝分

寄。弘余可检校太子右庶子，余如故；庄可使持节邓州诸军事、守邓州刺史，散官勋赐如故。

#### 李暨除绛州刺史魏中庸除亳州刺史曹庆除威远营使等制

勅。中散大夫、使持节亳州诸军事、守亳州刺史、充本州团练镇遏使、云骑尉、赐紫金鱼袋李暨等。昔贞观末遣孙伏伽等二十二人各以六条巡察郡县，以能进者止二十人，获死者七人，流窜黜免仅千百辈。以太宗皇帝上圣忧勤之切，百执事奉法公谨之心，守臣爲奸，如此之衆。况今黜陟久废，仕进多门，缅思疲人，每渴良吏，牧守之念，予常轸怀。暨实文士，出典兵郡，不薄爲吏，爱我百姓。盗贼奸宄，寢而不作；鳏寡孤独，皆有所养。中庸再分符竹，闻立善政，凡爲理者，皆高仰之。今用已効之才，各委共理之任。簿书刀笔，俗吏事耳，慈惠教化，君子宜之，二者较然，尔欲何取。庆乃身带两绶，兵分禁营，得佩牛刀，立于交戟。或有乡里之誉，克肖友悌之风，百里长人，在王畿内，各思答效，无忝宠荣。可依前件。

#### 李诚元除朔州刺史制

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前使持节都督胜州诸军事、兼胜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押蕃落及义勇军等使、上柱国李诚元。开元时，吐蕃上书，悖慢无礼，皆边将造僞，交鬪华夷，冀立功勋，以求爵赏。自长庆已降，怠于制置，西北守帅，多非其人，侵虐种落，厚自封殖。至使忿鸞之性，不甘欺夺之苦，近者聚爲内寇，至乃骚动天下。因令循抚，果效信顺，是以屡诏执事，慎于选求。念曰诚元家本北边，志气慷慨，将军之子，颇传父业，学万人敌，知四夷事。迹榆林之前政，寄马邑之名邦，仍留兼官，用震殊俗。夫车马甲兵，战之器也；礼乐慈爱，战所蓄也。然后要之诚信，御以坚明，虽曰戎夷，岂不畏服。深期国士，无頹家声。可检校国子祭酒、使持节朔州诸军事、兼朔州刺史、御史中丞，散官勋如故。

#### 薛逵除秦州刺史制

勅。兵者凶器也，将者死官也，若不择才，必有陷败。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使持节陇州诸军事、兼陇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本州防御使、上柱国薛逵。匈奴犯塞，李广逢时，爪牙甚坚，翅翼颇健。任以汧陇，倚戎一本作尽节守封，当赐辄分，军租不入，士争爲死，虏不敢犯。今以天水名郡，号爲“新都”，用汝守之，期于镇静。无召戎生事，无翫兵邀功，正封疆，守礼信，险走集，严候伍，边将之道，莫过于斯。弄印貂冠，皆爲荣秩，壮尔军旅，惟恐不多，勉砺锋鋌，以期报效。可检校左散骑常侍、使持节秦州诸军事、兼秦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天雄军使、兼秦成两州经略及义宁军行营镇遏都知兵马使、本道营田等使，散官勋如故。

#### 田克加检校国子祭酒依前宥州刺史制

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使持节宥州诸军事、兼宥州刺史、御史中丞、充经略军使、押蕃落副使、左神策军宥州行管都知兵马使、上柱国、鴈门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田克。梟俊无敌，感激轻生，李信之气盖関中，陈安之勇闻陇上。委以边郡，能得士心，寇围陰河，守陴甚寡，尔乃万死不顾，一奋无前，奇兵径冲，骁骑横挑，围开孤垒，战败豪羌。言念忠劳，岂爱爵赏，帖以崇秩，用酬奇功。毕万疋夫也，百战皆获，有马百乘，死于牖下；死不在寇，此乃赵鞅誓衆之辞也。宜念古人之言，勉作万夫之特。可检校国子祭酒，余并如故。

#### 薛宗除邓州任如愚除信州虞藏玘除邛州刺史等制

勅。朝议郎、前使持节坊州诸军事、守坊州刺史薛淙等。仲尼对鲁哀公曰：“人道之大，莫先爲政。”汉宣帝曰：“与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念先师贤帝之言，思疲人良吏之选，夙兴夜寐，不忘于此。淙以文科入仕，命守边郡，属当伐叛，兵于其郊，处剧不繁，事丛皆办。如愚进以门子，屡爲长吏，其有政化，可差古人。藏玘与逢，阅官簿而颇多，言理名而亦着。绍元尝闻谨慎，可宰百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忘格言，副我优寄。可依前件。

#### 郑液除通州刺史李蒙除陈州刺史等制

勅。朝议郎、前守太原府晋阳县令、上柱国郑液等。今之郡守，爲人师帅，宣上教化者也。以液久在官途，尝宰大邑，闻其爲治，人歌舞之。以蒙执戈前驱，予之雄也，光禄护塞，居延视胡，虏不敢窥，士争爲死。各委分寄，实曰迁升。通州杂以华夷，淮南两有兵赋，尔其往哉。今用诫尔，爲天子之守臣，作百姓之长吏，言于仕进，可曰显荣。夫君子之道，先有诸己，后求于人，苟能律身，始可检下，勉详诏令，用谨理行。从规始于门子入仕，恭谨无尤，自州佐而升在朝班，列五尚而职三服，亦爲良遇，无忝官常。可依前件。

#### 王晏实除齐州吴初本巴州陈佺渝州刺史等制

勅。正议大夫、前使持节淄州诸军事、守淄州刺史、上柱国、太原县开国男、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王晏实等。俟善政而后用，或蔑无所闻；滞序进之常途，则怨生于下。古今政柄，患斯二者。晏实、初本、佺等三人，入仕年多，亦尝爲郡，闻无悔吝，是熟诏条。济南跨河，有兵有赋，巴渝夷俗，慷慨豪健，刑于乐典，尔其往哉。古之人有言曰：子苟爲善，谁敢不勉。身率以正，孰敢不正，欲谨于行，在于廉平。弘宗温慎有余，王属咸爲清秩。铕以文学，尝佐贤侯，作掾京兆，亦曰美仕。皆有官业，慎无自薄。可依前件。

#### 郭琼除渠州郭宗元除兴州等刺史王雅康除建陵台令等制

勅。太中大夫、前使持节文州诸军事、守文州刺史、兼侍御史、充本州镇遏使、上柱国郭琼等。隣山、顺政，僻处山谷，罕知文律，易爲欺夺。琼与宗元守郡宰邑，闻无悔吝，尔其往哉。仲尼曰：“正身而人正，欲善而人善。”抚我疲俗，宜遵格言，苟或不臧，貽尔之威。惟康入仕，尝在班列，青宫赞导，陵邑守奉，若非谨慎，不膺斯任。可依前件。

#### 吴从除蓬州贾师由除琼州萧蕃除罗州刺史等制

勅。中散大夫、前使持节柳州诸军事、守柳州刺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吴从等。地逖京邑，俗杂蛮夷，不知文律，易爲欺夺。朝廷选置，多无名人，小则抑鬱不伸，大则聚以爲寇。蓬缘巴徼，其风忿劲；琼处海外，在两汉时往往小反；罗居百越，磔洞深阻。咨尔三吏，比尝爲郡，亦执有政，勿以荒服，侮我疲人。或异诏条，必寡厥辟，稍当叙进，优以上佐，苟有闻见，无忘裨助。可依前件。

#### 裴阅除温州刺史伊实除献陵台令等制

勅。正议大夫、前使持节忠州诸军事、守忠州刺史、上柱国裴阅等。江峡之间，其俗剽悍，闻尔爲理，人惜其去，若不迁陟，岂酬政能。洎师素等，久居官常，皆无悔吝，半刺列郡，人所咨禀。衣冠弓劔之地，霜露感思之心，尤藉谨良，以颀守奉。各服休命，勉于始终。可依前件。

#### 陆绍除信州刺史封载除遂州刺史郑宗道南郑县令等制

勅。中大夫、前使持节申州诸军事、守申州刺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陆绍等。夫以冉求之才，方六七十，爲之三年，然后可使足人。今者一州之地，五六于此。况上饶参以越俗，遂宁旁缘巴徼，号爲沃野，皆有厚赋，委之分寄，实难其人。以绍其先君子仍代作相，能以儒学缘饰吏理。以载颇有长者之举，闻于士林之间。夫二千石所繫，朕常留念，举以授尔，能不悔乎。恤孤独，逮不足，脩其教，徇其宜，凡此四者，着于《王制》，勉循古道，以活疲民。宗道宰邑，卓然善政，廉使上课，书爲第一，列于迁陟，得以不时。无易初心，以失前効。可依前件。

#### 张德翁除归州刺史李承训除福昌县令卢审矩除阳翟县令等制

勅。朝议郎、前京兆府渭南县令、上柱国张德翁等。德翁、承训、审矩，为天子之守臣，作百姓之长吏，仕而至此，斯亦達矣。匹夫爲善，人犹则之，守令所爲，谁敢不化？《诗》曰：“尔之教矣，人胥效矣。”可不勉之。量助奉陵邑，以谨慎选。执临、师景、参諒等，各以序进，亦爲良遇。可依前件。

#### 王樟除雅州刺史郭鎔除右谕德等制

勅。朝议郎、前守成都县令、上柱国、赐绯鱼袋王樟等。卢山江关扼束，控西南夷，置吏不善，所虞非细。以樟尝宰剧县，在会府中，条令和平，吏人嘉美。迹尔前政，抚予远人。《礼》曰：“人之所好，己亦好之。人之所恶，己亦恶之。”以此用心，何忧不理？暨鎔与绶，门子清族，阅其官簿，入仕已久。东朝谕导，名藩上寮，頗爲优闲，宜服休命。可依前件。

#### 傅孟恭除威州刺史宣敏加祭酒兼侍御史依前宣歙道兵马使知防秋事等制

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国子祭酒、前使持节都督银州诸军事、兼银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押蕃落及监牧副使、兼度支银川营田使、上柱国、清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傅孟恭等。孟恭山西将门，并州壮士，虽长鉦都尉，黑稍将军，校其忠勇，无以过也。左宦非罪，志气益坚，守邦有闻，官业克奉。今以威州新造，蛇豕之卫，非尔材力，不能控压。遂以武健，佐助戎臣，观其列状，頗着勤效。敏于穷塞，提挈孤军，树立和门，缮完械用，翬飞虹亘者三百间，耀雪吹毛者数万事，言其劳绩，亦少比伦。各兼宪班，或伏熊轼，可曰荣遇，无自懈怠。可依前件。

#### 姚克柔除鳳州刺史韦承鼎除栳阳县令王仲连赞善大夫等制

敕。中散大夫、前使持节利州诸军事、守利州刺史、上柱国姚克柔等。仲尼曰：“人道之大，莫先爲政之功者，其长人乎。”克柔尝典一邦，愈知爲理。承鼎、增宙等，开敏有材，

干能堪事。河池名郡，畿内小侯，仕于清时，皆爲良遇。大凡爲理之要，先事孤弱，譬诸草木，无倦栽培。仲连荏苒宦途，岁月滋久，东朝赞导，亦曰升迁。各慎厥官，无忝荣命，可依前件。

朱载言除循州刺史袁循除渭南令张公及除献陵令韦幼章除京兆府仓曹等制

勅。前灵盐节度掌书记、朝请郎、试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朱载言等。刺史县令，皆古之五等诸侯，行诏条纪纲，专教化杀生者也，得其才则疲人苏息，非其任则百姓愁怨。载言、循、省问、逵等，或以吏理进官，或以科名入仕，当此选择，闻无悔尤。海丰越俗，王畿名邑，夫邪正表前之影，教令如草上之风，若非律身，不能爲理。公及以勤谨膺陵邑慎选，幼章以才敏坐京兆剧曹，各有官业，无自废怠。可依前件。

支某除郢王传卢宾除融州刺史赵全素除福陵令等制

勅。银青光禄大夫、前使持节邢州诸军事、守邢州刺史、兼侍御史、充本州团练使、上柱国支某等。近者控名责实，事不苟且，量材适用，咸当所宜。咨尔某等，各于进官，亦以劳久。王门爲傅，越微分忧，泊守奉园陵，毗佐列郡，皆曰美秩，尽获优安。各务清勤，无掇悔吝。可依前件。

郑■〈卜 夔〉除大理少卿致仕制

勅。朝散大夫、检校太仆少卿、前兼江陵少尹、上柱国郑■〈卜 夔〉。四代所贵，事皆不同，至于尚齿，其道一也。闻尔久居官次，年踰月制，家唯四壁，身无一簪。今者致政里居，亚列半俸，足得安枕几而就颐养，敬老之道，亦爲优异。可守大理少卿致仕，散官勋如故。

●樊川文集第十九

中书舍人杜牧字牧之

王钊除皇城留守制

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前兼左金吾卫大将军、御史大夫、充左街使、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王钊。常侍文陛，召见武台，愿以五千，独当一队，思长策久安之术，避必战敢死之虏，颇嗤免胄，独能全师。洎繁纓趋朝，执金入侍，夷险一贯，忠劳两兼，子尾之疾虽平，郟克之步尚蹇。官崇环卫，职实司武，入座副相，不失旧荣，且务优安，勉于遵养。可检校刑部尚书、兼右领军卫上将军、御史大夫、充大内皇城留守，散官如故。

王知信除左卫将军史寰除右监门卫将军等制

勅。昭武军校尉、前守右骁卫将军、上柱国、赐绯鱼袋王知信等。古人之爲理也，不以一眚而掩大功，克广绍子文之宗，霍阳继博陆之后。知信烈祖，贝丘之战，可庇十代，岂止曾孙。寰父伯仲，亦效忠恳，提挈全魏，归于朝廷。今者宠以将军，旌其旧德，岂唯独举赏延之典，亦欲使列土诸将，自爲孙谋。彝、鎬、明谊，入仕已久，皆无悔吝，故有序迁，临

封遠邦，蔡毫兵部，分忧佐理，无忘谨廉。可依前件。

#### 张直方授左骁卫将军制

勅。朕据南面之尊，制一代之命，先讲百官之法，后行四方之政。若有罪不问，是倒持太阿；有顽不磨，是废去砥石。则拱视天下，何以爲理？云麾将军、起复检校刑部尚书、兼右羽林统军将军、御史大夫张直方，席其先人，任爲边将，披诚向阙，执玉来朝。近臣劳郊，大匠理第，典兵于禁门之内，立侍于交戟之中，校其宠荣，无与等比。而乃每轻法检，恣爲遨荡，擅去宿卫，潜游异县。有司问状，持舌不言，以至再三，始引阙。古人有云：“语人必于其伦，观过必于其党。”念其生自戎旅，素不镌琢，既触法网，亦可矜容。加膝坠泉，予常自慎，小惩大诫，尔宜知恩。不失将军之荣，仍有兼官之重，足得湔洗，以俟甄升。可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兼右骁卫将军、御史大夫。

#### 朱叔明授右武卫大将军制

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左武卫上将军、御史大夫、上柱国、吴兴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朱叔明。司马军令，黄帝理法，兵家尚严，始可尅敌。边将破虏，诈增首级，亦罪之小者，汉文时魏尚囚繫，汉宣时田顺自杀。开元中，幽州长史赵含章大破奚虏，旋坐贓贿，放流瀼州，纵有功劳，不赎罪犯，是以拓土万里，垂功中兴。自长庆已还，益轻边事，选拔将帅，多非贤良，豪夺种落蹄角之畜，割削士卒衣食之赐。见利则往，见弱则欺，罔酌恩荣，不顾廉耻，积帛藏镪，丘累陵聚。是以战士离落，兵甲钝弊，积三十年，擲之不问。近者伐叛，益知其由，屡下诏书，诰诫深切，岂知顽昧，不可镌琢。嗟尔叔明，材惟朴楸，性命浅狭，其兄叔夜，以贓抵刑，不出私门，可视覆辙。忝据藩翰，已积岁时，料甲峙粮，既乏素效，事虏接战，不报寸功。而乃公欺降戎，干没战马，归充伏枥，告以弊帷，人之无良，一至于此。昔曹刿请战，卜式输射，俱是匹夫，不与公食。尔乃贵拥旄钺，任倚边陲，何其用心，与古相万。谏臣拜疏，前罚未塞，尚爲恩贷，不失将军，分务洛师，可以循省。可右武衛大将军，分司东都，散官勳封如故。

#### 梁荣干除检校国子祭酒兼右神策军将军制

勅。北落亲军，夹峙宫省，选忠勇者爲吾爪牙。右神策军奉天镇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右威卫将军、御史大夫、上柱国、安定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梁荣干，射必落鵰，力能扼武，自晦雄毅，益守谦恭。故能塞护长榆，兵分细柳，恩加士卒，名著勤劳。今日擢掌五兵，荣悬三绶，勉砺锋锷，上答宠光。可检校国子祭酒、兼右神策军将军知军事、御史大夫、充马军都虞候，散官勳封如故。

#### 吕卫除左卫将军李铢右威卫将军令狐朗除滑州别驾等制

勅。忠武将军、前左武卫将军、兼泮州长史、合川郡公、赐紫金鱼袋吕卫等。卫爲天驷之魁，来就诸臣之位，诚敬忠信，不失其常。铢、朗入仕岁久，阅官颇多，闻无尤违，是率理道。将军上佐，半刺之任，言于清时，皆爲美仕。帖以禄秩之绶，用嘉慕义之心，慎无自轻，勉于敬畏。可依前件。

#### 张幼彰程脩已除诸衛将军翰林待诏等制

勅。翰林待诏、昭武校尉、前守左骁卫将军、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张幼彰等。幼彰、脩己，鸿都奏伎，攻于丹青，用志不分，与古争品。审以武进，晚能知书，屡以辞章，上千丞相。知实以谨良馆务，师儒以详练守职，或艺或劳，或迁或拔。将军佐寮，皆为宠擢，各守职秩，无忘专慎。可依前件。

#### 一品孙李明逵授左千牛备身等制

勅。一品孙李明逵、三品孙韩锷等，立侍交戟，纔能胜冠，出入见君父之尊，师资益忠孝之道。流离少好，骥驥老成，宜念聿脩，慎无欲速。明逵可致果副尉守左千牛备身，锷可翊麾校尉守左千牛备身。

#### 李鄂除检校刑部员外郎充盐鐵岭南留后郑蕃除义武军推官等制

勅。前鳳翔节度副使、朝议郎、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李鄂等。五岭之表，地遠京邑，吏以法制奉公，下以文律自持，盖亦寡矣。而盐铁榷束之籍，延袤万里，若当其才，非唯山泽之饶归于公上，亦得以遠人利病闻于朝廷。今吾丞相揣摩新规，改易旧制，以鄂文学廉慎，当官挺然，尝倅贤侯，号为名士，以此委任，必有可观。蕃、瑾、嗣闵咸有才能，佐藩评刑，知己所请。各进官秩，皆为荣遇，宜思报效，无累荐延。可依前件。

#### 韦宗立授检校仓部员外郎知盐铁庐寿院等制

勅。权知盐铁庐寿院事、朝请郎、侍御史、内供奉韦宗立等。近者恢复河湟，训定羌虜，江湖之间，人安而不扰。供馈之费，财有余而力不蹙，实由管榷，委之名臣。今者尚书休以尔宗立等上言，咸曰清白处己，勤谨奉公，予安能知，无不可者。暨颉与潜，皆称名士，自有丞相为尔已知。守职佐藩，无忝新命。可依前件。

#### 房次玄除检校员外郎充度支灵盐供军使等制

勅。前知度支河南院事、朝散大夫、试太子司议郎、兼侍御史、上柱国、赐绯鱼袋房次玄等。有司臣各言尔等或以科名文学，或以清白才用，列于荐籍，其辞甚美。分金穀榷运之务，无忘谨廉；佐诸侯将军之府，宜竭裨助。报知苟尽，能不達乎？尔其勉之。可依前件。

#### 李知让加御史中丞依前邠州刺史韦琮加侍御史充振武掌书记等制

勅。大中大夫、使持节邠州诸军事、守邠州刺史、充兵马留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知让等。以知议所理，杂以华夷，宜假霜台，用压戎落。琮、璠、观等，皆吾卿大夫之令子弟也，戎臣知之，请为佐理。夫幕吏之道，有事必言，知无不为，考于职分，亦无本局，各思报效，勿事依违。可依前件。

#### 崔彦曾除山南西道副使李诜山东道推官杨元汶京兆府法曹等制

勅。朝议郎、行郑州管城县令、上柱国、赐绯鱼袋崔彦曾等。戎臣请士，京兆求贤，披其荐籍，皆曰才能。彦曾左官非罪，理人异等；诜张王贤客，梁苑辞人；元汶官决平之司，

无舞文之过，移爲典狱，陟在宾阶，不累已知，唯有直道。可依前件。

李承庆除鳳翔节度副使冯轩除义成军推官等制

勅。朝议郎、前守太常丞、上柱国李承庆等，以文学升名于有司，以才能入仕于官次。诸侯辟之，以佐于实席；天子用之，升于朝廷。次第等级，大小高下，亦与古之乡举里选，考德试言，无以异也。尔等皆吾卿大夫之令子弟也，清风素范，克肖家声，属辞彫章，能取科第。既有知己，皆爲才人，贤观与游，達视所举。今尔宾主，两皆得之，义则进，否则退，无爲美，以求苟容。可依前件。

夏侯曠除忠武军节度副使薛途除径阳尉充集贤校理等制

勅。前昭义军节度判官、朝议郎、殿中御史、内供奉夏侯曠等。曠以科名辞学，开敏多才，久游诸侯，常蕴令闻，周知吏理，兼能洁身。戎臣上言，愿爲毗赞，旣诺仕以委质，宜直道以酬知。途以文行策名，节趣清遠，言于后进，实爲秀人。延阁典校，丞相所请，勉循阶级，以至堂奥。可依前件。

萧孜除著作佐郎裴祐之陝府巡官崔滔栎阳县尉集贤校理等制

勅。在春秋时，晋爲诸侯国也，尚立公族大夫，教育诸卿之子，富有贤哲，不假搜聘，召同列而会者，三百余年。况今天覆尽得，而禹画无遗，名卿贤相之家，清风素范之教，子孙森罗，髦俊并作，次第叙用，岂叹乏才。旣使判官、将仕郎、守国子监太学博士萧孜等，或以秀异得举，文学决科，或以行实立身，遭逢知己，皆后生可畏之士，爲当时有才之人。东观著述，殿阁典校，参画幕府，开导献纳，清秩美职，二者兼之。不由阶级，安至堂奥，勉于脩慎，以俟超升。可依前件。

扬知退除郢州判官薛廷望除美原尉直弘文馆等制

勅。将仕郎/前守京兆府蓝田县主簿杨知退等。国家荡定齐鲁，余三十年，多用名儒鎮之，以选古俗，其议宾吏，皆爲秀彦。弘文馆四部群书，十八学士，详考理乱，铺陈王道，此乃贞观之故事也，若非名士，固不与焉。知退与途，文行温雅，副幕府之求；廷望才学声华，膺丞相之选。当战伐之后，切于供馈，庠、绩自以谨干称于有司。予非能知，咸徇其请，各宜率励，无累所举。可依前件。

白从道除东渭桥巡官陶祥除福建支使刘蛻寿州巡官等制

勅。度支东渭桥给纳使巡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白从道等。朕以国计出入，委以表臣，尚书郎当战伐之余，财穀殫罄，断长补短，以无爲有。今者上言三吏，皆曰周才，校其智能，足应事役。暨守臣贻孙等，亦曰祥、蛻之学温慎，而在宾阶。才者得失之端，士者功名之本，勉于自励，无负已知。可依前件。

卢籍除河东副使李推贤殿中丞高湜除湖南推官薛廷杰桂管支使等制

勅。河东节度副使、朝散大夫、检校大理少卿、摄御史中丞、上柱国卢籍等。夫诸侯之

任重矣，其行道也得以阜俗，其行法也得以刑人赏人，若张政化，得以助业。某等上言，咸举可用。籍等或负才器，倜傥不群，或以文章，策名俊秀，或有干局，可佐图圉，皆徇所请，予安能知。并州近胡，王业兹始，艰难已来，何战不会。长沙、始安，颇闻旱耗，各宜良士，以佐贤侯。夫直道枉道，无他故也，取容尽节而已，勿虑后患，宜竭报知。暨殿省佐僚，县道为郡，岂曰虚授，亦当尔才。正霜台之旧名，班芸阁之初命，各服宠禄，勉于自强。可依前件。

郑碣除江西判官李仁范除东川推官裴虔余除山南东道推官处士陈威除西川安抚巡官等制

勅。浙江西道都团练判官、将仕郎、监察御史里行郑碣、李仁范暨虔余等，咸以文行，策名清时，诸侯知之，命为幕吏。少微四星，处士毗辅之宿也，天之布列，在轩辕前，此乃天意亲近贤良，先于妃后。威者吾能言之，耕延陵之臯，荷石门之葭，沉如鱼潜，冥若鸿翔，非吾贤相，尔不肯起。徇酬知己，以壮在野。并可依前件。

裴诒除监察御史里行桂管支使等制

勅。前郢曹濮等州观察支使、朝散大夫、试大理评事裴诒等。守臣有司，上言请士，皆曰诒等士族之中有政事科名，清廉公谨，尝经职守，称有才能。古人于一饭之恩，尚有杀身以报，况于知己，得不勉之。可依前件。

石贺除义武军书记崔涓除东川推官等制

勅。朝议郎、行秘书省著作佐郎石贺等。朕寄诸侯之事重矣，大者教化风俗，小者惠养黎众，环千里之疆，统三军之众，讲求倚用，不五六人。守臣公度、仲郢所请，贺等各以文学决科，悒悒干禄，观其褒举，皆是才名。能报所知，在尔宾主，予不与焉。暨镶与钧，亦称智敏，神州作掾，五库掌财，足展干能，无惰官守。可依前件。

顾湘除泾原营田判官夏侯觉除盐铁巡官等制

勅。前振武军节度判官、文林郎、监察御史里行顾湘等。近者循名责实，科指稍峻，诸侯有司，亦各搜选才良，以佐物务。湘、觉本以文进，兼通吏理；从周暨鲁，皆称干能；于以声韵上献，律吕精功，虽曰小道，亦有可观。徇请酬劳，咸加新命，各守职分，无忘用心。可依前件。

赵元方除户部杂巡官陈洙除长安县尉王巖除右金吾使判官等制

勅。摄户部巡官、宣德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兼殿中侍御史赵元方等，各为长才，自有知己。地官平余，专丰耗发歛之任；京尉坐曹，决事得操豪猾。交戟之内，赞佐卫臣，言于仕进，皆曰得路，勉思报效，无累所举。并可依前件。

韦承鼎除左赞善大夫韦諝除尚食奉御柳谦除寿安县令韦选除义昌军推官钱琦除沧景支使等制

勅。前度支东渭桥给纳使巡官、征仕郎、试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柱国韦承鼎等，持身谨洁，美才周通，奉公当官，先劳后禄，端雅守道，俊秀升名，久游贤侯，众称君子。参东朝之赞谕，分五尚之职秩，纠大府群吏之失，提王畿生齿之籍，方六七十，长亿万夫，金台嘉招，武幄与食。法官宪秩，以壮藩垣，进于清时，皆为美仕。近者屡遣幕吏，予岂无意，盖欲廓宾阶敢言之路，诫诸侯自是之尊。惟沧新造，控制两河，付之诚臣，尤籍良画，若免后患，慎勿苟容，各脩官业，无自媮薄。可依前件。

#### 康从固除翼王府司马制

勅。新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濮州长史、殿中侍御史、上柱国康从固。其父秀荣，实为名将，李广多争死之士，窦婴无入家之金，一收七关，易如拾芥。念尔跨马事敌，执戎同仇，壮比文鸯，勇同李敢。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人之言，信不虚设。今者愿留阙下，以奉朝请，念其垂诲，可见至诚。曳裾宪寮，用尔恩宠，宜思终始，上报君亲。可检校国子祭酒、兼翼王府司马、殿中侍御史，散官勋如故。

#### 张正度除汾州别驾等制

勅。中散大夫、前守青州别驾、上柱国张正度等，各以才能仕进，谨慎脩身，积日累时，咸有知己。或以序进，或徇所请，皆佐列郡，无怠官当。可依前件。

#### 马迥除蜀州别驾等制

勅。中散大夫、前守彭王府司马、上柱国马迥等。以尔入仕岁久，愈知为理，半刺上佐，得与二千石参校政事短长利病者也。今以名郡，藉其协助，各有兼授，以峻等衰。慎守官常，无自偷惰。可依前件。

#### ●樊川文集第二十

#### 杜牧字牧之

#### 高骈除祭酒兼侍御史依前充职右神策军兵马使制

勅。右神策军右厢兵马使兼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前灵州大都督府左司马、殿中侍御史、上柱国高骈，禁旅典兵，为吾爪士，言念付禄，未称输劳。外之王官，帖以宪秩，可曰荣遇，无忘尽瘁。可检校国子祭酒、兼濮王府司马、侍御史，余如故。

#### 忠武军都押衙检校太子宾客王仲玄等加官制

勅。忠武军节度右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殿中侍御史王仲玄等。自艰难以来，言念许师，何役不行，何战不会？居常则长法知礼，临敌则致命争登，鏖于和门，不忝“忠武”。尔等短衣长剑，事寇乘边，触履艰危，无所顾虑。将军列状，宪班酌劳，勿矜常胜，无忘淬砺。可依前件。

#### 右神策军押衙检校太子宾客尚汉美等叙勋制

勅。前件等拔以貔貅之勇，籍于禁旅之中，大刀长矛，重弓束矢，林会山立，星罗翼舒。唯以忠勤，供我宸极，锡之勋宠，以酬劳瘁。可依前件。

#### 右龙武军大将军刘诚信等三十三人叙阶制

勅。右龙武军大将兵马都知、正议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右龙武军宿卫刘诚信等，技以勇闻，任因信善，力可挟辮以走敌，艺能夺稍以制人，常砺锋鋸，无所迴避。自拱宸极，益展忠劳，思以报之，何惜阶级。可依前件。

#### 柳师玄除衢州长史知夏州进奏等制

勅。夏州节度押衙知进奏、朝议郎、前权知杭州长史、兼监察御史、上柱国柳师玄等。将军護塞，师玄主留邸之职；从瑜继怙，以墨纒徇公，丧葬告满；珪专书府藁委之务，咸有劳能，迁奖正名，亦其常也。各宜专谨，勿罹悔尤。可依前件。

#### 賴师贞除怀州长史周少鄴除虢州司马王桂直除道州长史等制

勅。鳳翔府节度押衙知进奏、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前兼亳州长史、殿中侍御史、上柱国賴师贞等。师贞主大藩留邸之事，少鄴专史阁错杂之务，皆公谨歲久，官次宜迁。玄爽俾佐郡符，亦有可取。湖外飢人，相聚爲寇，荡覆乡县，势如燎火，盖不得已，遂至翦伐。桂直用命，一举灭之，言念功勤，宜有褒赏。名郡上佐，帖以宪秩，耀尔军旅，可增义勇。可依前件。

#### 景思齐授官知宣武军进奏官制

勅。宣武军节度押衙知进奏、起复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歙州司马、上柱国景思齐等。诸侯之任，各有职责，小者得循事例，大者决于朝廷，闻白啓导，属在留邸，尔等咸以谨密，能膺任使。或外除丧服，或超授新命，不失职禄，勉于忠勤。可依前件。

#### 冯少端等湖南军将授官制

勅。湖南同团练副使冯少端等，皆长沙勇士，同擢凶徒，言念功勤，咸宜升奖。帖之宪秩，试以崇班，名郡掾曹，亦爲美称。特如恩宠，非用彝章，耀尔辕门，可增忠壮。可依前件。朱谏、周豹二人，委本道量事优奖。官健陸满等一百二十八人，弩手并子弟周质等四百八十五人，并委本道酌事量加赏给。

#### 武官授折冲果毅等制

勅。具官某等。夫折冲果毅，皆吾武位，以延勇士，国朝用此以进，立战功至将军者衆矣。自府兵一废，名存实亡，今之来者，岂其人哉。近以边障隙开，寇戎患结，岂无万人之敌，奋于下位之中，但使披文，空增拊髀？并可依前件。

#### 张直方贬恩州司户制

勅。朕闻先王之理也，设法误罹，虽大必舍；不忌故犯，纵小必诛。况乎凶狠不悛，罪戾日积，更欲矜免，其如法何！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兼左骁卫大将军、御史大夫张直方，念以来朝，嘉其慕善，付之宠禄，颇极尊荣。爲执金吾，鞭小过而至死；作禁军统，去异县而恣游。尚以生自边陲，素乏教义，退之散秩，以惩非心，俟其拭旧痕，湔洗前过，必欲牵复，用存始终。岂暴虐得于天生，险悍着于心本，抵冒刑宪，纵恣胸臆。法所恶者，尔皆爲之，白昼九衢，指憎万手，作横日甚，而不自知，满于听闻，岂可悉数。《礼》曰：“凡有罪恶，屏于四裔，不留中国，唯舜能之。”况之坚顽有不移之姿，网罗无屡开之典，荒服作掾，犹曰宽恩，尔能自新，岂惜后命。可守恩州司户参军员外置同正员，仍即驰驿发遣。

#### 王着贬端州司户制

勅。守爱州九真县尉员外置同正员王着。汉家之制，虽丞相子亦当戍边，隋文之令，盗边穀一升坐法斩首。盖以西北镇戍，华夏保障，法苟不立，所虞非细。尔当羌寇犯塞之日，天子拊髀之时，命守关防，以爲遮扞，而乃占般兵粮，自取佣直，屏之荒服，以谨其类。乃令厥子，叫閤称冤，再命坐狱，备见罪状。幸以得无逋负，可以矜宽，爲列郡之掾曹，换万里之一尉，足得循省，吾不负人。可守端州司户参军置同正员，仍即驰驿发遣。

#### 李玕贬抚州司马制

勅。朝散大夫、守光禄少卿李玕。昔开元致理之初，冀州刺史平嗣光阙温清之礼，遂夺其官，放归田里，是故四十余年，风俗忠厚，教化之本，岂先斯乎。尔爲将相之家，穷极富贵，坐有大第，官爲亚卿，母子异居，仅将十载，有司弹劾，事状昭著。于吾用法，尔当何罪？俾佐名郡，尚曰宽恩。可守抚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仍即驰驿发遣。

#### 姜阅贬岳州司马等制

勅。朝议郎、前守景陵台令、上柱国姜阅等。盗逆无状，辄犯陵寝，侵攘法物，闻之震惊。尔等官业，在于守奉，懈怠所政，是谁之过？言于末减，朕不敢议，各宜佐官，用正典刑。可依前件，仍并驰驿发遣。

#### 武易简量移梧州司马制

勅。守崖州司户参军员外置同正武易简，寇来乘城，不能死节，以此播弃，尔亦何辞。然汉诛李陵，是爲虐典；魏舍于禁，实得中道。力不足者，法宜矜焉。守臣教爲吾爪牙，能与别白，使易简导生还之路，朝廷无失入之刑。咨尔三事大僚，百司庶尹，率能守此，可期洽平。各宜尽规，朕不惜失。可守梧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

#### 王元宥除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制

勅。繫纓趋朝，交戟入侍，委以兵卫，固须信臣。内枢密使、骠骑大将军、行右威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上柱国、晋国公、食邑二千户王元宥，俭而多才，忠而能力，事君尽礼，处己无私，自主枢要，益见诚信。今者十万全师，北落禁旅，视吴汉差强人意，非韩信无可

计事。是以辍自心腹，寄兹爪牙，以尽尔材，出于余志。尔戢歛豪猾，整肃威容，无使乡闾，致有侵害。勉酌倚任，以报君亲。可行右骁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充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兼右街功德使，散官勋封如故。

#### 周元植除鳳翔监军制

勅。控秦塞之西，扼胡苑之左，乃睠岐、陇，爲国藩墙，命以监抚，宜崇班秩。鳳翔监军使、银青光禄大夫、右领军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汝南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赐紫金鱼袋周元植，事君以敬，处仕无私，节操凌霜而不凋，肝胆开忠而洞见。谦以自得，高而益兢，累监三军，推诚一贯。言念西塞，未得高枕，用其声实，以护藩垣。夫处于兵戎，予今诫汝，无怨不过于远利，伏衆莫若于律身，立事成功，酌恩垂美，在此二者，汝其勉之。宠以内省之崇，仍兼将军之贵，往服休命，无忝恩荣。可守右监门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散官勋封赐如故，依前监鳳翔节度兵马。

#### 朱能裕除景陵判官制

敕。新授景陵判官、上骑都尉朱能裕。朕以乔山弓剑，渭北衣冠，霜露之心，凄感常切。以汝端谨有守，操尚无尤，常在傍侧，备见忠孝。用是奖擢，爰资守奉，夙夜勤敬，无忝委任。可将仕郎、内侍省掖庭局官教博士员外置同正员，余如故。

#### 刘全礼等七人并除内侍省内府局丞置同正等制

勅。赐绯鱼袋、上柱国刘全礼等，置在傍侧，皆有才能，既歷岁时，合霑班秩。各宜敬恭职禄，不懈忠勤。可依前件。

#### 宋叔康妻封邑号制

勅。《诗》称《鹊巢》，《礼》荣翟茀，既彰牙爪之效，宜齐伉俪之荣。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特进、左领军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上柱国、广平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宋叔康妻清河县君房氏，懿兹柔淑，作配忠勋，能洁苹蘩，克叶姻族。成此内则，穆其壺风，称爲令人，实光妇道。爰疏封爵，用举典章，可服宠荣，勉于辅佐。可封清河郡夫人。

#### 吐突士晔妻封邑号制

勅。《诗》美夫人，《礼》称内子，允膺腹心之任，宜崇家室之荣。弓箭军器等使、特进、行右领军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上柱国、陰山县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吐突士晔妻咸阳县君田氏，生于富贵，作配忠贞，柔婉自卑，仪范可则。职勤宾祭，道睦姻亲，既谐闺风，克成妇德。爰加礼秩之贵，以彰辅佐之勤，荣我疏封，无忘内助。可封鴈门郡夫人。

#### 新罗王子金元弘等授太常寺少卿监丞簿制

勅。某臣等感恩知义，奉贽不阙，居大海之外，爲有礼之宾，尔国是也。自列国卿至于署丞，皆吾文吏之选，次第授尔，亦所以表他国不同礼也。将我恩宠，耀尔殊隣，慎勿怠违，永作藩屏。并可依前件，仍并放还蕃。

### 西州廻鹞授骁卫大将军制

勅。古者天子守在四夷，盖以恩信不亏，羈縻有礼。《春秋》列潞子之爵，西汉有隰阴之封，考于经史，其来尚矣。西州放首颡干伽思，俱宇合逾越密施莫贺都督、宰相安寧等，忠勇奇志，魁健雄姿，懷西戎之腹心，作中夏之保障。相其君长，颇有智谋，今者交臂来朝，稽顙请命，丈组寸印，高位重爵，举以授尔，用震殊隣。无忘敬恭，宜念终始。可云麾将军、守左骁卫大将军外置同正员，余如故。

### 沙州专使押衙吴安正等二十九人授官制

勅。沙州专使衙前左厢都知押衙吴安正等。自天寶以降，中原多故，莫大之虏，盗取西陲，男爲戎臣，女爲戎妾，不暇吊伐，今将百年。自朕君临，岂敢偷惰，乃命将帅，收复七关，爰披地图，实得天险，遂相朝庭声闻去声闻于炖煌。尔帅议潮，果能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长角。窋融西河之故事，见于盛时；李陵教射之奇兵，无非义旅。尔等咸能竭尽肝胆，奉事长帅，将其诚命，经歷艰危。言念忠劳，岂吝爵位，官我武卫，仍峻阶级，以慰皇华，用震殊俗。可依前件。

### 炖煌郡僧正慧苑除临坛大德制

勅。炖煌管内释门都监察僧正兼州学博士僧慧苑。炖煌大藩，久陷戎垒，气俗自异，果産名僧。彼上人者，生于西土，利根事佛，余力通儒。悟执迷尘俗之身，譬喻火宅；举君臣父子之义，教尔青襟。开张法门，显白三道，遂使悍戾者好空恶杀，义勇者徇国忘家，裨助至多，品地宜峻。领生徒坐于学校，贵服色举以临坛，若非出群之才，岂获兼荣之授，勉弘两教，用化新邦。可充京城临坛大德，余如故。

### 契丹贺正使大首领等授官制

勅。幽州道入朝贺正契丹大首领讨鲁等。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尔今来朝，予亦增愧。绥之玉帛，荣以班秩，宜怀恩宠，永保封疆。可依前件，仍并放还蕃。

### 黔中道朝贺牂牁大酋长等十六人授官制

勅。黔中道朝贺牂牁大酋长、摄充州刺史赵琼林等。夫西南诸国，自古多顺，在法度之外，居绳墨之表，来朝有礼，归贡不阙。玉帛以将厚意，阶级以峻等衰，各服宠荣，无忘恭敬。可依前件，仍并放还蕃。

### 黔中道朝贺训州昆明等十三人授官制

勅。黔中道朝贺训州昆明继袭部落主嵯阿如、弟摄训州刺史嵯阿蒲等。招携以礼，怀远以德，此国家所以殊俗贡聘不倦，命舌人以通志意，委属国以厚宴享。仍峻阶级，式尔恩荣，无警边陲，以念终始。可依前件，仍并放还蕃。

### ●樊川外集

中书舍人杜牧字牧之

斑竹筒簟

血染斑斑成锦纹，昔年遗恨至今存。分明知是湘妃泣，何忍将身卧泪痕。

和严恽秀才落花

共惜流年留不得，且环流水醉流杯。无情红艳年年盛，不恨凋零却恨开。

倡楼戏赠

细柳桥边深半春，缣衣帘里动香尘。无端有寄闲消息，背插金钗笑向人。

初上船留寄

烟水本好尚，亲交何惨凄。况爲珠履客，即泊锦帆堤。沙鴈同船去，田鸦遶岸啼。此时还有味，必卧日从西。

秋岸

河岸微退落，柳影微彫疏。船上听呼稚，堤南趁漉鱼。数帆旗去疾，一艇箭迴初。曾入相思梦，因憑附遠书。

过大梁闻河亭方讌赠孙子端

筑园纵翫归应少，赋雪搜才去必频。板路岂缘无罚酒，不教客右更添人。

题吴兴消暑楼十二韵

晴日登攀好，危楼物象饶。一溪通四境，万岫遶层霄。鸟翼舒华屋，鱼鳞棹短桡。浪花机乍织，云叶近新雕。台榭罗嘉卉，城池敞丽谯。蟾蜍来作鉴，螭螭引成桥。燕任随秋叶，人空集早潮。楚鸿行尽直，沙鹭立偏翘。暮角凄游旅，清歌惨寂寥。景牵游目困，愁托酒肠销。遠吹流松韵，残阳渡柳桥。时陪庾公赏，还悟脱烦嚣。

奉送中丞姊夫俸自大理卿出镇江西叙事书怀因成十二韵

惟帝忧南纪，搜贤与大藩。梅仙调步骤，庾亮拂囊鞬。一室何劳扫，三章自不冤。精明如定国，孤峻似陈蕃。灞岸秋犹嫩，蓝桥水始喧。红旂罨石壁，黑稍断云根。滕阁丹青倚，章江碧玉奔。一声仙妓唱，千里暮江痕。私好初童稚，官荣见子孙。流年休挂念，万事至无言。玉辇君频过，冯唐将未论。佣书齎万债，竹坞问樊村。

中丞业深韬略志在功名再奉长句一篇兼有谏劝

檣似邓林江拍天，越香巴锦万千千。滕三阁上《柘枝》鼓，徐孺亭西铁轴船。八部元侯非不贵，万人师长岂无权。要君严重疏欢乐，犹有河湟可下鞭。时收河湟，且止三州六关。

#### 和裴杰秀才新樱桃

新果真琼液，未应宴紫兰。圆疑窃龙颌，色已夺鸡冠。远火微微辨，繁星历历看。茂先知味好，曼倩恨偷难。忍用烹騂酪，从将翫玉盘。流年如可驻，何必九华丹。

#### 春思

岂君心的的，嗟我泪涓涓。绵羽啼来久，锦鳞书未传。兽炉凝冷艳，罗幕蔽晴烟。自是求佳梦，何须讶昼眠？

#### 代人作

楼高春日早，屏束麝烟堆。盼眄凝魂别，依稀梦雨来。绿鬟羞妥麽，红颊思天偎。鬪草怜香蕙，簪花间雪梅。戍辽虽咽切，游蜀亦迟迴。锦字梭悬壁，琴心月满台。笑筵凝贝啓，眠箔晓珠开。腊破征车动，袍襟对泪裁。

#### 偶题二首

劳劳千里身，襟袂满行尘。深夜悬双泪，短亭思远人。苍江程未息，黑水梦何频。明月轻桡去，唯应钓赤鳞。

有恨秋来极，无端别后知。夜阑终耿耿，明发竟迟迟。信已凭鸿去，归唯与燕期。只应明月见，千里两相思。

#### 冬至日遇京使发寄舍弟

远信初逢双鲤去，他乡正遇一阳生。罇前岂解愁家国，辇下唯能忆弟兄。旅馆夜忧姜被冷，暮江寒觉晏裘轻。竹门风过还惆怅，疑是松窗雪打声。

#### 洛下送张曼容赴上党召

歌阙罇残恨起偏，凭君不用设离筵。未趋雉尾随元老，且蓦羊肠过少年。七叶汉貂真密近，一枝诜桂亦徒然。羽书正急征兵地，须遣头风处处痊。

#### 宣州留赠

红铅湿尽半罗裙，洞府人间手欲分。满面风流虽似玉，四年夫婿恰如云。当春离恨杯长满，倚柱关情日渐曛。爲报眼波须稳当，五陵游宕莫知闻。

#### 寄题宣州开元寺

松寺曾同一鹤栖，夜深台殿月高低。何人爲倚东楼柱，正是千山雪涨溪。

赠张祜

诗韵一逢君，平生称所闻。粉毫唯画月，琼尺只裁云。黥阵人人畏，秋星历历分。数篇留别我，羞杀李将军。

残春独来南亭因寄张祜

暖云如粉草如茵，独步长堤不见人。一岭桃花红锦蹕，半溪山水碧罗新。高枝百舌犹欺鸟，带叶梨花独送春。仲蔚欲知何处去？苦吟林下拂诗尘。

宣州开元寺南楼

小楼纔受一床横，终日看山酒满倾。可惜和风夜来雨，醉中虚度打窗声。

寄逯人

终日求人卜，迴迴道好音。那时离别后，入梦到如今。

别沈处士

旧事参差梦，新程迥迥秋。故人如见忆，时到寺东楼。

留赠

舞靴应任闲人看，笑脸还须待我开。不用镜前空有泪，蔷薇花谢即归来。

奉和仆射相公春泽稍 圣君軫虑嘉雪忽降品彙昭苏即事书成四韵白相国

飘来鷄树鳳池边，渐压琼枝冻碧涟。银阙双高银汉里，玉山横列玉墀前。昭阳殿下风迴急，承露盘中月彩圆。上相抽毫歌帝德，一篇风雅美丰年。

寄李播评事

子烈光殊价，明时忍自高。宁无好舟楫，不泛恶风涛。大翼终难戢，奇锋且自韬。春来烟渚上，几净雪霜毫？

送牛相出镇襄州

盛时常注意，南雍暂分茅。紫殿辞明主，巖廊别旧交。危幢侵碧雾，寒旆猎红旂。德业悬秦镜，威声隐楚郊。拜尘先洒泪，成厦昔容巢。遥仰沉碑会，鸳鸯玉佩敲。

送薛邕二首

可怜走马骑驴汉，岂有风光肯占伊。只有三张最惆怅，下山迴马尚迟迟。  
小捷风流已俊才，便将红粉作金台。明年未去池阳郡，更乞春时却重来。

#### 见穆三十宅中庭梅榴花谢

矜红掩素似多才，不待樱桃不逐梅。春到未曾逢宴赏，雨余争解免低徊。巧穷南国千般艷，趁得东风二月开。堪恨王孙浪游去，落英狼籍始归来。

#### 留诲曹师等诗

万物有丑好，各一姿状分。唯人即不尔，学与不学论。学非探其花，要自拨其根。孝友与诚实，而不忘尔言。根本既深实，柯叶自滋繁。念尔无忽此，期以庆吾门。

#### 洛阳

文争武战就神功，时似开元天宝中。已建玄戈收相土，应迴翠帽过离宫。侯门草满宜寒兔，洛浦沙深下塞鸿。疑有女蛾西望处，上阳烟树正秋风。

#### 寄唐州李玘尚书

累代功勋照世光，奚胡闻道死心降。书功笔秃三千管，领节门排十六双。先揖耿弇声寂寂，今看黄霸事摐摐。时人欲识胷襟否？彭蠡秋连万里江。

#### 南陵道中

南陵水面漫悠悠，风紧云轻欲变秋。正是客心孤迥处，谁家红袖凭江楼。

#### 登九峯楼

晴江灩灩含浅沙，高低绕郭滞秋花。牛歌渔笛山月上，鹭渚鹑梁溪日斜。爲郡异乡徒泥酒，杜陵芳草岂无家。白头搔杀倚柱遍，归棹何时闻轧鸦。

#### 别家

初岁娇儿未识爷，别爷不拜手咤叉。拊头一别三千里，何日迎门却到家？

#### 归家

稚子牵衣问，归来何太迟？共谁争岁月，赢得鬓边丝。

#### 雨

连云接塞添迢递，洒幕侵灯送寂寥。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窗外有芭蕉。

送人

鸳鸯帐里暖芙蓉，低泣关山几万重。明鉴半边钗一股，此生何处不相逢？

遣懷

道泰时还泰，时来命不来。何当离城市，高卧博山隈。

醉贈薛道封

饮酒论文四百刻，水分云隔二三年。男儿事业知公有，卖与明君直几钱？

歙州卢中丞见惠名醞

谁怜贱子啓穷途，太守封来酒壹壶。攻破是非浑似梦，削平身世有如无。醞醞若借嵇康懒，兀兀仍添甯武愚。犹念悲秋更分賜，夹溪红蓼映风蒲。

咏袜

钿尺裁量减四分，纖纖玉笋里轻云。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画裙。

宫词二首

蝉翼轻绡傅体红，玉肤如醉向春风。深宫鎖闭犹疑惑，更取丹沙试辟宫。监宫引出暂开门，随例须朝不是恩。银鑰却收金锁合，月明花落又黄昏。

月

三十六宫秋夜深，昭阳歌断信沉沉。唯应独伴陈皇后，照见长门望幸心。

忍死留别献盐铁裴相公二十叔

贤相辅明主，苍生寿域开。青春辞白日，幽壤作黄埃。岂是无多士，偏蒙不弃才。孤坟一尺土，谁可爲培栽？

悲吴王城

二月春风江上来，水精波动碎楼台。吴王宫殿柳含翠，苏小宅房花正开。解舞细腰何处往，能歌姹女逐谁迴？千秋万古无消息，国作荒原人作灰。

闺情代作

梧桐叶落鴈初归，迢递无因寄遠衣。月照石泉金点冷，鳳酣箫管玉声微。佳人力杵秋风

外，荡子从征梦寐希。遥望戍楼天欲晓，满城鼙鼓白云飞。

#### 寄沈褒秀才

晴河万里色如刀，处处浮云卧碧桃。仙桂茂时金镜晓，洛波飞处玉容高。雄如寶劍冲牛斗，丽似鴛鴦養羽毛。他日忆君何处望？九天香满碧萧骚。

#### 入关

东西南北数衢通，曾取江西径过东。今日更寻南去路，未秋应有北归鸿。

#### 及第后寄长安故人

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廻。秦地少年多办酒，已将春色入关来。

#### 偶作

才子风流咏晓霞，倚楼吟住日初斜。惊杀东隣绣床女，错将黄晕压檀花。

#### 赠终南兰若僧

北阙南山是故乡，两枝仙桂一时芳。休公都不知名姓，始觉禅门气味长。

#### 遣怀

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一作占】得青楼薄幸名。

#### 春日途中

田园不事来游宦，故国谁教尔别离？独倚关亭还把酒，一年春尽送春时。

#### 秋感

金风万里思何尽，玉树一窗秋影寒。独掩此门明月下，泪流香袂倚栏干。

#### 赠渔父

芦花深泽静垂纶，月夕烟朝几十春。自说孤舟寒水畔，不曾逢着独醒人。

#### 叹花

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狼籍，绿叶成阴子满枝。

#### 题刘秀才新竹

数茎幽玉色，晓夕翠烟分。声破寒窗梦，根穿绿藓纹。渐笼当槛日，欲碍入帘云。不是山阴客，何人爱此君。

### 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 书怀

满眼青山未得过，镜中无那鬓丝何。祇言旋老转无事，欲到中年事更多。

### 紫薇花

晓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园中最上春。桃李无言又何在？向风偏笑艳阳人。

### 醉后呈崔大夫

谢傅秋凉阅管弦，徒教贱子侍华筵。溪头正雨归不得，辜负南窗一觉眠。

### 知宣州沈大夫登北楼书怀

兵符严重辞金马，星劔光芒射斗牛。笔落青山飘古韵，帐开红旆照高秋。香连日彩浮绡幕，溪逐歌声遶画楼。可惜登临佳丽地，羽仪须去凤池游。

### 夜雨

九月三十日，雨声如别秋。无端满阶叶，共白几人头？点滴侵寒梦，萧骚着淡愁。渔歌听不唱，蓑湿棹迴舟。

### 方响

数条秋水挂琅玕，玉手丁当怕夜寒。曲尽连敲三四下，恐惊珠泪落金盘。

### 将出关宿层峰驿却寄李谏议

孤驿在重阻，云根掩柴扉。数声暮禽切，万壑秋意归。心驰碧泉涧，目断青琐闱。明日武关外，梦魂劳远飞。

### 使廻枉唐州崔司马书兼寄四韵因和

清晨候吏把酒来，十载离忧得暂开。痴叔去时还读《易》，仲容多兴索衔杯。人心计日殷勤望，马首随云早晚迴。莫爲霜台愁岁暮，潜龙须待一声雷。

郡斋秋夜即事寄斛斯处士许秀才

有客谁人肯夜过？独怜风景奈愁何。边鸿怨处迷霜久，庭树空来见月多。故国杳无千里信，彩弦时伴一声歌。驰心祇待城乌晓，几对虚檐望白河。

同赵二十二访张明府郊居联句

陶潜官罢酒瓶空，门掩杨花一夜风。【牧】古调诗吟山色里，无弦琴在月明中。【嘏】远檐高树宜幽鸟，出岫孤云逐晚虹。【牧】别后东篱数枝菊，不知闲醉与谁同？【嘏】

早春题真上人院生天竇初。

清羸已近百年身，古寺风烟又一春。寰海自成戎马地，唯师曾是太平人。

对花微疾不饮呈坐中诸公

花前虽病亦提壶，数调持觞兴有无。尽日临风羨人醉，雪香空伴白髭须。

酬王秀才桃花园见寄

桃满西园淑景催，几多红艳浅深开。此花不逐溪流出，晋客无因入洞来。

走笔送杜十三归京

烟鸿上汉声声远，逸骥寻云步步高。应笑内兄年六十，郡城闲坐养霜毛。

送王十至褒中因寄尚书

阙下经年别，人间两地情。坛场新汉将，烟月古隋城。鴈去梁山远，云高楚岫明。君家荷藕好，緘恨寄遥程。

后池泛舟送王十

相送西郊暮景和，青苍竹外遶寒波。爲君蘸甲十分饮，应见离心一倍多。

重送王十

分袂还应立马看，向来离思始知难。鴈飞不见行尘灭，景下山遥极目寒。

洛阳秋夕

泠泠寒水带霜风，更在天桥夜景中。清禁漏闲烟树寂，月轮移在上阳宫。

赠猎骑

已落双鷗血尚新，鸣鞭走马又翻身。憑君莫射南来鴈，恐有家书寄远人。

怀吴中冯秀才

长洲苑外草萧萧，却筭游程岁月遥。唯有别时今不忘，暮烟秋雨过枫桥。

寄东塔僧

初月微明漏白烟，碧松梢外挂青天。西风静起传深业，应送愁吟入夜蝉。

秋夕

红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瑶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瑶瑟

玉仙瑶瑟夜珊珊，月过楼西桂烛残。风景人间不如此，动摇湘水彻明寒。

送故人归山

三清洞里无端别，又拂尘衣欲卧云。看着挂冠迷处所，北山萝月在《移文》。

闻角

晓楼烟槛出云霄，景下林塘已寂寥。城角爲秋悲更远，护霜云破海天遥。

押兵甲发谷口寄诸公

晓涧青青桂色孤，楚人随玉上天衢。水辞谷口山寒少，今日风头校暖无？

和令狐侍御赏蕙草

寻常诗思巧如春，又喜幽亭蕙草新。本是馨香比君子，遶栏今更爲何人？

偶题

道在人间或可传，小还轻变已多年。今来海上升高望，不到蓬莱不是仙。

三川驿伏覽座主舍人留题

旧迹依然已十秋，雪山当面照银钩。怀恩泪尽霜天晓，一片余霞映驿楼。

陝州醉贈裴四同年

凄风洛下同羈思，迟日棠陰得醉歌。自笑与君三歲别，头衔依旧鬢丝多。

### 破镜

佳人失手镜初分，何日团圆再会君？今朝万里秋风起，山北山南一片云。

### 长安雪后

秦陵汉苑参差雪，北阙南山次第春。车马满城原上去，岂知惆怅有闲人。

### 华清宫

零叶翻红万树霜，玉莲开蕊暖泉香。行云不下朝元阁，一曲《淋铃》泪数行。

### 冬日题智门寺北楼

满怀多少是恩酬，未见功名已白头。不爲寻山试筋力，岂能寒上背云楼。

### 别王十后遣京使累路附书

重关晓度宿云寒，羸马缘知步步难。此信的应中路见，乱山何处拆书看？

### 许秀才至辱李蕲州絕句问断酒之情因寄

有客南来话所思，故人遥枉醉中诗。暂因微疾须防酒，不是欢情减旧时。

### 送张判官归兼谒鄂州大夫

处士闻名早，游秦献疏迴。腹中书万卷，身外酒千杯。江雨春波阔，园林客梦催。今君拜旌戟，凛凛近霜台。

### 宿长庆寺

南行步步遠浮尘，更近青山昨夜邻。高铎数声秋撼玉，霁河千里晓横银。红蕖影落前池净，綠稻香来野迳频。终日官闲无一事，不妨长醉是游人。

### 望少华三首

身随白日看将老，心与青云自有期。今对晴峰无十里，世缘多累暗生悲。文字波中去不还，物情初与是非闲。时名竟是无端事，羞对灵山道爱山。眼看云鹤不相随，何况尘中事作爲。好伴羽人深洞去，月前秋听玉参差。

### 登澧州驿楼寄京兆韦尹【尹曾典此郡】

一话涔阳旧使君，郡人迴首望青云。政声长与江声在，自到津楼日夜闻。

长安晴望

翠屏山对凤城开，碧落摇光霁后来。回识六龙巡幸处，飞烟闲绕望春台。

歲日朝回口号

星河犹在整朝衣，遠望天门再拜归。笑向春风初五十，敢言知命且知非。

驪驪骏

瑶池罢游宴，良、乐委尘沙。遭遇不遭遇，盐车与鼓车。

龙丘途中二首

汉苑残花别，吴江盛夏来。唯看万树合，不见一枝开。  
水色饶湘浦，滩声怯建溪。泪流回月上，可得更猿啼？

宫人冢

尽是离宫院中女，苑墙城外冢纍纍。少年入内教歌舞，不识君王到老时。

寄浙西李判官

燕台上客意何如？四五年來渐渐疏。直道莫抛男子业，遭时还与故人书。青云满眼应骄我，白发浑头少恨渠。唯念贤哉崔大让，可怜无事不歌鱼。

寄杜子

不识长杨事北胡，且教红袖醉来扶。狂风烈焰虽千尺，豁得平生俊气无。  
武牢关吏应相笑，箇底年年往复来？若问使君何处去，爲言相忆首长迴。

卢秀才将出王屋高步名场江南相逢赠别

王屋山人有古文，欲攀青桂弄氛氲。将携健笔干明主，莫向山坛问白云。驰逐寧教争处让，是非偏忌衆中分。交游话我憑君道，除却鲈鱼更不闻。

送刘三复郎中赴阙

横溪辞寂寞，金马去追游。好是鸳鸯侣，正逢霄汉秋。玉珂声琐琐，锦帐梦悠悠。微笑知今是，因风谢钓舟。

羊栏浦夜陪宴会

弋槛营中夜未央，雨沾云惹侍襄王。球来香袖依稀暖，酒凸觥心汎灏光。红弦高紧声声急，珠唱铺圆袅袅长。自比诸生最无取，不知何处亦升堂？

送杜顓赴润州幕

少年才俊赴知音，丞相门栏不觉深。直道事人男子业，异乡加饭弟兄心。还须整理韦弦佩，莫独矜夸玳瑁簪。若去上元怀古去，谢安坟下与沉吟。

有感

宛溪垂柳最长枝，曾被春风尽日吹。不堪攀折犹堪看，陌上少年来自迟。

书怀寄卢州

谢山南畔州，风物最宜秋。太守悬金印，佳人敞画楼。凝缸暗醉夕，残月上汀州。可惜当年鬓，朱门不得游。

贺崔大夫崔正字

内举无慙古所难，燕台遥想拂尘冠。登龙有路水不峻，一鴈背飞天正寒。别夜酒余红烛短，映山帆去碧霞残。谢公楼下潺湲响，离恨诗情添几般。

江南送左师

江南爲客正悲秋，更送吾师古渡头。惆怅不同尘土别，水云踪迹去悠悠。

寝夜

蛩唱如波咽，更深似水寒。露华惊弊褐，灯影挂尘冠。故国初离梦，前溪更下滩。纷纷毫髮事，多少宦游难。

十九兄郡楼有宴病不赴

十二层楼敞画檐，连云歌尽草纖纖。空堂病怯阶前月，燕子嗔垂一行帘。

愁

聚散竟无形，廻肠自结成。古今留不得，离别又潜生。降虏将军思，穷秋遠客情。何人更憔悴，落第泣秦京。

隋苑一云定子牛相小青

红霞一抹广陵春，定子当筵睡脸新。却笑丘墟隋炀帝，破家亡国爲谁人？

芭蕉

芭蕉爲雨移，故向窗前种。怜渠点滴声，留得归乡梦。梦远莫归乡，觉来一翻动。

汴人舟行答张祜

千万长河共使船，听君诗句倍沧然。春风野岸名花发。一道帆樯画柳烟。

牧陪昭应卢郎中在江西宣州佐今吏部沈公幕罢府周歲公宰昭应牧在淮南縻职叙旧成二十韵用以投寄

燕鴈下扬州，凉风柳陌愁。可怜千里梦，还是一年秋。宛水环朱檻，章江敞碧流。谬陪吾益友，祇事我贤侯。印组紫光马，锋鏃看解牛。井闾安乐易，冠盖愜依投。政简稀开阁，功成每运筹。送春经野坞，迟日上高楼。玉裂歌声断，霞飘舞带收。泥情斜拂印，别脸小低头。日晚花枝烂，釭凝粉彩稠。未曾孤酩酊，剩肯祇淹留。重德俄征宠，诸生苦宦游。分途之絶国，洒泪拜行輶。聚散真漂梗，光陰极转邮。铭心徒歷歷，屈指尽悠悠。君作烹鲜用，谁膺仄席求？卷怀能愤悱，卒歲且优游。去矣时难遇，沽哉价莫酬。满枝爲鼓吹，衷甲避戈矛。隋帝宫荒草，秦王土一丘。相逢好大笑，除此摠云浮。

### ●樊川别集

中书舍人杜牧字牧之

序

集贤校理裴延翰编次牧之文，号《樊川集》者二十卷，中有古律诗二百四十九首。且言牧始少得恙，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纔属留者十二三，疑其散落于世者多矣。旧传集外诗者又九十五首，家家有之。予往年于棠郊魏处士野家得牧诗九首，近汶上卢讷处又得五十篇，皆二集所逸者。其《后池泛舟宴送王十秀才》诗，乃知外集所亡，取别句以补题。今编次作一卷，俟有所得更益之。熙寧六年三月一日杜陵田槩序。

寓言

暖风迟日柳初含，顾影看身又自慙。何事明朝独惆怅，杏花时节在江南。

猿

月白烟青水暗流，孤猿衔恨叫中秋。三声欲断疑肠断，饶是少年须白头。

怀归

尘埃终日满窗前，水态云容思浩然。争得便归湘浦去，却持竿上钓鱼船。

边上晚秋

黑山南面更无州，马放平沙夜不收，风送孤城临晚角，一声声入客心愁。

伤友人悼吹箫妓

玉箫声断没流年，满目春愁陇树烟。艳质已随云雨散，凤楼空锁月明天。

访许颜

门近寒溪窗近山，枕山流水日潺潺。长嫌世上浮云客，老向尘中不解颜。

春日古道傍作

万古荣华旦暮齐，楼台春尽草萋萋。君看陌上何人墓？旋化红尘送马蹄。

青塚

青塚前头陇水流，燕山山上暮云秋。蛾眉一坠穷泉路，夜夜孤魂月下愁。

大梦上人自庐峰廻

行脚寻常到寺稀，一枝藜杖一禅衣。开门满院空秋色，新向庐峰过夏归。

洛中二首

柳动晴风拂路尘，年年宫阙锁浓春。一从翠辇无巡幸，老却蛾眉几许人？  
风吹柳带摇晴绿，蝶遶花枝恋暖香。多把芳菲泛春酒，直教愁色对愁肠。

边上闻胡笳三首

何处吹笳薄暮天？塞垣高鸟没狼烟。游人一听头堪白，苏武争禁十九年！  
海路无尘边草新，荣枯不见绿杨春。白沙日暮愁云起，独感离乡万里人。  
胡雏吹笛上高台，寒鴈惊飞去不廻。尽日春风吹不散，只应分付客愁来。

春日寄许浑先辈

蓟北鴈初去，湘南春又归。水流沧海急，人到白头稀。塞路尽何处？我愁当落晖。终须接鸳鹭，霄汉共高飞。

经阖闾城

遗踪委衰草，行客思悠悠。昔日人何处？终年水自流。孤烟村戍远，乱雨海门秋。吟罢

独归去，烟云尽惨愁。

#### 并州道中

行役我方倦，苦吟谁复闻。戍楼春带雪，边角暮吹云。极目无人迹，回头送鴈群。如何遣公子，高卧醉醺醺。

#### 别怀

相别徒成泣，经过总是空。劳生惯离别，夜梦苦西东。去路三湘浪，归程一片风。他年寄消息，书在鲤鱼中。

#### 渔父

白髮沧浪上，全忘是与非。秋潭垂钓去，夜月叩船归。烟影侵芦岸，潮痕在竹扉。终年狎鸥鸟，来去且无机。

#### 秋梦

寒空动高吹，月色满清砧。残梦夜魂断，美人边思深。孤鸿秋出塞，一叶暗辞林。又寄征衣去，迢迢天外心。

#### 早秋客舍

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独夜他乡泪，年年爲客愁。别离何处尽，摇落几时休？不及磻溪叟，身闲长自由。

#### 逢故人

故交相见稀，相见倍依依。尘路事不尽，云巖闲好归。投人销壮志，徇俗变真机。又落他乡泪，风前一满衣。

#### 秋晚江上遣懷

孤舟天际外，去路望中賒。贫病遠行客，梦魂多在家。蝉吟秋色树，鸦噪夕阳沙。不拟彻双鬢，他方擲岁华。

#### 长安夜月

寒光垂静夜，浩彩满重城。万国尽分照，谁家无此明。古槐疏影薄，仙桂动秋声。独有长门里，蛾眉对晓晴。

#### 云

东西那有碍，出处岂虚心。晓入洞庭阔，暮归巫峡深。渡江随鸟影，拥树隔猿吟。莫隐高唐去，枯苗待作霖。

#### 春怀

年光何太急，倏忽又青春。明月谁家主，江山暗换人。莺花潜运老，荣乐渐成尘。遥忆朱门柳，别离应更频。

#### 逢故人

年年不相见，相见却成悲。教我泪如霰，嗟君髮似丝。正伤携手处，况值落花时。莫惜今宵醉，人间忽忽期。

#### 闲题

男儿所在即为家，百镒黄金一朶花。借问春风何处好，绿杨深巷马头斜。

#### 金谷园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堕楼人。

#### 重登科

星汉离宫月出轮，满街含笑绮罗春。花前每被青娥问，何事重来只一人？

#### 游边

黄沙连海路无尘，边草长枯不见春。日暮拂云堆下过，马前逢着射鵰人。

#### 将赴池州道中作

青阳云水去年寻，黄绢歌诗出翰林。投辖暂停留酒客，绛帷斜繫满松阴。妖人笑我不相问，道者应知归路心。南去南来尽乡国，月沉秋水只沉沉。

#### 隋宫春

龙舟东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满故宫。亡国亡家为颜色，露桃犹自恨春风。

#### 蛮中醉

瘴塞蛮江入洞流，人家多在竹棚头。青山海上无城郭，唯见松牌出象州。

#### 寓题

把酒直须判酩酊，逢花莫惜暂淹留。假如三万六千日，半是悲哀半是愁。

#### 送赵十二赴举

省事却因多事力，无心翻似有心来。秋风郡阁残花在，别后何人更一杯？

#### 偶呈郑先辈

不语亭亭俨薄妆，画裙双凤鬻金香。西京才子旁看取，何似乔家那窈娘？

#### 子规

蜀地曾闻子规鸟，宣城又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 江楼

独酌芳春酒，登楼已半醺。谁惊一行鴈，冲断过江云。

#### 旅宿

旅館无良伴，凝情自悄然。寒灯思旧事，断鴈警愁眠。遠梦归侵晓，家书到隔年。湘江好烟月，门繫钓鱼船。

#### 杜鹃

杜宇竟何冤，年年叫蜀门？至今衔积恨，终古吊残魂。芳草迷肠结，红花染血痕。山川尽春色，呜咽复谁论？

#### 闻蝉

火云初似灭，晓角欲微清。故国行千里，新蝉忽数声。时行仍髣髴，度日更分明。不敢频倾耳，唯忧白髮生。

#### 送友人

十载名兼利，人皆与命争。青春望不住，白髮自然生。夜雨滴乡思，秋风从别情。都门五十里，驰马逐鸡声。

#### 旅情

窗虚枕簟凉，寝倦忆潇湘。山色几时老？人心终日忙。松风半夜雨，帘月满堂霜。匹马好归去，江头橘正香。

#### 晓望

独起望山色，水鸡鸣蓼洲。房星随月晓，楚木向云秋。曲渚疑江尽，平沙似浪浮。秦原在何处？泽国碧悠悠。

#### 贻友人

自是东西客，逢人又送人。不应相见老，祇是别离频。度日还知暮，平生未识春。傥无迂谷分，归去养天真。

#### 书事

自笑走红尘，流年旧复新。东风半夜雨，南国万家春。失计抛渔艇，何门化酒鳞？是谁添岁月，老却暗投人。

#### 别鹤

分飞共所从，六翮势催风。声断碧云外，影孤明月中。青田归远路，丹桂旧巢空。矫翼知何处？天涯不可穷。

#### 晚泊

帆湿去悠悠，停桡宿渡头。乱烟迷野岸，独鸟出中流。蓬雨延乡梦，江风阻暮秋。傥无身外事，甘老向扁舟。

#### 山寺

峭壁引行径，截溪开石门。泉飞溅虚槛，云起涨河轩。隔水看来路，疏篱见定猿。未闲难久住，归去复何言。

#### 早行

垂鞭信马行，数里未鸡鸣。林下带残梦，叶飞时忽惊。霜凝孤鹤迥，月晓远山横。僮仆休辞险，时平路复平。

#### 秋日偶题

荷花兼柳叶，彼此不胜秋。玉露滴初泣，金风吹更愁。绿眉甘弃坠，红脸恨飘流。叹息是游子，少年还白头。

#### 忆归

新城非故里，终日想柴扃。兴罢花还落，愁来酒欲醒。何人初髮白，几处乱山青？遂忆湘江上，渔歌对月听。

偶见黄州作

朔风高紧掠河楼，白鼻騊郎白鬣裘。有笛当垆明似月，马鞭斜揖笑回头。

醉倒

日晴空乐下仙云，俱在凉亭送使君。莫辞一盏即相请，还是三年更不闻。

酬许十三秀才兼依来韵

多为裁诗步竹轩，有时凝思过朝昏。篇成敢道怀金璞，吟苦唯应似岭猿。迷兴每慙花月夕，寄愁长在别离魂。烦君把卷侵寒烛，丽句时传画戟门。

后池泛舟送王十秀才

城日晚悠悠，弦歌在碧流。夕风飘度曲，烟屿隐行舟。问拍疑新令，怜香占彩球。当筵虽一醉，宁复缓离愁。

书情

谁家洛浦神？十四五来人。媚髮轻垂额，香衫软着身。摘莲红袖湿，窥渌翠娥频。飞鹊徒来往，平阳公主亲。

兵部尚书席上作

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召分司御史来？偶发狂言惊满坐，三重粉面一时迴。

驩驩坂

荆州一万里，不如蒯易度。仰首望飞鸣，伊人何异趣。

樊川文集

附录：

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内府藏本）

唐杜牧撰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太和二年登进士第官至中书舍人事迹附载新唐书杜佑传内是集爲其甥裴延翰所编唐艺文志作二十卷晁氏读书志又载外集一卷王士禎居易录谓旧藏杜集止二十卷后见宋版本雕刻甚精而多数卷考刘克庄后村诗话云樊川有续别集三卷十八九皆许浑诗牧仕宦不至南海而别集乃有南海府罢之作则宋本外集之外又有续别集三卷故士禎云然也此本仅附外集别集各一卷有裴延翰序又有宋熙宁六年田概序较克庄所见别集尚少二卷而南海府罢之作不收焉则又经后人删定非克庄所见本矣范摅云溪友议曰先是李林宗杜牧言元白诗体舛杂而爲清苦者见嗤因兹有恨牧又着论言近有元白者喜爲淫言媠语鼓扇浮器吾恨方

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后村诗话因谓牧风情不浅如杜秋娘张好好诸诗【案杜秋诗非艳体克庄此语殊误】青楼薄幸之句街吏平安之报未知去元白几何比之以燕伐燕其说良是新唐书亦引以论居易然考牧集无此论惟平卢军节度巡官李戡墓志述戡之言曰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纖艷不逞非庄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媠语冬寒夏热八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后代知有发愤者因集国朝以来类于古诗得若干首编爲三卷目爲唐诗爲序以导其志云云然则此论乃戡之说非牧之说或牧尝有是语及爲戡志墓乃借以发之故摭以爲牧之言欤平心而论牧诗冶荡甚于元白其风骨则实出元白上其古文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罪言一篇朱祁作新唐书藩鎮传论实全录之费袞梁谿漫志载欧阳修使子棐读新唐书列传卧而听之至藩鎮传叙叹曰若皆如此传笔力亦不可及识曲听真殆非偶尔即以散体而论亦远胜元白观其集中有读韩杜集诗又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诗曰经书刮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则牧于文章具有本末宜其薄视长庆体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一·集部四·别集类四）

#### 杜牧樊川集二十卷外集一卷

右唐杜牧牧之也京兆人太和二年进士复举制科会昌中以考功郎中知制诰终中书舍人牧善属文刚直有奇节敢论引大事指陈利病为诗情致豪迈人号小杜以别甫云临死自为墓志悉焚所为文章其甥裴廷翰辑其藁编次为之后序樊川盖杜氏所居外集皆诗也（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郡斋读书志卷四中）

#### 樊川集二十卷外集一卷

唐中书舍人京兆杜牧牧之撰牧佑之孙其甥裴廷翰编而序之外集皆诗也又在天台録得集外诗一卷别见诗集类未知是否牧才高俊迈不羈其诗豪而艷有气槩非晚唐人所能及也（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

#### 杜牧樊川集二十卷 外集一卷

鼂氏曰唐杜牧牧之也京兆人太和二年进士复举制科会昌中以考功郎中知制诰终中书舍人牧善属文刚直有奇节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为诗情致豪迈人号小杜以别甫云临终自为墓志悉焚所为文其甥裴廷翰辑其藁编次其文后序樊川盖杜氏所居外集皆诗也

陈氏曰牧佑之孙在天台録外集诗一篇别见诗集类未知是否牧才高俊迈不羈其诗豪而艷有气槩非晚唐人所能及也

后村刘氏曰杜牧许浑同时然诗各自为体牧于唐律中常寓拗峭以矫时弊浑则不然如荆树有花兄弟乐橘林无实子孙忙之类律切丽密或过牧而抑扬顿挫不及也二人诗不着姓名亦可辨樊川有续别集三卷十之八九皆浑诗牧佳句自多不必又取他人诗益之若丁卯集割去许多杰作则浑诗无一篇可传矣牧仕宦不至南海别集乃存南海府罢之作甚可笑（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三）

#### 樊川文集

杜牧（字牧之；号樊川）（唐）撰

部：集类 属：别集类 属：汉至五代

参考资料：（《四库大辞典》）

二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唐杜牧（803—852）撰。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陕西西安）人。系唐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杜佑之孙。牧大和二年举进士、登贤良方正。先后出任校书郎、江西观察史、监察御史、刺史、司勋员外郎、史部员外郎，至中书

舍人。牧自幼博览经史，好习兵书。著述宏富。其代表诗作有《杜秋娘诗》、《张好好诗》、《河湟》、《早雁》、《九日齐山登高》、《过华清宫绝句》、《赤壁》、《乌江亭》、《泊秦淮》、《江南春》、《山行》、《清明》、《秋夕》、《寄扬州韩绰判官》等。牧亦系散文学家。其主张“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兵卫”，所作以政论及人物传记见长。其书法、绘画亦颇有造诣。牧又美容姿，好歌舞。牧歿，裴延翰编次成《樊川文集》。延翰在序中写道：“牧少得恙，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才属留有十二三”。而延翰又据已收杜牧文稿，“比较焚外，十多七八。得诗、赋、传、录、论、辩、碑、志、序、记、书、启、表、制，厘为二十编，合四百五十首。至宋，又编次出《外集》、《别集》。是书内容，卷首有裴延翰序文。卷一为赋三首、诗二十八首，卷二为律诗六十七首，卷三为律诗八十八首，卷四为长韵四首、律诗七十一首，卷五为《罪言》等文五篇，卷六为《燕将录》等文七篇，卷七至卷九为碑志、墓志铭，卷十为序、记及《自撰墓志铭》，卷十一至卷十三为书，卷十四为文，卷十五为表、状，卷十六为状、启，卷十七至卷二十为制。《外集》一卷为诗近一百三十首，《别集》一卷为诗五十九首。然晚出之外集、别集鉴别不精，其中他人诗作杂入其间。此书传世者主要版本有明嘉靖刻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成都景苏园杨寿昌据宋本影印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允吉点校本。

杜牧字牧之京兆人也善属文太和二年韦筹榜进士与厉玄同年初未第来东都时主司为侍郎崔郾太学博士吴武陵策蹇进谒曰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君选才仆敢不薄施尘露向偶见文士十数辈扬眉抵掌共读一卷文书览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其人王佐才也因出卷摺笏朗诵之郾大加赏曰请公与状头郾曰已得人矣曰不得即请第五人更否则请以赋见还辞容激厉郾曰诸生多言牧踈旷不拘细行然敬依所教不敢易也后又举贤良方正科后人评牧诗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谓圆快奋急也牧美容姿好歌舞风情颇张不能自遏【按此处有阙文】时淮南称繁盛不减京华且多名姬绝色牧恣心遊赏牛相收街吏报杜书记平安帖子至盈篋后以御史分司洛阳时李司徒闲居家妓为当时第一宴朝士以牧风宪不敢邀牧因遣李使召已既至曰闻有紫云者妙歌舞孰是即赠诗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四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傍若无人座客莫不称异太和末往湖州近城一女子方十余岁约以十年后吾来典郡当纳之结以金帛洎周墀入相牧上笺乞守湖州比至已十四年前女子从人两抱雏矣赋诗曰自恨寻芳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如今风摆花狼籍绿叶成阴子满枝此其大槩如此凡所牵系情见乎辞别业在樊川有樊川集二十卷及注孙子并传同时有严恽字子重工诗与牧友善以问春诗得名昔闻有集今无之矣牧子荀鹤荀鹤字彦之牧之慰子也牧会昌末自齐安移守秋浦时妾有娠出嫁长林乡正杜筠生荀鹤早着诗名尝谒梁王朱全忠与之坐忽无云而雨王以为天泣不祥命作诗称意王喜之荀鹤寒峻连败文场甚苦至是遣送名春官大顺二年裴贽侍郎下第八人登科正月十日发榜正荀鹤生朝也王希羽献诗曰金榜晓悬生世日玉书潜记上升时九华山色高千尺未必高于第八枝荀鹤居九华峯号九华山人张曙拾遗亦工诗又同年尝醉谑曰杜十五大荣而得与曙同年荀鹤曰是公荣天下只知有荀鹤若箇知有张五十郎邪各大笑而罢宣州田頔甚重之常致笺问梁王立荐为翰林学士迁主客员外郎颇恃势侮慢缙绅为文多主箴刺衆怒欲杀之未得天祐元年卒荀鹤苦吟平生所志不遂晚始成名况丁乱世殊多忧惋思虑之语于一觞一咏变俗为雅极事物之情足丘壑之趣非易能及也与太常博士顾云初隱一山登第之明年寧亲相会云撰集其诗三百余篇为唐风集三卷且序以为壮语大言则决起逸发可以左揽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贾喻八九于胷中曾不芥蒂或情发乎中则极思冥搜神遊希夷形兀枯木五声劳于呼吸万象贫于抉剔信诗家之雄杰者矣荀鹤嗜酒善弹琴风情雅度千载犹可想望也（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总录之属·唐才子传卷五）

### 樊川别集

杜牧樊川集语多猥澁惟别集句调新清宋姚西溪以别集为许浑诗言之有据且今世许集传本多

郁林诗盖浑曾至郁林也杜牧未有粤西之行而别集忽有松牌出象州之句似可证非牧诗然其中又有寄许浑并华堂今日绮筵开诗乃牧之作然疑信相半千载而下莫能为之分别也（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徐氏笔精卷三）

予于唐文最喜杜牧牧之孙樵可之以为在翱湜之右樊川集家有旧刻本可之集止见毛本壬申六月偶过慈仁寺得金陵旧刻有谢兆申跋云是集得之南昌宗侯慎学携之南北数岁矣顷与王相如校刻以传同好万历四十一年癸丑有王文恪鳌序云是内阁祕本手钞以归者王名若（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居易录卷十九）

### 樊川集

予旧藏杜牧之樊川集二十卷后见徐健菴【干学】所藏宋版本雕刻最精而多数卷考后村诗话云樊川有续别集三卷十八九皆许浑诗牧仕宦不至南海别集乃有南海府罢之作甚可笑（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池北偶谈卷十四）

跋樊川集 （宋）陆游 撰

（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渭南文集卷三十）

唐人诗文近多刻本亦多经校讐惟牧之集误缪特甚予每欲求诸本订正而未暇也书以示子适尚成吾意开禧丙寅十一月二十七日放翁书

樊川记 （元）黄溍 撰

（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文献集卷七下）

樊川长安胜处也额森呼敦殿中君别业在焉间尝谓予曰吾先世家隰州之永和五世祖雍郡公薄游關中爱其风土完厚遂徙居鄂雍郡之仲子是为我高祖雍国贞献公被遇世祖于略畔山之阳眷遇甚至而恬于进取足迹不至京师以京兆鄂罗总管终于家吾曾祖太师奉元忠贞王吾祖太师涇阳忠宣王再世掌上京留钥前后四十余年忠贞既归老關中而忠宣亦返葬于鄂盖视鄂为乡土久矣吾父佐今天子位为丞相匪朝伊夕陟降左右而吾又以大臣子叨被上恩入则侍闲燕于内廷出则奉温清于私室去乡土日以遠鄂杜异县而壤地相接樊川在杜之封内即吾土也顷尝买田筑室将以佚吾私而不可得盖无一夕梦寐不在其间幸为之记庶几时一展玩以自慰焉按图志汉京兆杜县之樊乡有樊川以樊吟所食邑得名一名后寬川以其水出秦岭又名秦川有佛庐号华严寺俗但称之曰华严川京兆今为奉元路杜废入万年而万年今为咸宁县其南三十五里是为樊川西为韦曲东为杜曲则唐人所为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者也夫气运之消长往来无穷人事之盛衰每与之相为终始秦树陇云斜阳衰草城是而人非无复向来冠盖追游之盛而原隰之平泉流之清陆海之富饶民物之蕃阜不减于异时雨露所濡佳花美木生意充周末尝少息也唐宰相杜岐公甲第在长安而樊川有别墅中有桂林亭卉木最为幽邃日与公卿燕集焉后以太保致仕遂居于此家庙石室遗迹故存岐公孙牧之尤爱樊川倾俸贖以治其墅其知中书制诰也每退直亟召密友往游其地自谓吾老为樊川翁要有文章数百首号为樊川集殿中君与牧之生宰相家则同执法殿中又同所不得与牧之同者昔之城南去天尺五今则去天半万里矣欲朝而往暮而归于竹洲藤岸苔径花斋不可得也能勿缅然而长望渺然而遐思乎予闻古之达人以太虚为家无何有为乡视半万里皆吾室吾闾也而况钧天清都之乐又安可与下土同日语殿中君曰是有以慰吾平生之怀矣遂次第其语书而归之是为记

樊川文集后序 裴延翰

长安南下杜樊乡郾元长注水经实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别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吴兴守拜考功郎中知制造尽吴兴俸钱创治其墅出中书直丞召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谈啁酒酣顾延翰曰司马迁云自古富贵其名磨灭者不可胜纪我适稚走于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为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贵要有数百首文章异日尔为我序号樊川集如此则顾樊川一禽鱼一草木无恨矣庶千百年未随此磨灭矣明年迁中书舍人始少得恙尽收文章閱千百纸焚擲纔属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读书学文率承导诱伏念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笔比四出守其间逾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涂藁醉墨硕伙纖屑虽适僻阻不逮数千里必获写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籤目比较焚外十多七八得诗赋传録论辨碑志序记书启表制离为二十编合四百五十首题曰樊川文集呜呼虽当一时戏感之言孰见魄兆而果验白邪嘻文章与政通而风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与忠敬随之是为理其与运高下探古作者之论以屈原宋玉贾谊司马迁相如扬雄刘向班固为世魁杰然骚人之辞怨刺愤懣虽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霑洽时论相如子云瓌丽诡譎讽多要寡羨漫无归不见治乱贾马刘班乘时君之善否直豁己臆奋然以拯世扶物为任纂绪造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则君臣礼乐教化赏罚无不包焉窃观仲舅之文高骋复厉旁绍曲摭絜简浑圆劲出横贯滌濯滓羸支立欹倚呵磨鞞痂如火煦焉爬梳痛痒如水洗焉其抉剔挫偃敢断果行若誓牧野前无有敌其正视严聽前衡后釜如整冠裳祇谒宗庙其聒蛰爆聒发栗若大吕劲鸣洪鍾横撞撑裂噎暗戛切韶護其砭熨嫉恶堤障初终若濡槁于未焚膏痛于未穿栽培教化翻正治乱变醜养瘠尧醜舜薰斯有意趋贾马刘班之藩牆者邪其文有罪言者原十六卫者战守二论者与时宰论用兵论江贼二书者上猎秦汉魏晋南北二朝逮贞观至长庆数千年兵农刑政措置当否皆能采取前事凡人未尝经度者若绳裁刀解粉画线织布在眼见耳闻哉其譎往事则阿房宫赋刺当代则感怀诗有国欲亡则得一贤人决遂不亡者则张保臯传尚古兵柄本出儒术不专任武力者则注孙子而为其序褒劝贤杰表揭职业则赠莊淑大长公主及故奇章公汝南公墓志标白歷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为多则与高大夫书谏诤之体非讎丑恶与主鬪激则论谏书若一县宰因行德教不施刑罚能举古风则谢守黄州表一存一亡适见交分则祭李处州文训励官业告束君命拟古典谟以寓诛赏则司帝之诰其余述喻贊诚兴讽愁伤易格异状机键杂发虽緜远穷幽脓腴魁壘笔酣兴健窈眇碎细包诗人之轨宪整扬马之牙阵耸曹刘之骨气掇顔谢之物色然未始不拨斲治本緼幅道义钩深于经史舐御于理化也故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从而兴乎嘻所谓文章与政通风俗以文移果于是以卜盛时理具踔三代而荫万古若跻太华临溟渤但观乎积高而杳深不知其磅礴澶漫所为遠大者也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与位则文学宗老子既就其集寤寐思虑反覆不翅逾年苟坠承顾付与之言虽晦显两不相解在他人无短其状者然以高有天幽有神陰有宰物者可自诬抵以甘罚殛故总其条目强自作序至于裁判风雅宰制典刑标翊时济物之才编志业名位之实则恭俟叔父中书公于前序（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唐文粹卷九十三）

题樊川集后 (清) 田雯 撰

(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古欢堂集卷十四)

破例怜才千古事鬢丝禅榻几年春遭逢更有天池子也似扬州薄幸人  
茗溪水戏寻春日洛下筵开选伎时崔李看来真有意分曹御史最能诗  
才名谁似张公子文采风流是一班左袒诗人多习气不须轻诋白香山  
自是诗翁矜格律凤凰得髓旧编存一般俎豆先生处慷慨论兵又罪言

题樊川集后赋 (清) 汪由敦 撰

（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松泉集\_\_〔诗集〕卷四）

就阿房最少年东都才子杜樊川维摩图画书张好三絕何如老郑虔【元章画史云颍州公庠顾凯之维摩百补是杜牧之摹者】

杜牧

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宰相佑之孙惊之从弟擢进士又举制科沈传师廉察江西宣州辟从事又为牛僧孺淮南节度推官掌书记擢监察御史分司东都授宣州团练判官入朝歷膳部比部员外郎并兼史职出牧黄池睦三州复迁司勳吏部员外乞外为湖州刺史征拜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先是祖佑有别墅樊川牧自吴兴罢郡葺治之出中书直每游其地常酒酣顾谓其甥集贤校理裴延翰曰司马迁云自古富贵名磨灭者不可胜纪我不期富贵老为樊上翁要有数百首文章异日尔为我序号樊川集庶数千百年未随此磨灭则樊川一禽鱼一草木无恨矣及得恙尽搜诗文掷焚之留者纔十二三延翰复益以自所藏文笔传之为樊川集史称牧自负才畧喜论兵事拟致位公辅以时无右援者怏怏不平而终为人疎隽不拘细行其诗情致豪迈人号为小杜以别于少陵云

纪事云吴武陵以杜牧阿房宫赋荐于崔郾遂登第郾东都发榜西都过堂牧诗曰东都发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釀酒即将春色入關来

后村刘氏曰杜牧许浑同时然诗各自为体牧于唐律中尝寓拗峭以矫时弊浑律切丽密或过牧而抑扬顿挫不及也（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御定全唐诗录卷七十三）

杜牧字牧之京兆人贞元宰相佑之孙太和二年第进士复举贤良方正为淮南节度府掌书记擢监察御史分司东都歷黄池睦三州刺史入为司勳员外郎复自乞为湖州刺史踰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诰终中书舍人有樊川集二十卷（四库全书·集部·词曲类·词选之属·御选历代诗余卷一百一）

樊川集中有李给事诗云元礼去归缙氏学江充来见大台宫又云可怜刘校尉曾讼石中书李名中敏常论郑注免归又忤仇军容弃官二聯可谓善用事矣（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后村诗话卷一）

大司寇帖

杜牧字牧之樊川人也善属文第进士复举贤良方正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歷黄池等州刺史入为考功知制诰迁中书舍人牧刚正有奇节不为齷齪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时务于诗情致豪迈人号小杜以别杜甫其作阿房宫赋辞彩尤丽有诗人规谏之风至今学者称之作行草气格雄健与其文章相表里大抵书法至唐自欧虞柳薛振起衰陋故一时词人墨客落笔便有佳处况如杜牧等辈耶今御府所藏行书一（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宣和书谱卷九）

杜牧字牧之樊川人第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刚正有奇节矜诗情致豪迈人号小杜以别杜甫作行草气格雄健与其文章相表里亦善大字尝有分书碧澜堂三字今在湖州驿径三尺许茂密满榜都欲灭缝世少识之（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书史会要卷五）

杜牧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善属文第进士复举贤良方正会昌中累迁中书舍人牧于诗情致豪迈人号为小杜以别杜甫云【唐书本传】

杜牧字牧之樊川人也善属文第进士复举贤良方正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歷黄池等州刺史入为

考功知制造迁中书舍人牧刚正有奇节不为齷齪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时务于诗情致豪迈人号小杜以别杜甫其作阿房宫赋辞彩尤丽有诗人规谏之风至今学者称之作行草气格雄健与其文章相表里大抵书法至唐自欧虞柳薛振起衰陋故一时词人墨客落笔便有佳处况如杜牧等辈耶今御府所藏行书一张好好帖【宣和书谱】

杜牧书张好好诗

杜牧之书张好好诗末有洒尽满襟泪短歌聊一书字漫不可摹樊川此书深得六朝人风韵余所见颜柳以后若温飞卿与牧之亦名家也其昌【珊瑚网】（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六艺之一录卷三百三十一）

杜牧字牧之佑之孙善属文第进士复举贤良方正拜殿中侍御史时刘从谏守泽潞何进滔据魏博骄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长庆以来朝廷措置亡术复失山东巨封剧镇所以系天下轻重不得承袭轻授皆国家大事嫌不当位而言实有罪故作罪言云云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下策为浪战迁中书舍人刚直有奇节不为齷齪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至 初牧梦人告曰尔应名毕复梦书皎皎白驹字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作墓志悉取所为文章焚之牧于诗情致豪迈人号为小杜以别杜甫云（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三十七）

小杜

杜牧字牧之有奇节不为齷齪小谨诗情豪迈人号为小杜以别杜甫云【本传】作阿房宫赋辞甚警拔太和初崔郾试进士吴武陵见郾袖中出牧赋搢笏读之曰牧方试有司请以第一人处之牧果异等【文艺传】客牛奇章幕为书记微服逸遊有诗云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纖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遊湖州观水戲后守湖州有自恨寻芳到已迟一诗 守黄州有诗云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诗话】会昌中迁中书舍人时称杜紫微 弟顥 姪阿宜（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氏族大全卷十四）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太和二年擢进士第复举贤良方正沈传师表为江西团练府巡官又为牛僧孺淮南节度府掌书记擢监察御史移疾分司东都以弟顥病弃官复为宣州团练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累迁左补阙史馆修撰改膳部员外郎歷黄池睦三州刺史入为司勳员外郎常兼史职改吏部复乞为湖州刺史踰年拜考功郎中知制造迁中书舍人卒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齷齪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其诗情致豪迈人号为小杜以别甫云樊川诗四卷外集诗一卷别集诗一卷今编爲八卷（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御定全唐诗卷五百二十）

杜牧

牧为御史分务洛阳时李司徒愿罢镇闲居声妓豪侈洛中名士咸谒之李高会朝客杜持宪不敢邀致杜遣座客逵意愿预斯会李不得已邀之杜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亦回首破颜杜又自饮二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迴气意闲逸傍若无人牧不拘细行故诗有十年一觉扬州梦唯有青楼薄幸名吳武陵以阿房宫赋荐于崔郾遂登第郾东都发榜西都过堂牧诗曰东都发榜花未开三十三人走马迴秦地少年多酿酒即将春色入關来牧佐宣城幕遊湖州刺史崔君张水戲使州人毕观令牧间行閱奇丽得垂髻者十余歳后十四年牧刺湖州其人已嫁生子矣乃怅而为诗曰自是寻春去较迟不湏惆悵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綠叶成陰子满枝

杜秋娘诗序曰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为李錡之妾后錡叛灭籍之入宫有宠于景陵穆宗即位秋为皇子傅姆皇子壮封漳王郑注用事诬丞相欲去异己者指王为根王被罪废削秋因赐归故乡予过金陵感其穷且老为之赋诗曰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间杜秋者不劳朱粉施老滷即山铸后庭

千娥眉秋持王罍饮与唱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李錡长唱此词】溥既白首叛秋亦红泪滋吴江落日渡灞岸绿杨垂隰裾见天子盼眄独依依椒壁悬锦幕镜奁蟠蛟螭低鬟认新宠窈窕复融怡月上白璧门桂影凉参差金阶露新重闲捻紫箫吹【晋书盗开凉州张骏塚得紫玉箫】莓苔夹城路南苑鴈初飞红粉羽林仗独赐辟邪旗归来煮豹胎饕餮不能饴咸池升日庆铜雀分香悲雷音后车远事往落花时鸞襟得皇子壮髮绿綉綉画堂授傅姆天人亲捧持虎睛珠络襪金盘犀镇帙长杨射熊罴武帐弄哑啞渐抛竹马剧稍出舞鷄竒崑崙整冠佩侍宴坐瑶池眉宇俨图画神秀射朝辉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故乡归觚稜拂斗极迴首尚迟迟四朝三十载似梦复疑非潼闕识旧吏毛髮已如丝却唤吴江渡舟人那得知归来四邻改茂苑草菲菲清血洒不尽仰天知问谁寒衣一疋素夜借邻人机我昨金陵过闻之为歔歔自古皆一贯变化安能推夏姬灭两国逃作巫臣姬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织室魏豹俘作汉太平基悞置代籍中两朝尊母仪光武绍高祖本系生唐儿珊瑚破高齐作婢春黄糜萧后去扬州突厥为阏氏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难期射钩后呼父钓翁王者师无国要孟子有人毁仲尼秦因逐客令柄归丞相斯安知魏齐首见断策中尸给丧厯张輦廊庙冠岷峨危珥貂七叶贵何妨戎虏支苏武却生返邓通终死饥主张既难测鬪复亦相宜地尽有何物天外复何之指何为而捉足何为而驰耳何为而听目何为而窥己身不自晓此外何思惟因倾一樽酒题作杜秋诗愁来独长咏聊可以自怡牧初自宣城幕除官入京有诗留别云同来不得同归去故国逢春一寂寥后二十余年连典四郡自湖州拜中书舍人题汴河云自怜流落西归疾不见春风二月时至京果卒或曰舍人未为流落而遽及之魄已丧矣

烟着树姿娇雨余山态活【句】四海一家无一事将军携劔泣霜毛【句】山密夕阳多人稀芳草遶【句】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几声来【句】右张为取为主客图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牧赴吴兴登乐遊原之作

骨清年少眼如冰凤羽参差五色层天上麒麟时一下人间不独有徐陵【赠李秀才】

青山隐隐水摇摇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王人何处学吹箫【寄扬州韩绰判官】

楚乡寒食橘花时野渡临风驻彩旗草色连云人去住水纹如縠燕参差【江上】

蟋蟀宁与雪霜期贤哲难教俗士知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题魏交正】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消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登乐游原】

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云百感衷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即休睫在目前人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

过华清宫云长安迴望綉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道荔枝来又云新丰绿树起红埃数骑渔阳探使廻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李义山作杜司勳诗云高楼风雨叹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羣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勳又云杜牧司勳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前身应是梁江摠名摠还曾字摠持心鐵已从干鎔利鬢丝休叹雪霜垂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时杜春扑韦碑】（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唐诗纪事卷五十六）

世传樊川别集为杜牧之诗乃许浑诗浑有丁卯集乌丝栏上牵者唐彦猷家有数十首皆樊川外集中诗也丁卯乃润州城南桥名浑居此桥谓之丁卯莊故基尚在（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西溪丛语卷上）